

图书馆外国文学基本典藏——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电子版)

(笺图)

外国诗歌基本解读

②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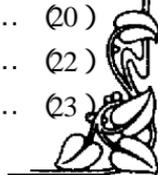
俄罗斯·苏联卷 (下)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2002年

苏联时期诗歌的发展与成就(中)

第二代苏联诗人与诗作	(1)
雷连科夫	(1)
秋天的八行诗	(3)
面包	(5)
鸿雁飞	(7)
钥匙	(8)
“不要悲伤,要振作起精神”	(9)
“在青年时期我常常自问……”	(10)
“我自信熟知各种歌曲”	(11)
“收获繁忙的季节……”	(11)
“你未曾主动约我会见”	(11)
鲁奇约夫	(12)
“假如我们俩一起衰老”	(13)
“常言道……”	(15)
“人们传说,有一只失眠的狗熊”	(17)
米哈尔科夫	(19)
喝醉酒的兔子	(20)
伊凡·伊凡内奇生了病	(22)
百万富翁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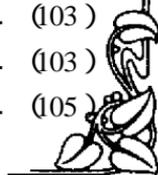


- 未实现的心愿 (27)
- 斯麦利亚科夫** (28)
- 班长逝世 (29)
- 试写遗嘱 (33)
- 献给人民的朋友 (33)
- 特瓦尔多夫斯基** (35)
- “不,生活没有亏待我” (35)
- “不必花费多少劳动” (38)
- “你是个傻瓜,死神.....” (40)
- 你和我 (41)
- “哦,在这草木丛生的地方” (42)
- 西蒙诺夫** (44)
- “等待着我吧” (44)
- “你会记得,阿辽沙,斯摩棱斯克的道路” (46)
- “是的,我比任何人都倔强” (48)
- “假如上帝施用他的威力.....” (50)
- “我把爱情埋葬停当” (52)

苏联时期诗歌的发展与成就(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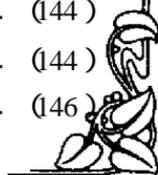
- 第三代苏联诗人与诗作 (65)
- 杜金** (65)
- “在我动荡而苦难的生涯里.....” (65)
- 琥珀 (66)
- “我曾经上过战场” (67)
- “我企望得到什么.....” (69)

我们的青春遗留在战争年月	(59)
“我未曾孤寂地生活”	(61)
纳罗甫恰托夫	(62)
云在呼喊	(63)
绿色的庭院	(64)
主要的事情	(68)
纳罗夫恰托夫	(69)
盲姑娘	(70)
摘自战场札记	(71)
红帆	(74)
大火	(77)
卢科宁	(80)
妈妈	(81)
方尖碑	(83)
必然性	(85)
* * *	(88)
粮食	(90)
写给归来的战士	(92)
为女友纪念册题诗	(94)
书上题词	(96)
“你不是安慰.....”	(98)
“我和你相会.....”	(99)
温柔	(101)
斯鲁茨基	(103)
朋友的声音	(103)
儿童气球的命运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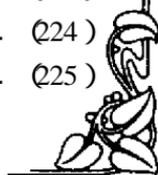
- 熔化铁丝网..... (106)
- 晚了..... (108)
- 斯卢茨基**..... (109)
- “你不会为祖国、为党.....”..... (110)
- 历史同“假如”无缘..... (110)
- 物理学家和抒情诗人..... (110)
- 萨莫伊洛夫**..... (111)
- “我很可怜那些死在家里的人”..... (112)
- “难道必须折腾一辈子”..... (112)
- “我做了一个可恨的梦”..... (113)
- “我过分自信地认为”..... (114)
- “有一天夜里我走出家门”..... (114)
- 四月..... (115)
- 奥尔洛夫**..... (116)
- “他被葬进地球”..... (116)
- “有这样一个人.....”..... (117)
- 布谷鸟..... (117)
- “让批评家赶快走开”..... (118)
- “爱情离开家门”..... (119)
- 第二者..... (120)
- 梅日罗夫**..... (121)
- “我爱.....”..... (122)
- 书上的题词..... (123)
- “即使我的寿命并不长”..... (123)
- “大车巷是一条最狭隘的胡同”..... (124)
- “时间在迅速地奔跑,飞逝”..... (125)

德鲁宁娜	(126)
“莫问我 莫要问”	(126)
“妻子的命运——是等待”	(127)
“我们把自己的爱情埋葬了”	(127)
“我们与星际旅行的宇宙飞船同代”	(128)
对女儿的训诲	(129)
如何说明?	(130)
写给被遗弃的女人	(130)
维诺库罗夫	(132)
美	(132)
“人的面孔有多么美妙可爱”	(133)
“我的邻座.....”	(133)
“我的爱人在洗衣裳”	(134)
诗人	(136)
瓦申金	(136)
“我爱你 生活”	(137)
初恋	(138)
窗	(139)
“双双对称.....”	(141)
“说你们已消失在黑暗世界”	(142)
“我们都随着年岁而改变”	(142)
火柴	(143)
“树木和花草”	(144)
第四代苏联诗人与诗作	(144)
叶甫申科	(144)
白雪纷飞	(146)



- 不,不,我不是到这儿来的 (148)
- 我想 (151)
-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157)
- 我想 (158)
- 父与子 (159)
- * * * (161)
- 不是童话结尾的童话 (162)
- 沃兹涅辛斯基** (169)
- 静! (170)
- 市侩和诗人关于科技革命的对话 (172)
- 把鸟儿放掉! (174)
- 梦 (177)
- 如此环境 (177)
- 生态学讨论中的一段对答 (181)
- 没有画完的美女 (182)
- “请问,列宁.....” (184)
- 第一次冰霜 (185)
- 索科洛夫** (186)
- 我多么希望 (187)
- 初霜 (189)
- 静静的雪 (190)
- “我多么希望人们忘记” (191)
- “她站在公共汽车站上” (192)
- “在这赤杨树丛中” (193)
- “这么多的雨伞.....” (193)
- 冬天的星 (194)

日古林	(195)
鸭的庭院	(196)
致特瓦尔朵夫斯基	(198)
雪橇	(203)
“峡谷上方是静静的田野”	(204)
“九月底松林里一朵草莓花”	(205)
“我们美好的夏天结束了”	(206)
“从寒冷的陡岸”	(207)
鲁勃佐夫	(208)
惜别之歌	(209)
田野上的星星	(211)
心灵保留着	(212)
善良的菲里亚	(213)
“我的静静的故乡”	(214)
“我是优秀卓绝的自由部族快乐的儿子”	(215)
乡村之夜	(216)
初雪	(217)
白桦林	(218)
第五代苏联诗人与诗作	(219)
库兹涅佐夫	(219)
原子童话	(220)
归来	(221)
军便服	(222)
遗言	(223)
给父亲	(224)
雪	(225)



苏联时期诗歌的发展与成就(中)

第二代苏联诗人与诗作

雷连科夫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雷连科夫,生于一九〇九年,卒于一九六九年。

在当代苏联诗歌中,苏联评论界通常把雷连科夫同马丁诺夫对比。按照自古以来的传统,诗歌可分为思想诗(поэзия мысли)和感情诗(поэзия чувства)。评论界认为,马丁诺夫的诗主要是思想诗,而雷连科夫是感情诗的主要代表。评论界还常常把雷连科夫同伊萨科夫斯基和特瓦尔朵夫斯基相提并论,称之为“土地诗人”,同所谓“工业的歌手”(乌沙科夫、斯麦利亚科夫等)对比。这两种对比大致可以说明雷连科夫在当代苏联诗歌中的地位和创作倾向。

雷连科夫创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农村风景诗,评论界把这种诗比作水彩画,即色彩缤纷而浓淡适中。然而他的风景诗的主要特色不在于此,而在于把农村中春夏秋冬的自然景色与农民在春夏秋冬中的生活和感情结合在一起。这样,他的诗就成了自然界和农民心目中的生活的结合。《秋天的八行诗》是这种诗的公认代表作。在这首诗中有不少对初秋景色的描写,但作者着重写的却是农民的人生观和生活细节:农民希望秋天来得慢些,因为他们还想抓紧时间进行一次“小秋收”(第三节);农民认为,只要及时搞好了收获,那么寒冷的季节来了就不要紧了(第七节)等等。总之,诗中沒有长吁短叹的秋愁,也没有豪情满怀的秋兴,而只是明朗朴实地写出了农民心目中的秋天和农民在此时此景下的感情。

在雷连科夫的诗中,沒有抽象的善恶,也沒有抽象的爱憎,一切都具体而明白。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关于面包的诗,对面包的态度就是划分善恶的标准(面包),对面包的感情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感情(《人生各有命啊》),面包是最神圣的东西,是鉴别一切的试金石。



组诗《鹤雁飞》是雷连科夫在去世前两年的作品,基本上是一些零星的杂感,谈的都是做人的道理。这样的内容和写法都有点儿离开他一贯具体写景写情的风格,可以说是一种新的苗子。但是要把这种苗子发展成为他的又一个重要创作倾向,则为时已晚了。

由于雷连科夫描写自然景色和农民心理细腻深刻,再加上他的形式上明显地倾向于古典诗和民间口头文学,因此苏联评论界公认他是俄国诗人科尔佐夫和涅克拉索夫的传统继承者。



○秋天的八行诗



一

在宽广的原野和森林近旁，
在人民聚居的地方，
春天唱着小调，夏日吟着歌谣，
啊，万物都有它的期限！
姑娘们忙过了农活，
又在门旁悄悄地谈着知心话，
唯有秋草柔和的瑟瑟声
伴我把这秋思的乐章写下。

二

俄罗斯的八月有那么多财富，
大桶盛不下，谷仓也装不了，
堆成了垛又铺满了地，
还随手撒落在树丛里。
可有的诗啊，短短的才几句，
却容纳了谷仓装不下的一切，
这儿有少女的叹息，有麦草的香味，
还有蛛网缠绕在枞树的丫里。

三

秋啊，你的来临人们总嫌早，
总说可以暂缓你的步履……
但愿乳白色的轻雾再飘浮一阵，
但愿柔和的暖意再萦绕瞬息。





瞧吧——林间草地已变得彩色斑斓，
她捧上了临别的赠礼。
夏日疏忽了的东西
我们要赶紧补救收起。

四

红莓吐艳，忆起了夏日的雷雨，
静谧中洋溢着啤酒花的香气。
桦树的光芒流进我的心房，
使的心灵明澈清丽。
谁说秋天是平庸的季节？
她给我们指出生活的诗意！
难道不是她再次复苏了
我在雷雨喧嚣中感受到的一切？

五

通常在天气晴朗的秋日
果园里苹果花蓦地开放。
纵然与春花一般美好，
可预兆的是灾祸，而不是欣喜。
园丁的双眉连成了线，
从枝梢上摘下羞怯的花朵，
你这不适时宜的花儿啊——
是灵魂遭受蒙骗的涩果。

六

秋啊，你这步子轻巧的棕红色狐狸，
在岁月的边缘把脚步放慢些。
纵然天边的阳光所剩无几，

林木却光彩熠熠挺拔壮丽。
平淡无奇的此时此刻，
智慧的造物创造着神妙的奇迹，
为的是要我们年复一年
要珍惜这秋日慷慨的天气。

七

若是谷物及时进了仓，
若是庭院中田野上都圆满顺利，
就任凭那候鸟南归夏已尽，
任凭那落叶阵阵似雪飞，
只有负咎于春夏的你，
只有当静默独处时
不敢承认虚度时日的你，
才害怕这秋日的阴雨。

1959年

面包

亲身耕作过的人，
桌旁不落下一点儿面包屑，
洁白的桌布上
他看到农忙时走过的足迹。

我这田里生田里长的人啊，
在故乡的土地上不是陌路人。
要按照对面包的情意，
选择我旅途的伴侣。



1960年

人生各有命啊，
月下长歌也各异，
是黑面包哺育了我啊，
它出自故乡的土地。

我撒上大颗的盐巴，
就着水一口口地咽下，
揣了它紧跟着木犁，
赤足欢跑在辽阔的原野里。

我脱净扬清了麦子，
舒坦地走向餐桌，
我懂得在裸麦制成的面包里，
隐藏着大土的精华和魂魄。

耕夫圣洁的智慧，
大地将会作出酬答，
无论我流浪何地，
它不容我妄自尊大。

在俄罗斯的天空下，
我愿每时每刻
感到自己的双肩下
两只手掌散发着面包味。



1965年

○鸿雁飞^①

山岗上红莓，山岗下溪水，
溪水的拍溅声透过城市的喧闹飞来。
我紧随大雁的归程，朝着心儿眷恋的远方，
一支又一支地把心爱的歌儿高唱。

我把歌儿列成雁阵，
让它飞向那农人依门远眺的地方。
他懂得：唯有那忠于爱的人，
鸿雁才为他指点归程。

* * *

若是你和自己过不去，
争执得至亲好友都惊奇，
你也不会背叛你自己。
忠贞如一，始终不渝——
就是要按照良心的嘱咐，
克制你自己。

* * *

品尝过人世的一切，
严冬在门边出现，
可别说：春天会回来，
你该说：新春会降临！

* * *

① 这是一组短诗的总标题，此处选择其中的四首。



人们常常对我说：
 你的挚友成了另一个人，
 不再是你熟悉的那一个，
 不再是当年那个样子。
 他交上了另一些好友，
 他用另一支歌抒发感情！
 怎么说呢？忠诚的朋友——
 总不是抛了锚的船。
 所以这样的话儿再多，
 我听了也不悲伤。
 正为了生活在行进，
 人也随着岁月在成长。



1967年
 (诸通允译)

○钥匙

射击的声浪把朦胧的夜色割成数段，
 爆炸的浓烟里窜跳着惊惧的火焰。
 他随同最后一支部队撤离了城市，
 告别故居，用锁扣紧了自己的家园。

怀揣着钥匙踏上遥远的征途，
 用它度量那数不清的城乡痛苦。
 在克林城下他与它未曾分手，
 攻打沃洛克拉姆斯科它跟他未离寸步。

战斗间隙他对指挥员披露隐情：
“即使我所居住的城市浓烟蔽空，
我也要重返我那久居的家园，
这便是证明信物——门锁的钥匙还在怀中。”

○ “不要悲伤，要振作起精神”

不要悲伤，要振作起精神，
切莫让昏雾为惜别切切私语。
你我可说根本未曾分离，——
我无论在哪里，你都跟我在一起。

日复一日，我们行军作战，
从一个村庄转向另一个村庄，
你宛如一棵白桦挺立路上，
为我遮住那炙人的骄阳。

在那战火纷飞的战场
敌人的子弹曾把我击伤，
这时你就是那医务人员
迅疾抢救使我脱离死亡。

你俯身于伤病员的床头，
大睁着彻夜不眠的双眼，
深挚的爱情如神奇的圣水
水止一次地挽留我在人间。



○“在青年时期我们常常自问……”

在青年时期我们常常自问：
在什么道路上去寻找幸福？
当我们徜徉世界后方才懂得：
幸福本身并无什么特殊道路。

无论走到哪里——幸福就在身边，
望见它需要有敏锐的双眼，
听见它需要有灵敏的耳朵，
为了得识幸福的真实容颜。

幸福——这是闪烁于雾霭中的
难于预先得到的星火；
是炎日中午的沁冽的泉水；
是遥远的路——到达终点必须跋涉；

是熬尽苦难后的甜蜜叹息；
是离别时存留的忠诚；
是相逢在故园的门槛——
待来朝又将踏上新的途程；

是通向故乡的新辟小径——
陡峭难行曲曲弯弯；
是新的不安和新的思虑，——
除此并无别的幸福可言。

○ “我自信熟知各种歌曲”

我自信熟知各种歌曲，
背得出它们的词句：
知道什么可慰藉心灵，
什么能使我悲伤忧郁。

自从那一日我与你相遇，
欢心使我把这一切统统忘记——
常常不合时宜地油然欣喜，
不应惆怅时感到痛苦悲戚！

○ “收获繁忙的季节……”

收获繁忙的季节他并不疲惫难当，
耕耘者自幼将此事牢记心上：
没有它，八月酿不出啤酒泛清香；
没有它，九月请不到宾客餐桌旁。

○ “你未曾主动约我会见”

你未曾主动约我会见，
照片也未曾给我一张，
在静谧的春日李树浓荫下，
什么温存话儿也未讲。



无论与何人何处相聚，
你始终是那副神气。
我是怎样痛苦焦虑，——
你岂能对此顾及。

毫无隐讳地对你表白，
只有在梦乡里才能做到；
清醒时孩子般沉默无语，
颜面忽而苍白，忽而灼烧。

我不止一次擒捉鸟雀
在田间，在树林，在草丛，
询问它们，请教它们，
企望学到倾心表白的本领。

听，麦穗在悄声耳语，
芳草沙沙，小溪淙淙！
但我仍然一言未发，
握别时如往昔相同。
一切都留存在我的心中，
心儿急剧跳动，按捺不住，
我不知如何向你述怀——
哪怕用歌声予以表露！

鲁奇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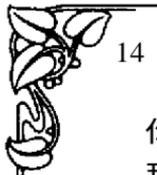
鲁奇约夫，B·A·(1913—)俄罗斯诗人，1928年开始发表作品。1937年曾遭非法迫害，1957年恢复名誉。主要作品有诗集《第二祖国》、《红太阳》、《磁

山》,长诗《隐身人》、《告别青年时代》等,长诗《柳芭娃》获俄罗斯高尔基奖(1967)。鲁奇约夫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情调的诗人,他的诗歌颂了社会主义劳动中的英雄主义,新人在劳动中的诞生,同私有心理的复杂斗争,描绘了反法西斯的勇士,爱情在考验中的力量。他的诗歌抒情和叙事达到和谐的统一,韵律丰富,接近于民间创作。

○ “假如我们俩一起衰老”

假如我们俩一起衰老，
手挽手度过一生的时光，
我定然会向你讨好，
赞美你充满妩媚的女性力量；
我定然能目睹你在室内身穿花裙，
脚蹬拖鞋的平素模样，——
爱人总在身边，习以为常，
她便不会令我激动、令我向往，
也不会进入我的梦乡。
那么，便很难设想，
在这里，
 在荒僻、严寒的极地，
在山中峡谷，在阴暗的原始林，
你会成为
 我光明的太阳。
冻僵的手疼痛难忍，
渴求着温暖的火光。
由于离别而黯然无神的眼睛里
几年来一直把你的形象珍藏。





你生气勃勃 犹在身旁，
那样温柔、那样鲜艳 那样活泼，
你向我走来，

眉毛中锁着

母亲般忧虑的女郎。

暴风雪在夜色中埋没了屋顶，
像昨日一样 天空没有彩霞，
而我在朦胧中似乎听到你的柔声：
“亲爱的 醒来吧 已经天明……”



你陪伴我，
穿过山口，
沿着冰河，一站一站地进行。

我疲惫时

你领着我的手，

我冻僵时

你用胸脯温暖我的肉体 and 心灵。

而到夜晚 你爱怜疲惫的我，

像护士一样俯身床头
用呼吸触及我的双唇，
护我睡眠直到黎明。

我愿你知道：

在极地的酷寒中

我在心里聚集着最后一点力量，
没有你

我难活分秒，

没有你

我寸步难行。

这一切我但愿能重读一遍，
铭记心间……

于是我日夜过烟瘾，
起床以后，睡眠以前，
直抽到剩下最后一封信笺。

我陷入沮丧，
十分苦恼，
仿佛你来到跟前，坐到身边，
烟雾中时隐时现。

我该如何回答你，
怎敢正视你的双眼？
于是我把最后一封信
藏到烟荷包里面。

我一直珍藏了多年，
我揣着它
走过河里的冰排，
穿过风暴和火焰。
我带着它上工，
下雨时防它淋湿，
放到坑道的石头下面，
放到火柴盒里边。

每天夜里不由自主地
害怕被窃贼偷走，
仿佛是与己血肉相连、
神圣无比的最后一笔资产。

真是奇迹一般，
信纸没有破碎，

虽然字行已经模糊，
句点早已不见。
在昏暗的森林中
我走过漫长的路，
我已经苍老许多，
但这封短信始终在我身边。
有时，我为思念所苦，
便细心观看，
上面写着“吻你”，
署名“你的心肝……”。

○ “人们传说，有一只失眠的狗熊”

人们传说，有一只失眠的狗熊，
爬出暖和的洞穴，
不怕葬身风雪，
整个冬天沿路徘徊、游荡。
在浓雾漫漫的黑夜，
割骨肉的风雪，鬼吡牙的严寒，
驱车路过的司机
曾在冰冻的石头岸边
和它打过照面。
它后肢着地，浑身雪白，
毛茸茸的前爪掸着肩头的雪花，
顶着风雪像人一样蹒跚向前……
纵然世界上有千奇百怪，
我敢担保一点：





在这样的冬天,凡是狗熊
都情愿舒舒服服地冬眠。
哪一只熊也不会异想天开
要下山来到河边。
夜间巡道是我的职务,
这里只有我查看道路。
皮大衣紧紧系着腰带,
在昏暗中我活像一只狗熊;
严寒的冬夜我孤身一人
在这极地神话般的土地上游荡。
难道像我这样一位夜游神
就该无福吸马合烟,思念家乡,
在几千里外同你交谈,
观察日出的征象,
故意同雪暴追逐嬉戏,
然后坐到雪地上在天亮前
望着远方眼睛亲爱的闪光?



但是不管怎样,我并不觉委屈,
为自己野蛮、可笑、狗熊一般的模样,——
在生活中我们有时变换外表,
一切都是依据祖国的愿望。
它的命令有时温柔,有时严厉,
或派你去酷寒的北国,
或派你去炎热的南方。
一条路通向天南海北——
亲爱的祖国指引的方向。

它教会我们适应欢乐和不幸，
亲手发给我合身的衣裳，
只要它命令——
我便像狗熊一样生活，
只要它吩咐——
我亦可像雄鹰一般翱翔。
……但愿你能做这样一个梦：
北方白茫茫的河流上
风雪猖狂，
岸边有一条小路蜿蜒
通向山岗，
就在这风雪呼啸的路上
一只失眠的狗熊
竭力暖和着自己的心
毛茸茸的前爪掸着肩头的雪花，
挺着胸膛
像人一样地
徘徊、游荡。

(王育伦译)

米哈尔科夫

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米哈尔科夫，生于一九一三年。

米哈尔科夫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剧作家、散文家、政论家。他反对作家过分“专业化”，把创作局限在一个狭小的体裁范围内（例如“抒情诗人”），而是主张向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高尔基学习，诗歌、散文、剧本、政论什么都写，使不同体裁互相丰富。他自己说，他除了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之外，其余所有的文学体裁都写过了。



在诗歌领域内,米哈尔科夫写的体裁也是多种多样的。他是苏联国歌歌词的作者之一,也写抒情诗,但最主要的是写儿童诗和讽刺诗。他的儿童诗能生动地写出儿童的心理和口气,易于背诵,早年曾受到马尔夏克和法捷耶夫的赞赏和鼓励。我国过去也曾翻译介绍过。《实现的心愿》是他最新的儿童诗之一,仍是用儿童的口气写的,但内容中结合了对成人的讽刺,带有一点哲理味道。他的讽刺诗题材广泛,国际题材的讽刺诗《百万富翁描写》资本主义国家晨的一条狗成了百万富翁并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从暴露资本主义来说这是一首好诗。

寓言诗是讽刺诗的一个重要形式,米哈尔科夫把它比喻为炮兵、地雷。他说他写寓言有两条原则,即情节要可笑,而所讽刺的毛病要典型。他一共写过一百五十多首寓言,自己认为只有三分之一是好的,而最好的是《喝醉酒的兔子》。这个寓言把兔子先吹牛后拍马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但主要的讽刺对象是喜听好话而受骗上当的狮子。所以在最后总括全诗寓意的二行中,米哈尔科夫只谈狮子而不谈兔子。

○喝醉酒的兔子

(寓言)

在命名日,也许是在生日那一天,兔子应邀去刺猬家参加酒宴。

在朋友之间,在喧闹的谈话声中,
葡萄酒流得象河水。邻座互相把酒劝。

我们的兔子一就位,
就没有离开过,直至喝得酩酊大醉。
然后,它费力地离开了宴席,
说道:“回家罗!”“你能到得了家里?”
亲切殷勤的刺猬问道,
“瞧,你都醉成了什么样子?”

在你没有醒酒前 还是躺在这儿休息休息，
你独个儿在森林中会出事。

大家都说 附近出现了狮子！”

可这怎能说服得了兔子？兔子喝醉了。

“狮子能把我怎么样！”它叫道，“我还怕它！他我恨
不得亲口把它吃掉！

把它带到这儿来！我要和它算账！

我要剥掉它的七层皮，

把它光着身子赶回非洲去！……”

兔子离开了喧闹的屋子，

一边摇摇晃晃在树干间 如同在桌子间走着，

一边在黑暗的森林里嚷叫：

“我在森林里看到过比狮子厉害的兽类。

可连它们也被我撕得粉碎！”

狮子听到这喊声 睁开了眼睛，——

我们的兔子倏地钻进了密林。

狮子一把抓住了它的脖子！

“瞧，是谁落进了我的利爪！

蠢货，是你在大声嚷叫？

慢着，我看，你是喝醉了——

不知是什么东西使你醉倒！”

兔子猛地一下子吓醒了！

“是我……是您……是我们……请让我把话说明白！

您饶了我吧！我刚才在刺猬家里作客。

在那里我喝多了！可都是为了您干杯！

为了您的孩子们！为了尊夫人！

您说，我怎能不喝醉？！”



于是 狮子松了爪子 ,放走了兔子。
我们的吹牛大王才免了一死。

狮子不喜欢喝醉的动物 ,自己也滴酒不进 ,但却喜欢
.....阿谀奉承。

○伊凡·伊凡内奇生了病

伊凡·伊凡内奇生了病 ,——
不是由于他吃了变质的食品 ,
 或是在过堂风里着了凉 ,——
可他真的坐在椅子上懒得抬起身 ,
 他费力地把手伸给人 ,
 很多人他已完全认不清 :
你问他什么——他的回答有时很含糊 ,
 有时甚至突然嚷起来 :
“我没有空 ! 我不在 ! 把门关上 ! 懂吗 ? ”
他抛弃了妻子。他离开了家.....
知心的朋友给他提了许多建议 :
 有的人劝他进行体育锻炼 ,
 有的人劝他去疗养地 ,
 有的人劝他注意饮食.....
但这一切都治不了他的病 !
 于是
伊凡·伊凡内奇的病只好由人民来医治 :
 有一天他们解除了
 他的一切公职 ,

连那辆日夜听候大门旁的
小轿车也撤去！

果然，一切都变得与原来不一样：
他们几乎把伊凡·伊凡内奇变了个人：
原来他认不清的人——现在认得清，
原来他不接待的人——现在主动去邀请，
他高高兴兴、坦白直率、亲切明白地和人们交谈，
他回到了家中，同妻子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懂了吗？！
事情就是如此！

(程芝婉译)

○百万富翁

一个有钱的老太婆，
住在某个国家中。
这个有钱的老太婆，
一天突然告了终。

她留下一条叭喇狗，
既忧郁又孤苦伶仃，
它和主人一个样，
都有高贵的血统。

这个老太婆，
有好多侄儿和外甥。
按照法律的规定，



还有好多人可以继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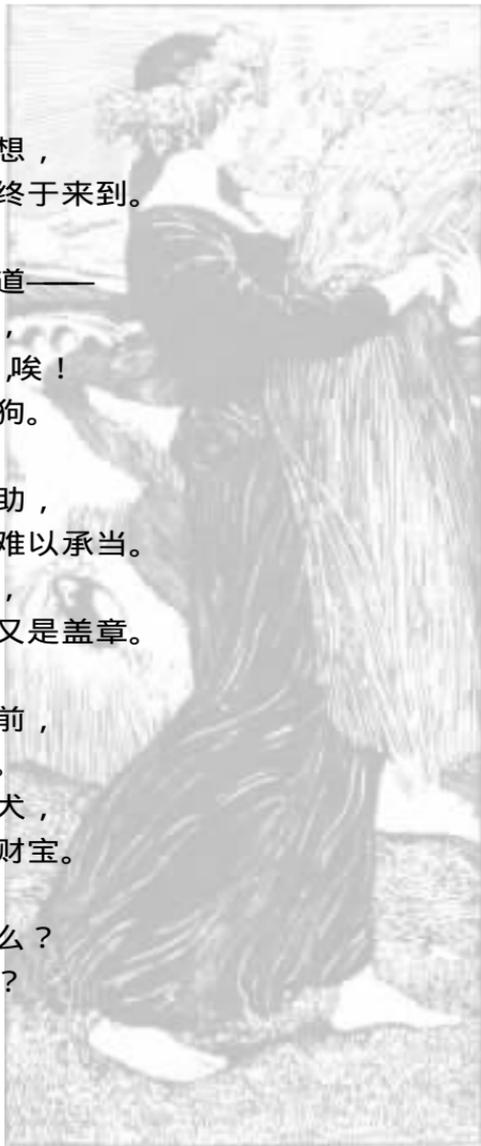
这个老太婆，
财产真不少。
继承人朝思暮想，
分财产的日子终于来到。

这天他们才知道——
这真叫人难受，
所有的财产啊，唉！
全部给了这条狗。

律师都爱莫能助，
这个责任他们难以承当。
遗嘱完全合法，
上面又是签名又是盖章。

老太婆临终之前，
就把遗嘱写好。
她给自己的爱犬，
留下了所有的财宝。

狗儿要钱做什么？
去逛百货公司？
猫、狗有存款，
哪有这种事？



孤苦伶仃的叭喇狗，
变成了百万富翁。
它的翘鼻子，
这下子翘到了半天空。

遵照遗嘱的规定，
有个仆人来侍候。
陪它一起去比赛，
陪着它到处跑跑跳跳。

住所座落在市中心，
就在第五条大街上。
每天有个大师傅，
给它做出各种各样的佳馐。

早饭是荷兰干酪，
中餐是灌肠，
晚饭有牛肉丸子，
还有沙丁鱼和大馅饼。

它常常出门去疗养，
保持身体的健康。
每逢星期三总有理发师，
来给它理发和梳妆。

它有一辆轿车，
郊外还有座崭新的别墅，



它身上穿着定做的
狗儿的黑色燕尾服。

它常常出去赴宴会，
畅饮美味的鸡尾酒。
它已经完全认不出
昔日的狗朋友。

它是银行的大股东，
加入了富豪的俱乐部，
学会了他们那一套，
常把“和平”来高呼。

报纸常常刊登
记者的采访，
叭喇狗打着狗腔调，
侈谈自己的立场。

对于宇宙和进步，
它的观点很明朗。
在资本家中间，
它享有崇高的威望。

在金钱万能的世界里，
狗的权势竟无边。
只要手中有资本，
什么事儿它都能干！



1935 - 1965 年

未实现的心愿

当我十岁的时候，
我只有一个心愿，
有一辆小小的自行车，
推进我家的庭院。

我能在清晨、白天和傍晚
骑着它到处玩。

我心里真难过，
当我听到对我说：
“不，孩子，你没有自行车，
祸也闯得那么多。”

我向往冬天能有辆雪橇，
我做梦都想到它，
但在现实中我完全知道，
人们不会把它送到我家。

“你会把头摔破！”
母亲总是这样对我说。

我想养条小狗，
可是大人都劝我，



说我已经满了十二岁，
别再干这种蠢事，
别再想小狗，
还是多读书。

我难得听到“可以”这个词，
可是我又不敢嘀咕。
于是送给我的总是
那些我不想要的礼物：

有时是“音乐彩票”，
有时是围巾，有时是新大衣，
但所有这些礼物，
没有一件合我的心意！

多么遗憾，大人们总是
不理解我们的心事，
而儿童时代，他们自己也说，
一生中只有一次。



1976年

(程芝婉译)

斯麦利亚科夫

雅罗斯拉夫·瓦西利耶维奇·斯麦利亚科夫，生于一九一三年，卒于一九七二年。

斯麦利亚科夫是苏联三十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一起成长起来的诗人，是所谓“工业的歌手”之一。他虽然以歌颂工业和工人而成名，但他的创

作主题实际上却要广得多,高得多。有人认为,国家、革命、历史——这才是斯麦利亚科夫创作的基本主题,只不过他是通过描写具体人物及其事迹来体现这一主题的。斯麦利亚科夫善于细致地描写普通人的精神道德面貌及其所做的事情,不回避具体细节,从而使他诗中人物的形象具体现实,有很强的生活气息,而同时他又在这基础上把他们提高到国家和革命的高度,于是又使普通的人物成了这些崇高概念的象征。《班长逝世》(1932)从一个普通工人联系到苏联,《我又想起了你,妈妈》(1945)从母亲联系到整个俄罗斯,《献给人民的朋友》(1971)则描写一个个体农民对革命领袖的崇敬,这些诗都反映了斯麦利亚科夫把叙事和抒情结合、小的题材和大的题材结合的特色。有一种说法,认为斯麦利亚科夫善于写人物诗。确实,他的许多诗从标题到内容都是写一个人或两个人,为他们“画像”。但实际上他是通过描写具体人物来写出这种人的社会含义(与国家、革命、历史的关系),同时在这些人物身上往往又加上他自己的一些成分,如身世、感情、回忆等等。总之,他是一个抒情诗人,但他从来不空谈笼统的感情。所以人物诗就成了他最好的抒情形式。

这种以客观人物形象为基础的抒情诗代表了当代苏联抒情诗中一种“外向”的倾向,即在抒情诗中加强叙事,在叙事的基础上抒情。这种倾向到七十年代初被认为是苏联诗歌的主流之一,斯麦利亚科夫的创作也在这时达到了最高峰。

斯麦利亚科夫的无题诗《如果我卧病在床》和《别人的天才我不剽窃》反映了他自己对生活和创作的态度。前一首写于一九四〇年,是他的最著名的诗篇之一,后一首写于他去世前不久,则像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带上了一点伤感的味道。《试写遗嘱》(1966)则强调他死后仍向往光明。

○班长逝世

昨天班长还在机床上
埋头工作。
今天却躺在棺材里，



上面覆盖着红绸。

他咬紧牙齿，
他永远闭上了眼睛。
无论何时何地，
谁也不能使他起死回生。

我们的班长啊！
你躺在一生最后的一个房间，
你心情沉重，
你默默无言。

你的伙伴将抬着你，
在肃穆中一路送行。
在这悲痛的日子里，我们将最后一次
跟着你前进。

这件事要等到明天。
然而机器仍在运转，
隆隆的机声，
冲破了眼前的宁静。

我们的班长啊！
你虽然离开了人间，
然而印刷厂窗外的夜晚，
依然是沸腾的世界。

我们的班长啊！
快回到人间来吧，
和同志们一起 战斗到深夜。
可是你还是躺着，什么也看不见。

今天，管计划的人
来到厂委会，不是没有原因。
在你的车床旁，
要来一位顽强的学生。

他会旋开所有的螺丝帽，
又会拧紧所有的螺丝钉。
然而我可以保证，
机器将照样转动。

你没有失去生命，
你还在散步，你还在苦干。
国家、机器、活字架，
深深地把你怀念。

你那四十个春秋，
在车间里没有白流。
共青团的工作，
不愧是你教育的结果。

十二名能干的青年，
胜利就在前面。



不,你没有死,你还活在人间,
班长同志。
你的工作和感情,
永远留给了后人。
我们将继承你的精神,
班长同志。

我们将用你的名字,
来命名自己的班组。
我们怀着胜利的喜悦
把祖国的大地走遍。

有朝一日,
我们将在劳动的红旗下一——
在车间,在战场,
迎接自己的死亡。

但是城市在昂首远望,
夜晚是那样的宁静、暗淡。
只要苏维埃存在,
谁能说这是死亡。

苏维埃就是战斗,
为了真正的和平,
苏维埃就是雷鸣。
我们和你一起,生活在苏维埃里,
班长同志。

1932年

○试写遗嘱

当我离开人间的时候，
不要为我流泪，不要为我悲伤，
把我的遗体
埋葬在白桦树荫下的小站上。

我多么向往：
前进的列车驶过我的身旁，
在那夜阑人静的时候
倾听车轮节奏明快的欢唱。

可知道，深深地埋在地下
是多么孤单，多么黑暗。
飞奔吧，远程的列车，
你窗口上的灯光是多么明亮。

让这甜蜜生活的光辉，
让那振奋精神的闪光，
从我身旁，在我的坟上掠过，
然后，再消逝在遥远的地方……

○献给人民的朋友

在那沉痛的时刻，

1966年



代表们肩膀也不换，
抬着伊里奇的灵柩
从戈尔基市走向火车站。

当大地被积雪覆盖，
当天空银白一片，
镶着黑边的旗帜，
无力地一路呜咽。

一个郊区的农民，
悄悄起床在黎明前，
紧紧裹上羊皮袄，
出现在送殡行列的前面。

他驾着一辆无座雪橇
稍稍走在队列前，
满载着苍翠的松枝，
他还不是个农庄的庄员。

当时他还不是个共产党员，
也许后来也没有入党，
却郑重其事地把洁净的松枝
撒在通往车站的路面。

他想对人民的朋友，
表达沉痛的悼念，
沉痛无法用语言表达，



就这样悄悄表达自己的心愿。

他坐在雪橇上面
独自忧思绵绵，
在这送别的路上
哪怕尽一点本分，也叫人心宽。

他并不希求
人们发现他的感念，
他渴望的是在举国哀悼时
他没有袖手站在一边。

1971年
(陈明秀译)

特瓦尔多夫斯基

特瓦尔多斯基，A·T·(1910—1971)俄罗斯诗人。在诗中真实、热情地反映了集体化农村的新生活，严峻、残酷的战争，人和人之间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晚年的创作中，他力图从哲学方面思考生活，思考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他的诗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具有深刻的人民性。长诗《春草国》(1936)、《瓦西里·焦尔金》(1941—1945)、《路旁人家》(1946)曾获斯大林奖金；《山外青山天外天》(1953—1960)获列宁奖金。《近年抒情诗抄》(1959—1967)获苏联国家奖金。最后一部长诗《焦尔金游地府》曾在苏联引起争论。

○ “不，生活没有亏待我”

不，生活没有亏待我，
已把所有向我奉送，——
柔情蜜意的温暖，



绚丽多彩的光明；

迷醉心灵的童话，
家乡悦耳的歌声；
僧侣主持的古老仪式，
新乐新风的年节喜庆；



震动穷乡僻壤的
新时代的奇迹，
古老的冬天里，遥远的森林中
雪橇悠扬的辙声；

在和谐音乐中舞蹈的春天，
小河的潺潺，大海的汹涌；
松树渗出的香脂，
沼地响起的蛙鸣；

夏季阵雨后的蘑菇和野果，
青草丛中洒满露水的小径，
牧童的欢乐和艰辛，
滴落书上的泪珠的晶莹；

童时的报仇幻想，
早年的苦恼、哀痛；
学校里苦思不解的岁月，
裸着的身体，光着的脚踵。

什么都赐给了——也包括
昏黑的故居中令人泄气的贫穷……
不，生活没有亏待我，
它将一切慷慨奉送——

健壮的体魄，
充沛的神力，
只能有一次的初恋
和难得有第二次的友情；

幼稚构思的光荣，——
诗行中溢散的甜蜜毒素；
喝一杯酒气腾腾的自制佳酿，
混迹于歌手和贤哲之中。

他们温文尔雅，又热衷论争，
深奥的哲理，犀利的语锋，
讲到旧治，讲到新政，
论及善举，论及恶行。

为了我和人民永远相亲
和人民甘苦同命，
生活让我经历了三〇年
和四一年严酷的寒冬……

她把许许多多装进了我的心中，
多得令人咋舌吃惊，



这颗小小的心灵何以能经受
如此厉害的炎热和寒冷。

路上的一点厄运和挫折
算得了什么！
我知道，这是幸福——
我的脉搏和生活一起跳动。

我没有从生活身边漠然走过，
也没有冷眼旁观生活的面容；
我弯腰屈背切实触到了
她如雨而下的汗珠的坚硬。

我应该为人们做
许许多多事情，
而干起来和完成的
只是微不足道的零零星星。

我和生活彼此的保证
会使任何苦斗得到缓解；
我将来仍会困难重重，
但畏惧、退缩——永远不能！



1955年

○ “不必花费多少劳动”

不必花费多少劳动，

技巧和勇气，
就可以在白纸上
拼凑出几行押韵的诗句；

或像长得枝繁叶茂，
两面并不对称的云杉；
或象并不太高的，
陡峭陡峭的阶梯。

可是你绞尽脑汁，
这些诗行也无法走进生活，
正如马尔夏克所说：
“亲爱的，缺少点魅力。”

劈材好像是干的，
炉子可始终燃不起火苗。
诗好像是诗，
只是没有一点真意。

你埋怨命运不济，
说世人爱耍诡计：
“怎么不是诗？
比杂志上刊登的差不到哪里。”

但良心很快就会
暗暗提醒你：
不差——这并不值得夸耀，



不强——这才是不幸的所在呢！

你尚年轻，尽可想法快活。
但愿上帝保佑你，
莫要为它熬白了头发——
为这空虚无聊的游戏。

1955年

○ “你是个傻瓜，死神……”

你是个傻瓜，死神：
你用深不可测的虚空恐吓人们，
岂不知我们早已商定
将在你的辖区外继续生存。

在你无声的晦暗中，
我们依然同生者一起。
你只管得了我们的肉体，——
你再无别的权利。

保证束缚了我们的手脚，
但我们知道会有奇迹：
我们能辨别对方声音，
能在永恒中互通信息。

不管这牵连的线多么纤细，
我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你听见吧,后代的朋友?
你愿否证明我的话的意义?……

1955年

○你和我

你起得很晚,神色萎靡,郁郁寡言,
光明也不能讨你喜欢;
而我总是天天迎接朝霞,
伴随太阳进入白天。

你睡眠惺忪,神情慵懒,
无人愿意同你亲近;
而我觉得生活光辉灿烂,
前面是欢乐无边。

我将清晨活力保持整日,
把它拥入我的怀中,
开始伏案工作,像操起舵轮
又踏上了遥远的航程。

在郁闷沮丧中,你领悟不到
这世界是多么美好;
世间最大耻辱乃是
将黄金光阴虚抛。



你看谁都不顺眼，
对自己也意冷心灰：
说什么写也好，不写也好，
反正到头来坟土一堆。

周围一切都叫人憎恶，
只会令人牢骚满腹……
原来你——也是我，
这使我非常遗憾，十分痛苦。



你的恶习怪癖
我样样具备。
但还得谢天谢地，
我——不仅仅是你。

你远不能把我包括，
我要怀着情谊说：
我减去你，
那才是本来面目的我。

1957—1958年

○ “哦，在这草木丛生的地方”

哦，在这草木丛生地方，
像那孤独的夜莺一样，
鸣出一阵阵清脆的歌声，
写出一组组悦耳的诗行。

歌唱未遭践踏的五颜六色的草原。
歌唱朝晖中的牧童 ,长蘑菇的林间。
歌唱大胡子守林人的良善。
歌唱晚霞和山泉。
歌唱夜间的露珠和姑娘的发辮。

在自然保护区中生活、歌吟 ,
远离路上熙攘的人群 ,
满足于传之不远的微弱回音 ,——
但是哟 ,这种幸福却不会令我称心。

我的心已经另有所恋 ,
它生来就热衷于
投身艰难的事业 ,
去狂热斗争 ,去铤而走险。

去拼命追赶今日 ,
怀着惊恐 ,怀着痛苦 ;
我要向今日 ,而不是从昨天
索取令人不安的幸福……
是这样 !但是我是说 :
没有这些细嫩的草茎 ,
没有我留下今日脚印的小路 ,
没有孩提时的温柔记忆——
森林丝网上的露珠 ,——
我怎能生活和歌唱 ?不能 ,不 !……



不是因为在这幽静的地方
我耽于奇思怪想，
只是因为我珍视人们所珍视的一切，
而只有我珍视的东西，我才为之歌唱。

1959年

西蒙诺夫

西蒙诺夫，K·M·(1915—1978)俄罗斯诗人。

在诗人的作品中，军事抒情诗居重要位置，其具有代表性的几篇诗作（如《等待着我罢……》、《你会记得，阿辽沙，斯摩棱斯克的道路……》等）几乎都写于卫国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被誉为革命的英雄主义与无产阶级情操相融一体的艺术佳品，战时曾在士兵中间广为流传，并被译为各国文字，倍受推崇。战后诗人作品不多，较有代表性的是《我把爱情埋葬停当……》和一首题为《旗》的小诗，前者如同作者的遗言，后者似乎是老一辈革命家对后代的嘱托。诗集《友与敌》、《与你在一起及无你在身边》（辑有其著名的战争抒情诗）等曾获得斯大林奖金。

○“等待着我吧”

——致 B. C.

等待着我吧，我一定会回来。
不过你要耐心地等待。
等待着我，当连绵的黄雨
勾起你心头的悲哀，
等待着我，当大雪纷飞，
等待着我，当炎热难耐，
等待着我，当人们已把昨日忘却，
不再把征人等待。
等待着我，当远方的鸿雁



不再传书来，
等待着我，当伴你候音者
都已厌烦再等待。

等待着我吧，我一定会回来。
任他人侈谈什么无须等待，
如此聒言
你不必去理睬。
让儿子和母亲
相信我已不复存在，
让友人疲于久等，
傍依着炉台
痛饮苦酒
为我的亡灵致哀……
等待着啊，切莫与他们一起
举杯浇愁怀。

等待着我吧，我一定会回来，
把死神一一抛开。
让那些未曾候我者
咋叹什么“幸福自天来”。
他们怎能理解，
你是怎样用自己的耐心等待
拯救我于弹雨火海。
我能死而复生，
只有我你心理明白，——
是因为你曾比任何人啊



更耐心地等待我归来。

1941年

○ “你会记得阿辽沙 斯摩棱斯克的道路”

——致阿·苏尔科夫

你会记得 阿辽沙 斯摩棱斯克的道路，
凶狠的秋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几个疲惫的妇女冒雨给我们送粥，
瓦罐紧贴胸脯，像是抱着孩童。

她们偷偷抹掉自己的眼泪，
在我们背后悄声说着“愿上帝保佑平安！”
她们把自己看作是士兵的妻子，
伟大的俄罗斯自古就流传这种习惯。

一条大道通向山岗，忽隐忽现，
常常不是用俄里，而是用泪水把它量算，
乡村连着乡村，屯舍毗邻墓地，
整个俄罗斯似乎都集中在这山岗上边。

在一家家俄罗斯的篱笆后面
似乎聚集起了我们的列祖世系，
他们手划十字为今人祝祷，
虽然他们的子孙并不信奉上帝。

你也许会明白，我们的祖国啊
并不是城市里住过的舒适的家，

而是祖先们走过的这些村道、
俄罗斯坟墓连同那普通的十字架。

我不知道你是否这样 战争却
使我第一次领略了乡村道路的忧伤：
寡妇的眼泪村村可见，
女人的哀歌处处回响。

你会记得 阿辽沙 博里索夫市郊的农舍，
会记得那少女悲惨的号啕哭声，
会记得那白发苍苍衣衫褴褛的老妇，
还有那全身披素犹如赴丧的老翁。

我们对他们何言以对 如何安慰？
你当然会记得那苦难深重的老妇说的话：
“你们去吧 亲人们 去吧，
我们等待你们得胜回家。”

“我们等待着你们！”牧场向我们说。
“我们等待着你们！”——森林在告别。
你知道 阿辽沙 每逢深夜我都觉得
他们的声音在我后面紧跟不舍。

俄罗斯大地上留下一片片残垣颓壁，
我们的同志一个个与尘世别离，
一切都按着俄罗斯风习，
临终时扯破胸前的衬衣。



子弹至今还未光顾我俩身体。
纵使我已确信我的生命即将停息，
我也为我所生长的地方自豪，
自豪这痛苦然而亲切的大地。

我要为她贡献出整个自己，
是俄罗斯母亲生我在这大地，
送我出征的是俄罗斯妇女，
是她再三地把我搂在怀里。

○ “是的，我比任何人都倔强”

是的，我比任何人都倔强，
不理睬他人的诽谤中伤，
谁对你亲昵地用“你”来称呼，
我都不把他放在心上。

是的，我比任何人都忠诚，
可能显得更加年轻，
对你的所做所为
我无须原谅或品评。

我没管你叫小姑娘，
没曾与你一起采摘花朵，
你的双眸如此闪亮，

1941年

我没寻觅有否处女贞洁。

你多年不再等我归来，
梦中的情景并不令我悲哀：
你来到我跟前已是妇女，
不见了往昔的天真女孩。

我知道，我俩栖身的住所
会压倒那些无耻谰言，
倾吐真情的直爽话语
胜过阴险饶舌万千。

如果命运注定
我把你留住，
那并非是由于
你不能与他人相处。

不是由于我的暂别，——
更好的出路并不存在，
不是由于你的胆怯，——
事情只得如此安排……

不，如果命运注定
我能够把你留住，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
使用小姑娘的称呼。



不见了
你眼中蔚蓝无邪的光芒，
只有那
痛苦磨难中的女人惆怅。

看不到
纯洁的双眼、稚气的目光，
感觉出
女人的温存、失眠的夜长。

虽然我的命运不佳，
但不管谁来妄加评议，
我自己已经判定了啊
我的一生全部归属于你。

1941年

○ “假如上帝施用他的威力……”

假如上帝施用他的威力
死后把我们送上天国，
我将如何处理人世间的一切，
如果上帝让我自己选择？

我不需要多愁善感的那个，
在天国仍然服贴依顺于我；
我将随身带去另外一个，——
她在罪恶的人世间生活过，

她泼辣、轻浮、刻薄，
即使为时不长，但却曾属于我，
在尘世我们曾受她折磨，
在人间她也不会让我们寂寞。

这种人不是风就是火，
带她们进天堂很少有人这么做，
那些品端行正的君子哥儿们
将跟在你的背后瞠目窥测。

我还要把距离带在身边，
以便体会那离别的辛酸，
抽搐的双手勾着脖颈——
诀别的情景能在记忆中浮现。

我把危险也要带进天国，
使她能够忠诚地等待我，
她的双眸永远蔚蓝明净，
不会委身于可耻的胆怯者。

我要把亲朋好友带到天上，
好跟他们经常聚饮欢畅。
还要带去敌人，为的是在险恶中
按地上的方式与之对抗。

无论是爱情、忧愁还是怜悯，





甚至连夜莺和麻雀，
地上的一切大小、大小一切
我都不会无故丢却。

如果有这个可能，
连死亡我也不会放过，
但凡属于我们世间的一切
我都带它们进入天国。

为了难舍大地上的一切，
上帝定会满面怒颜，
我相信，他很快就会把我
重新抛回到人间。

1941年

○ “我把爱情埋葬停当”

我把爱情埋葬停当，
自己石碑般伫立在新墓之上，
身上镌刻了铭文八行，
虚弱的双手已失去生前力量。

爱情如马拉松赛跑一般，
不停歇地飞向终点线，
而心灵却离开爱情翱翔，
孑然一身不愿活在世间。

我伫立在石碑之间石头一样，
只求不要对我抚体追殇，
切莫在我身上刻写题词种种，
……我毕竟与石头并非同样。

1948年



苏联时期诗歌的发展与成就(下)

第三代苏联诗人与诗作

杜金

杜金 M·A· (1916—)俄罗斯诗人。他的第一部诗集《暴雨》(1940年出版)以抒情诗为主,着意描写大自然的景色。卫国战争期间,创作了一些富有抒情和浪漫主义色彩的战争题材的诗篇,如《军用水壶》、《近卫军之路》、《十字路口的篝火》等。战后他主要写苏维埃人的生活和劳动,诗人格调清新,情绪乐观,富有感情。主要诗集有:《把我看作共产党员》、《泉》、《固执的空间》等。

○ “在我动荡而苦难的生涯里……”

在我动荡而苦难的生涯里
将永远留存着你。
是火车将我带你到这里，
我对火车寄以深挚的爱意。

蜿蜒的道路此伏彼起，
低吟的风声回荡在信号灯光里。
我已深深爱上了这块土地，
只因上面印满了你的足迹。



要弥漫的硝烟中曾与我在一起，
你——我的希望，我的保护体。
我之所以爱上了我自己，
只是由于爱上我的是你。

194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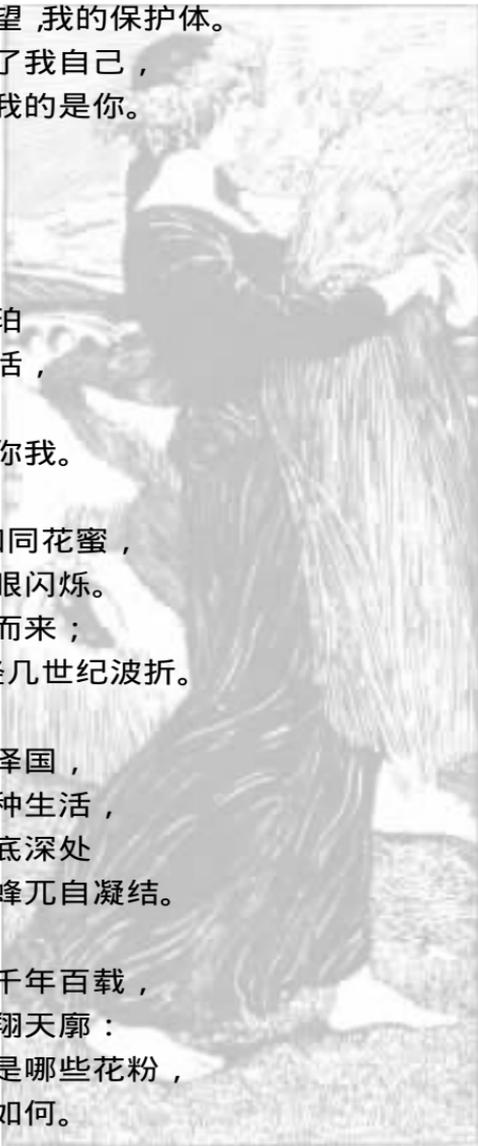
○琥珀

一块净洁的琥珀
宛若朝霞般快活，
被昨日的潮水
冲到岸边赠给我。

它晶莹透剔，如同花蜜，
在阳光下耀眼闪烁。
它专程为我们而来；
他人若获，需经几世纪波折。

它来自深邃的泽国，
那儿有另外一种生活，
但见琥珀的心底深处
一只展翅的蜜蜂兀自凝结。

我真想回溯到千年百载，
跟这只蜜蜂同翔天廓：
了解它采集的是哪些花粉，
酿造的蜜甜香如何。



我热爱生活。生活里
动人的故事十分繁多。
而我们现在如何幸福，
洞悉缘由者只有你我。

现今已无须占卜猜测，
我们的经验会告知一切——
生活里哪个是鸩毒，
蜂蜜又意味着什么。

爱情非年龄独占专有，
强力也不能把它消磨。
我愿把爱情分赠他人，
使年轻人永远快活。

让它存留在琥珀纹理中，
经过千年百载的琢磨，
重新落入他人之手，
点燃生命的焰火。

○ “我曾经上过战场”

我曾经上过战场，
眼前常出现战争的幻影。
晚霞视为连天烽火，

1953年





雷击当成大炮轰鸣，

山岗上成熟的越桔
殷红如鲜血一般。
谁能揣摩透其中缘故，
给我解释两者之间的关联。

物换星移，时光流逝，
可是战火纷飞年代的号声
在夜阑人静之际
至今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我的诗是进行曲的韵调，
散发着行军士兵的气息。
假如我能够做到，
我自己会抛却上述类比，

我会为和平忘掉过去的情景——
在初融的雪地里挨冻，
听指挥员下达命令……
但是，有什么办法，——我不能！

大海上黑沉沉乌云骤起，
如步兵上阵冲锋。
暴雨敲打着我的屋子，
似机枪哒哒连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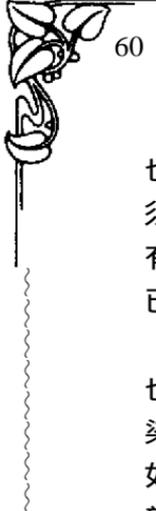
○ “我企望得到什么……”

我企望得到什么——
这事我不能说。
有什么喧嚷的，
有什么喊叫的，
早就应该学会
沉默。
我的口舌
已习惯于沉默，
它如此干瘪，
宛若沙漏中的沙粒一颗
计算、衡量着
世纪的长河。
我的心灵期待着——
期待你的心灵开始诉说。
当将我的企求告诉我，
说出我与你在一起为何总是沉默。
我的心灵定将燃起烈。

○ 我们的青春遗留在战争年月

斑白的须发历数着已逝的年月，
不安笼罩着安适的生活。
一群年迈的战士坐在那里
独自唱着几首为人遗忘的歌。





也许,也许是因为天气恶劣,
须发斑白的战士才感到伤痕的隐痛。
有人说这些歌曲已不时髦,
已经十分陈旧,无人吟咏。

也许连我们,连歌曲都已衰老,
染血的滴滴露珠已经干涸。
如今在吉它的琴弦伴奏下
新的歌喉正为新的事物讴歌。

新的歌曲轻松而新颖。
我不会愤愤不平、心中恼火。
我们的歌曲唱得最好,
我们的青春遗留在战争年月。

在阻塞的街口和渡河地点,
毁坏的铁蒺藜,歪斜的木杆,
我们的领歌人牺牲在那里,
未唱完的歌曲留在唇边。

他含着未唱完的歌曲死去,
微笑着面向太阳和春天。
而歌声由那遥远的天际
恍惚飘荡来至我的身边。

这歌声直达九霄,

这歌声传至星斗。
一种莫名的隐痛
使我不得安宁旷久。

不必！请不必触动我。
胜利也有自己的悲伤。
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
与女孩子一起去听黄莺歌唱。

黄莺在唱，歌声在灌木丛间，
夤夜寂静，宇宙好空旷。
溪水边旁老赤杨
正默默地将芽苞吐放。

星斗已不再团团跳舞，
黄莺正生育幼雏。
也许，也许是因为天气恶劣，
战士才感到伤疤痛楚。

1965年

○ “我未曾孤寂地生活”

我未曾孤寂地生活，
我劳动的汗滴
激荡在奔腾的江河，
而非沉没在池塘里。



我把“功绩”一词献给朋友，
并写进我雄劲的诗歌。
我把关于对自己的追忆
溶入同志们的命运漩涡。

我未曾碌碌虚度此生，
在战斗中亦曾赴汤蹈火——
对此我身后跟随的人们
将会以自身的命运加以评说。



1973年

(王忠亮译)

纳罗甫恰托夫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纳罗甫恰托夫，生于一九一九年。

纳罗甫恰托夫参加过芬兰战争，所以在卫国战争发生之前他就开始写战争题材的诗。一九四〇年写的《这里的死者在把活人捍卫》是战争一代诗人写“战壕真实”的最早代表作之一。《在呼喊》(1941)描写被战火毁坏的农田村庄，也属于“战壕真实”范畴。这两首诗的特点都是字行少而形象多，写景与写情结合，是“战壕抒情诗”的典型写法。同其他战争一代诗人一样，纳罗甫恰托夫在六十年代以后的战争诗也开始从战壕向“历史高度”上升，但又不脱离战壕。《重要的事情》(1970)的写法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诗的前面(大部分)仍是写当年战壕中的情景，但结束时从今天的高度予以评价，指出当年在战壕中吃苦十分值得。这种写法可以概括为“战壕真实加历史尾巴”，但尾巴对全诗的情调起决定作用。

纳罗甫恰托夫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历史感”不仅反映在他的战争题材诗歌中，而且是他的整个创作的特点。他的著名叙事长诗《瓦西里·布斯拉耶夫》和《谢苗·杰日涅夫》就都是以俄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为主角的。《绿色的庭院》(1966)用现实和幻景结合的手法，让抒情主人公经历了三次与妻子

诀别 第一次是他要去打鞑靼人(金帐汗国)第二次要去远征克里米亚(大概是去打土耳其)第三次是卫国战争爆发后去打德国人(因为诗中说这次是刚从芬兰战争回来不久)。接着,抒情主人公在回忆了牺牲的战友和战时的青春之后,被一个代表未来的年轻儿郎推开了,他并且乐观地预言,年轻的一代将见不到他所曾经见到的一切。这是一首把古、今和未来串在一起的哲学抒情诗。《两千年……新纪元才不过两千年》(1967)的篇幅较短,但立意更广,是从历史的角度和以历史的规模思考当代人类的命运和责任的。因此有人说,纳罗甫恰托夫的诗“充满了历史的空气”。他在自己的长诗和抒情诗中广泛采用民间口头文学的语言和形象,也无疑有助于创造诗中的历史气氛。

○云在呼喊

风从地面刮起火热的乌烟。

天的呻吟,天在长叹!

一片片烧焦的庄稼上空,

象一群天鹅,云在呼喊。

庄稼变成焦炭,村子变成焦炭。

灾难?不……这何止是灾难!……

全村只剩半截篱笆

横在高地,迎风寒颤。

云在呼喊。整天地呼喊!……

我在云下,形影孤单,

乌黑的双手扶起篱笆,

不断地摇撼,摇撼,摇撼。





○绿色的庭院

在莫斯科的街头相会岂知分手时的感受，
那街心花园和桥梁又岂知人的别绪离愁。
我随着相会的人群朝莫斯科河南区漫步，
沿着莫斯科的大街在离别的人群中行走。

从四面八方我听到了人们在悄悄地私语，
低沉凄切，令人想起遗忘的不幸的年头。
那些往事跟我一样，早过了四十个春秋，
我想起它们也已不感欢欣，而只有忧愁。

七月的白天炎热，明亮，声音传得很远，
窗户和庭院正张着大口沉重地吁吁气喘。
我蹒跚着脚步弯进了比亚特尼茨基小巷，
将一大群依依惜别的人们暂时留在一边。

只有我的影子同我作伴，象亲密的朋友，
微微地侧着身子，紧贴在我的前后左右，
窸窣窸窣地响着，在马路上快步地飞奔，
慌慌张张，想躲开骄阳似火的七月白昼。

我急匆匆向前走去，已经迈了三百多步，
同我的影子一道，顺着石砌的围墙行走，
影子突然窜进一个门洞，往院子里直闯，
我随它进了门，也在绿色的庭院内逗留。

枝叶纷披的椴树正在庭院中沙沙地作响，
古色古香的宫室正在绿荫里暗暗地躲藏，
我听到什么人强压住嗓音在偷偷地抽泣，
不知是谁在轻声怨诉：“莫斯科叫人断肠……”

“你奉君王的谕旨离开我，即刻奔赴疆场，
我心神不定，总是见到一个又一个恶梦。
在鞑靼的汗国，你会把我忘得一干二净，
我真没勇气等到开春，等到你重返家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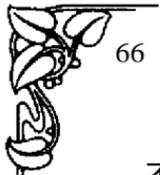
情话絮絮犹如三春的小溪在潺潺地流淌，
但命运却已经早早地作出了无情的判决。
年轻的恋人面临痛苦的离乱，毫无指望，
我默默地走进了邻居的庭院，悲痛欲绝。

在那边的庭院里也有一片椴树林在欢呼，
带顶楼的房子在茂密的绿荫中时隐时露，
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您应该心里明白，
没个舞伴在我的身边，莫斯科叫人痛苦。”

“现在您跨上战马，又踏上塔夫利达^① 征途，
变幻莫测的恶梦乱人方寸，我精神恍惚，
我不掩饰内心的怨恨，我向您倾吐肺腑，
我无法等到来年的春天，我是多么痛苦。”

① 克里米亚的古称。





不,我不去探究爱情的纠葛和什么结局,
纵使已经提出指责,我也不去分辩半句。
象关上一扇大门,我把书本轻轻地掩上,
再慢悠悠地踱到第三个院子,独行踽踽。

绿荫如盖的椴树又在院子里尽情地喧腾,
多么眼熟的厢房正在枝叶中暗暗地藏身,
你轻声地对我说:“我们的遭遇多么不幸,
四十年代莫斯科的日子真叫人痛苦难忍。”

“刚从芬兰战场回来,又得奔赴新的征程,
恐怖的梦魇接踵而至,弄得我心神不宁。
我尽管不信上帝,却也虔诚地作起祷告,
等到开春,我将容颜憔悴,为我的不幸。”

而你,你象是水中的明月,镜中的人影,
我无法进入镜中相会,虽说是心心相印;
我见到早已牺牲的战友、那一个个亡灵
正从窗洞里朝我频频地点头,微笑探问。

他们纷纷向我提出责问,干吗姗姗来迟,
还提议好好地庆祝一番,趁着黎明未至……
我用沉重的双手将我的脸庞紧紧地捂住,
匆匆地离开最后一个庭院,也忘了告辞。

我匆匆地离开第三个庭院,连头也不抬,

无非是因为认出了自己原来在他们中间，
无非是因为所有的秘密都已经真相大白，
无非是因为酝酿的诗句都被人全部看穿。

再不会有喧哗的椴树朝着人们弯腰致意，
再不会有宫室和厢房在绿荫中将身藏匿，
谁也不再吐露出辛酸的话语，轻声啜泣，
谁也不再抱怨：“莫斯科的生活叫人悲戚。”

消逝了，永远消逝了，充满柔情的话语，
在鲜花盛开的路上，你们曾把我们迎接。
生活中再也见不到惊心动魄的种种奇遇，
青春，再也企望不到，你已和我们永别。

你炮火连天，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征服了一颗颗人心，攻克了一座座城池……
现在，你是多么遥远！肉眼都难以看见……
如同芬兰、塔夫利达、鞑靼——成了往事。

就象闭起了双眼，我紧紧地关上了大门，
向着晴朗的天空、火热的太阳大声发问：
“你们可相信，绿色的希望在鼓舞着人心？
你们可相信，绿色的庭院中曾热泪沾襟？”

突然，圣洁的天使从九天碧霄降临下方，
化身为当代儿郎，英姿飒爽，仪表堂堂，
他象个名正言顺的主人，迈步走向庭院，





轻轻地挥动双手 ,把我从门口推到一旁。

正是他 ,迈步在绿色的庭院 ,无所阻挡 ,
在人生的道路上 ,踌躇满志 ,精神抖擞 ,
我们目睹的一切 ,他将再也不可能看到 ,
他要碰到的事 ,我见所未见 ,梦寐以求。

在莫斯科的街头相会岂知分手时的感受 ,
那街心花园和桥梁又岂知人的别绪离愁。
我随着相会的人群朝莫斯科河南区漫步 ,
沿着莫斯科的大街在离别的人群中行走。

1966 年

○主要的事情

湿漉漉的战壕 ,
阴沉沉的早晨——
再活上一百年 ,
也数这最烦心。

披风浸透了雨水 ,
钢盔紧压住眼睛 ,
我咬着牙狠狠地咒骂 ,
把全世界咒骂一顿。

讨厌的雨天捉弄我 ,
叫人再没有耐心——



等待着冲锋的号令，
我五内如焚。

但我想今年到是四五年，
胜利，胜利就在眼前！
只要战争一旦结束，
就到了我们回家的一天。

到那时，到那时才会发生主要的事情！……
可我这毛孩子却没料到，
比当初干得更好的事
根本不会发生。

湿漉漉的战壕，
阴沉沉的早晨，
再看上一百年，
也数这是主要的事情。



197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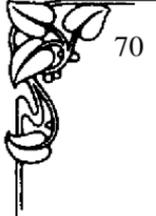
(冯玉律译)

纳罗夫恰托夫

纳罗夫恰托夫，C. C. (1919—1981) 俄罗斯诗人，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篝火》、《自由的士兵》、《痛苦的爱情》、《四分之一世纪》、《经过战争》、长诗《谢明·杰日涅夫》等。长诗《瓦西里·布斯拉耶夫》获俄罗斯高尔基奖(1974)。

诗人诗作表达了一种崇高的公民责任感，用词简练，准确，风格朴素、鲜明。晚期作品中诗人开始从哲学角度思考人生。





○盲姑娘

盲姑娘在编织花环。
她摘下的花是什么颜色
谁也无法向她说明——
无论是森林、草地，还是喧嚣的灌木丛。

花朵和谐地串连在一起，
颜色搭配得十分悦目——
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启示她选配得准确无误？

此刻我忽然想到并不盲目的你。
请到盲姑娘这里来，
请和盲姑娘比一比，
你就会痛苦地责备自己。

你在路上也遇到鲜花
要摘哪一朵绝不会有误差，
但是你呀，甚至不能
将两朵小花连成一家。

盲姑娘能看见连结鲜花的红线，
而你却早已视而不见，
你终生也未能将
美之零散环节串连。



你最后看一次这花环吧……
用手掌捂住你的双眼，
怀着那颗盲目的心低下头去，
在这爱情盲目的慧眼前面。

1955年
(王育伦译)

○摘自战场札记

白日在黝黑的峡谷上兴起，
是那样纯净、清新，
它来自遥远的城市，
它来自遥远的乡村。

在那里，他们敢于迎接
最沉重的苦难；
在那里，他们等了我们四年
还没有一丝疲倦。

但是我的肩头被子弹击伤，
一头栽倒草地，
我忘记了等待我的人，
我失去了一切记忆。

我疼痛难忍，陷入昏迷，
听任死神摆布，



我有生第一次
大胆地诅咒世间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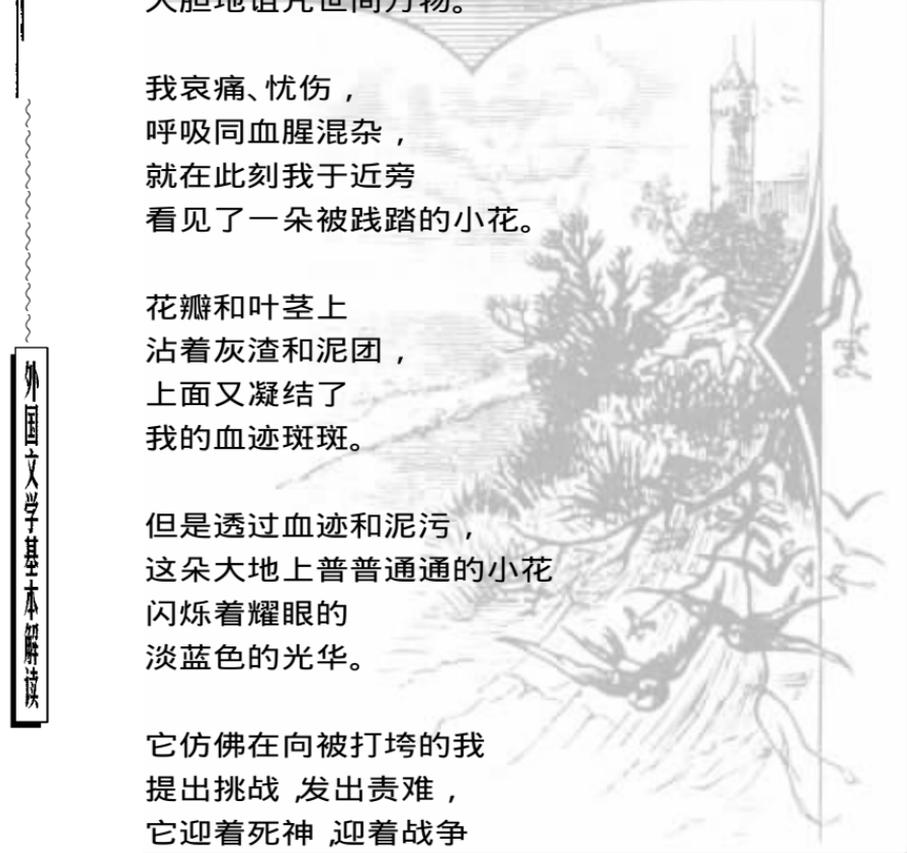
我哀痛、忧伤，
呼吸同血腥混杂，
就在此刻我于近旁
看见了一朵被践踏的小花。

花瓣和叶茎上
沾着灰渣和泥团，
上面又凝结了
我的血迹斑斑。

但是透过血迹和泥污，
这朵大地上普普通通的小花
闪烁着耀眼的
淡蓝色的光华。

它仿佛在向被打垮的我
提出挑战，发出责难，
它迎着死神，迎着战争
怒放着花儿的光艳！

“你瞧这朵花，”我心中思忖，
“这才是世间真谛。
这就是她，我的命运，
我的胜利！”



小花的光辉照耀我们每个人，
这光辉亮过天上的星辰……
纵然经历千难万险，
我们也把它珍藏在心。

什么也不能把它熄灭，
什么也不能把它制服。
熬过漆黑的长夜，
穿过战争的恐怖，

在铁和铅
左右人们灵魂的战场，
我们没有背离过
纯朴心灵的纯洁的闪光。

我的土地！我的命运！
我的无限的光华！
你就是世间生动的欢乐，
我淡蓝色的小花！

让我受苦，让我悲哀，
我虽是弱者，
但绝不用抱怨来凌辱
严峻和飞逝的年代。

我歌颂这一生活，



用我整个身心，
生活里喜庆的喧闹
连结着丧礼的哀音。

我歌颂世间的爱情
莅临黑色的峡谷；
我歌颂淡蓝色的小花
不向灰烬和血污屈服！”

1955年

○红帆

我每日陪伴女儿
讲着童话送走晚霞：
我把钻石戒指分赠给美丽的少女，
我在马厩里梳理鬃毛、打扮骏马；

捉到的火鸟的羽毛
把我的手指烧伤；
女王额头的星星
把黑夜照得通亮。

但是女儿直盯着我的眼睛说：
“给我讲个新童话吧，
讲讲你和妈妈
年轻时爱上了什么。”

哦,我真不喜欢这种请求!
可是又无法推脱……好吧,听着,
从前啊,世界上
有个叫阿索丽的姑娘。

这姑娘性格古怪,
每天凝望着大海:
她把每一只小舢板
都当作是红帆战船。

小大衣上补丁擦补丁,
双唇紧闭流露着执拗的神情:
“船长一定会乘船而来
把我接进蓝色大海!”

小姑娘生活多么艰难,
灰姑娘的生活也比她轻松!
可是她醉心于幻想!
欢乐和怨恨充塞了她的幻梦。

她恨女友,恨庸俗的邻居,
他们竟把童话当作欺骗,
还一个劲儿地叨咕:
“那位英俊的船长永远不会露面。”

……不必理睬别人的嫉羨!……
风儿吹来大海的咸涩,





阿索丽吸足了海味，
黎明时跑到了岸边。

她轻盈地走进浪花，
海水吻着她的脚面；
喊声盖过了海鸥的欢叫，
舵手听到了她的呼唤。

浪花溅湿了她的衣裳，
晨雾寒冷冰凉……
小艇迎面驶来，
艇中站着船长。

他只询问了阿索丽的芳名，——
这离经叛道的童话
便在他们面前扬起了
映花少女眼睛的红帆！

我就是这样为女儿催眠……
我不怕别人讥笑说
战船撞上了暗礁，
红帆只剩下碎片；

说这些碎片蛾蛀虫蚀，
变得千孔百眼，
被阿索丽抛到脚下
做蹭鞋泥的地毯；



说船长现已退役，
他生活中已无既定的航线……
“人们说的不是事实！
女儿，我们不要听信流言。”

女儿回答说：“我们用半个钟点
就能把流言吹散……
我自己能不用针线
再缝起一面红帆；

战船会摆脱浅滩
驶进蓝色大海……”
只要我们情愿，
就让这童话活灵活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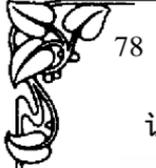
〇大火

屋顶烧得通红，
团团黑烟滚动……
我需要这黑烟，
我需要这红焰！

让火势越烧越旺，
让街道热气扑面；
让消防队员仓惶失措，

1955年





让妇孺老幼心惊胆战。

让心儿从胸中跳出来，
让人群对我惊呼：
当心，当心，
别陷进火海！

女孩哭，男孩喊，
父母晕倒在地……
我像救星自天而降，
神情威严、刚毅。

我目光炯炯，——
退缩算什么英雄，
你听，人们呼救
称我大号，没叫小名。

我沿着生锈的排水管道
攀缘而上，
冒着生命的危险
去救你这位姑娘。

像猫一样敏捷，
一层层登上高楼……
我踩着墙檐
来到日夜思念的窗口。



我在火中找到你，
把生死置之度外，
你把纤细的双手
向我伸了过来。

你多美丽！我多勇敢！
这是一个迷人的夏日！
然而十四岁的幻想世界
脆弱得可怜……

一声平常的呼唤，
这世界便破成碎片……
我又回到自己教室，
我又站在黑板前面……

基本知识又答不出，——
这些玩艺人儿真叫人心烦！……
可恶的瓦西卡
又向我做鬼脸……

从那时起过了许多年，
心儿又开始绞痛，
被大火的预感
烧得伤痕斑斑。

屋顶烧得通红，
团团黑烟滚动……



我需要这黑烟，
我需要这红焰！

让心儿从胸中跳出来，
让人群对我惊呼……
眼看着，眼看着，
我就要葬身火海，

在爱的火海中，
在瞬间的混乱中，
只有你纤细的手
能搭救我的生命。



1956年

(王育伦译)

卢科宁

米哈伊尔·库兹米奇·卢科宁，生于一九一八年，卒于一九七六年。

卢科宁是“战争一代”诗人中公认的“排头兵”。这一代诗人的共同特点是把生活真实作为创作的主要目的和主要标准，通过准确的生活细节和心理细节记录亲身经历过的战争。因此在他们的诗歌中，抒情主人公所说的话就是他们做过的事，言与行融合在一起，从而使抒情独白的语言朴素而感情色彩强烈。早在芬兰战争期间，卢科宁就用这样的抒情独白反映青年士兵在战争中感情迅速成熟，增强了对亲人（母亲、未婚妻、朋友）和对生活的责任感。例如《妈妈》（1940）一诗就是写士兵在战场上想念母亲，并对自己以前轻率匆忙的生活态度感到懊悔。可以说，正是这一类抒情诗使卢科宁在当时成名。在战后的长时期里，卢科宁继续用战争参加者的抒情独白的形式写诗怀念战争和战友，但诗中关于战争的细节越来越少，战争和牺牲了的战友仿佛逐渐不再成为描述的对象，而成为衡量战后生活中一切的尺度。生活的意义、对

生活的责任、生和死的永恒问题等等,都通过回忆并从战时和战死者的高度来思考。《伤尖碑》(1963)和《寿命太长》(1968)就是这种题材的最著名代表作。《伤尖碑》是用阵亡战士的语气写的,死了的人想念活着的人,并为人世间的生活操心。实际上,作者是要活着的人不要忘了死者,不要忘了俄罗斯大地上的无数方尖碑。《寿命太长》则写一个战争中的幸存者怀念死去的战友,在怀念中既产生伤感,又产生勇气:活着不要苟且偷生,而要负起责任。一九七三年,卢科宁的诗集《必然性》获得“苏联国家奖”,有人认为,《寿命太长》就是这本诗集的“心脏”,因为它实际上是一首关于人生和人性的很有深度的哲学诗。这本诗集的主题诗《必然性》论述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各种必然性,从明天的必然性、年龄和期限的必然性直到死亡的必然性,可以说是作者一生中生活经验的总结。

卢科宁生于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河以及河畔的城市和草原几十年来一直是他创作中的一个主题。《粮食》一诗虽然不是全诗都写伏尔加河,甚至主题不是伏尔加河,但伏尔加河被写成是诗中一切的源泉。这种写法是卢科宁后期创作的特点,与他后期写战争的诗有相似之处。

○妈妈

我好久没有亲吻妈妈了……

还是孩子的时候

我吻过你，

紧紧地偎着你，

在街上受了欺侮跑回来告诉你，

从此以后我盼着快快长大能够自立。

我当时想：“拿出勇气来！拿出来瞧瞧！”

我当时想：“拿出勇气来——就是：

回到家里

对妈妈说：



‘再见！

我要上战场去！……’

我微微露出笑颜，
掉过身去，不看妈妈悲伤的泪眼，
不听妈妈口中的呼唤，
奔向车站！”

我面前放着一张相片。
是这位妇女哺育我长大成人。
她脸上皱纹纵横。
紧闭着苍白的双唇。
可是那双眼睛象我一样充满热忱。

没有一天，
没有一刻
我不在想念您——
我的摇篮，
我的命运——
哺育我长大成人的母亲。

我好久没有亲吻妈妈了……
我只盼重新向你告禀！……
妈妈，
你有一颗慈母的心，
倘若你能原谅我，
我的主意已定：
在上战场之前，
我要亲亲热热地把你吻了再吻，



抱住你，
 倾听你激动的心跳，
 端详你，
 擦干你脸上的泪痕……



1940

○方尖碑

你们以为 我不在人世，
 已经不和你们在一起？
 你 妈妈 为我伤心、抽泣。
 而你们感到悲痛、难受。
 你们用铿锵有力的词句谈论着我的事迹。
 如果你们也已经忘记……
 那么请你们原谅。
 是的。这一切全是我的经历。
 我记得 是我的经历。
 一颗重型的爆破枪弹
 把我撂倒在地。

但是在地球上
 我岿然屹立在这里。
 不过我不能回家。
 原谅我 妈妈。
 这里是我永久的岗位，
 我不能擅自离去。
 我的任务是守卫高地，



四一年……

不，
当时我在战斗中倒下时，满怀信心，
时间的风必将在方尖碑上空飞越。
说我牺牲，说我阵亡——

这些说法是多么荒唐。

他们在追悼会上的哭声对我是一种侮辱。
如果威胁生命的时刻重新来到，
我这个不死的战士
要再次迎战，

重新奔赴战场！

祖国啊，我们这样的人遍布四方，是的，遍布四方。
我们，是阳光普照的整个大地。
我和你们在一起。
我的上空回响着我的凯歌。
至于我不能回家，
请你原谅，妈妈。

1963年

○必然性

必然性

不是稀奇古怪的念头，
不是灵机一动

想出来的计谋。

不是上面下达的一纸通令，
啊，多么容易地一挥而就！



那么请你告诉我,你究竟是什么呢?

你这样跟着我不想离我而去。

明天的

必然性

是不可回避、

不可抗拒的规律。

又象从前那样,——

单独地

和你在一起。

现在空话不能再使我欣喜。

年龄和死期的必然性,

你提出要求,

你发出召唤,

真理总是掌握在你手里。

一切虚假的东西会黯然失色、销声匿迹。

而严酷的决裂

这种必然性,

脸上带着惘然的微笑,

最终会到来,无法推却。

来吧,

狂欢的呼声和创痛的呻吟,

殊死的战斗

和梦想的和平。

来吧,我对你们一视同仁,

因为你们全都是我的必然性。

窃窃私议和大声疾呼有必然性，
浪游四方和选定道路有必然性。
现在你倒试试，能不能挡住它的步伐，
我可从来也没有这种本领。

在走投无路的困境里找不到出路时，
你仿佛是一口容易咽下的清水——
带有敌意的和怀着友谊的必然性，
幸福的和灾难的必然性。

重新看到你的必然性。
知道你踏上征途的必然性。

对你

而不是为你

说

一句话，

有绝对的必然性。

有在一片流言蜚语声中度日的必然性，
烧焦的嘴唇上挂着一丝讥笑。

有伏尔加河上春意盎然的必然性。

我身上感受到它那烈日的烘烤。

来吧，

在这燠热的天气里我渴得舌敝唇焦。

来吧，必然性，我恳请你大驾光临。

我一生中不止一次地经受过煎熬。

就说现在吧！



我已经奄奄一息。

这种弥留之际的感觉

我过去也曾有过。

这种必然性

象生命一样

一定会到来，

它要带走属于自己的东西，

好象不可战胜的诗篇——

我得救的渡船。

1968年

○***

寿命太长——

这该庆贺然而也很讨嫌。

那时一颗灼热的子弹猛地推了我一下。

我拱着身子，象弹簧一般蹦离了地面，

什么也没有听见。

后来怎样呢？

后来是——

四一年

从那个时刻起，

我活呀，活呀，九死一生，得以幸免。

我正在重新审查所有旧的标准，

信念

和疑问。

我活呀 ,活呀 ,又仿佛在梦中。
我走呀 ,走呀 ,又似乎停在原地没动。
我梦见当年出生入死的情景 ,
这样的梦越来越少得可怜 ,
而且越来越难以令人置信。
我知道 ,

有些事情使你们惊讶不已——
我这么奇怪地又是嘲笑 ,又是歉疚 ,
而那个时刻一直在我的眼前闪动 ,
在这个世界上我无所畏惧。

我对幼稚的忙乱发出嘲笑 ,
我为自己的同志而歉疚 ,
他们是一首无声的凯歌 ,隐藏在我的心曲。
我望着你们 ,
却怀念着他们。

我没戴什么桂冠 ,没佩什么饰物——
除了一支挂着帆布枪带的步枪 ,我别无所需。
我不知道 ,你们的永生

有什么价值 ,
我感到 ,我这点寿命
已经绰绰有余。
方尖碑呀 ,你仿佛冒着瞄准的 ,
交叉的火力。

昂然矗立在那里吧。
我不会掉过脸去。
他对你们这些活着的人来说是无名英雄 ,



而我却熟知这个战士。

我的寿命太长了，

这该庆贺

但也感到为难，

我为生命能够永存而赞扬。

我本该避开那个地方，

而我走呀，走呀，往那个地方走去，

走到死神

与我较量过的地方，

走到我当年

倾听隆隆炮声的地方，

我要最后一次

象弹簧那样蹦离地面，拱起身子，

学习所有那些无名英雄的榜样。

1968年

○粮 食

虽说人不光是为它活着，

虽说人可上天摘取星星，

可人却怎么也离不开它，

永远如此，

从古到今。

这是我们力量的象征，



这是我们国徽上的麦穗，
它在俄罗斯的餐桌上
每餐必备，
它在人民的命运中
身系安危。

没有它，不会有诗歌，也不会有图画，
没有它，马丁炉下面不会冒出熊熊的烈焰。
它可以炼成万吨钢材，
可以打成
铁锤和利剑。

啊，伏尔加河！
你又开始翻腾、喧闹，
你看看自己的儿子们吧，
哪一件丰功伟绩不是
与你的名字紧紧相连。

我看到，你们是晒得黑黝黝的壮汉，
你们的肩上压着如此沉重的劳役。
骄阳正在抹去额头滴滴的汗珠，
正在晒干身上汗湿的衬衣。
粮食堆成了山，
堆成了山的粮食——
这就是我们伏尔加格勒的土地。

可是农忙的高潮还没有过去，



康拜因手正驾着铁骑。
 令人慵倦的草原
 广袤而静寂，
 伏尔加河上空
 清风习习。
 也许，埃列顿盛产的食盐
 远远不够撒在新打的粮食里^①。

1973年

○写给归来的战士

我们，从战场归来的战士，
 不要褒奖，
 不要鲜花，
 不要桂冠。
 不，不要！
 我们要双脚踏上
 郁郁葱葱的田野，
 色彩斑斓的草原。

莫怜惜我们，
 莫让我们安逸——
 我们压根儿没有疲倦，
 我们身上有的是气力！
 莫用感激的目光

① 俄国人烤面包时都放盐，这里指粮食大丰收。

向我们张望，
莫惊诧，我们战斗过，
又活着回到了家乡。

我们不要休息，
不要安静，
不必厚爱我们，
赐给“战斗英雄”的美称。
艰苦工作的欲望，
使我们手掌发痒；
我们要用劳动
为勋章和荣誉增光！
我们曾把战壕布满大地，
现在该来磨快铧犁，
驾驶拖拉机。
步枪该换成斧头，
锯和笔的沙响
该将子弹的呼啸代替。
请原谅，亲爱的……
你要帮助我。
军大衣我自己挂，
军靴我自己脱。
让我们手拉手，
面对面
走进新生活。

我回到你的身边，



但你手上的指环
不是锁链，
不是花环，
不是救生圈。

1945年

○为女友纪念册题诗

你说：

“多么无聊。”

我环视周围世界

不敢苟同你的意见。

你有两句口头禅：

“没意思。”

“不喜欢。”

真使我心惊胆颤。

你没有什么可读。

没有什么可看，

对周围的人

漠然冷淡。

你生活谨慎，

凝心重重，

用眼睛的眉毛

过滤这世间。

从边疆到边疆，

整个大地在呼唤，

在转变中呐喊。
而你，
穿着高跟鞋，
慢条斯理
在这土地上
蹒跚。
我想把你介绍给朋友们，美人，
但是你不喜欢土地，
满脑袋奇思怪想，
这会被认为是有意挑战，
会伤害他们的情感。
而你越来越任性
越来越不满。
你没有见过蓝天，
回头看看！
你还没有触及生活呢，
仿佛是害怕
把自己污染。
不过，当你
慵懒的心开始跳动，
你会扬起紧锁的眉毛，——
他却
不会
落入陷阱。
他要抓住你的手
把你拉向光明，
他要对你说：



“请和我们同行！……”

不要懒洋洋地、轻蔑地眯起眼睛，
瞪大眼珠看看这人生。

假如你能用整个身心去爱，——
你就纵情欢笑吧，
向生活和世界

敞开心灵。

这块土地养育了你，美人，
请向它献上
一片赤诚。

○书上题词

打开我的书吧，
为它张开翅膀，
让它鼓翼飞翔，
就像天空中的星星。
它是多么渴望飞翔啊。
没有你们它只好挤在书堆之中。
小伙子们，请看——，

我两鬓已斑，

姑娘们，别望我，

不要转过眼睛。

打开我的书吧，——
里面有岁月、
幻想、

1947年

前景。

在每面的字里行间

你们会认出自己的身影。

我重复出现在

你们的笑声中，

你们的希望中，

你们的工作中。

我的血随你们的呼吸

涌流沸腾；

与你们同行，

我不服从时间的命令。

我重复出现在

你们的爱情表白中。

是的，这不是书，

而是我。

这不是诗——

是心的跳动。

同你们一起我变得年轻。

听大地，

闻草香，

看天空。

我战斗的一代啊，

同你们一起前进，

我生命永恒。



○ “你不是安慰……”

你不是安慰
 不是装饰。
 我终生欠着你的情。
 你给我光明，
 你令我新生，——
 我不知该用什么词儿形容。
 你向我莞尔一笑，
 我肩上便双翅顿生；
 你使我看到了尘世的美丽，
 让伏尔加直流入我的心灵。
 哦，我的光明，
 我日夜在想，
 为什么我要看见你
 波浪闪光的鬃发，
 明亮动情的眼睛。
 握一握你纤细的手腕，——
 我说：谢谢，生活的恩情！
 我呼唤你：
 让我们一起行——
 在齐腰深雪里，
 在凄风苦雨中，
 让高及膝盖的母菊簇拥。
 你不是超脱，
 也不是华升。



也不是对逝去黑暗的宽容。
不，
你是我一个伟大的决心——
去爱别人，
去接受别人的爱情。
我还没有勇气望你。
但是我的命运中已是黎明。
我回归于自己，
我在欢笑，
我耳清目明，
我透亮得像一块水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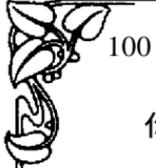
○ “我和你相会……”

我和你相会——
两个孤独者。
我们不愿把往事
回忆。
不是因为这一切
已经逝去，已经冷却，
不，只是因为——
它从不诉苦，
从不浮现脑际。

你比谁都美丽
真叫人妒嫉，

1960年





你聪明博学

比我更富阅历。

你下班归来

脑袋一扬甩开浓密的鬃发，

莞然微笑，面露几丝倦意。

如果你的记忆中没有另一个男人，
如果我能把另一个女人遗忘，或原谅，
那就不会是今天这样。

但是你我

各有所想，

即便同行，

也不会来到一个地方。

何况前方是那样远，

街道是那样长！

我们走着，庆幸自己能够这样。

一种崇高的新生活开始，

仿佛飞行之后

又回到了地上。

当我们的目光相撞

便自然猜到心中所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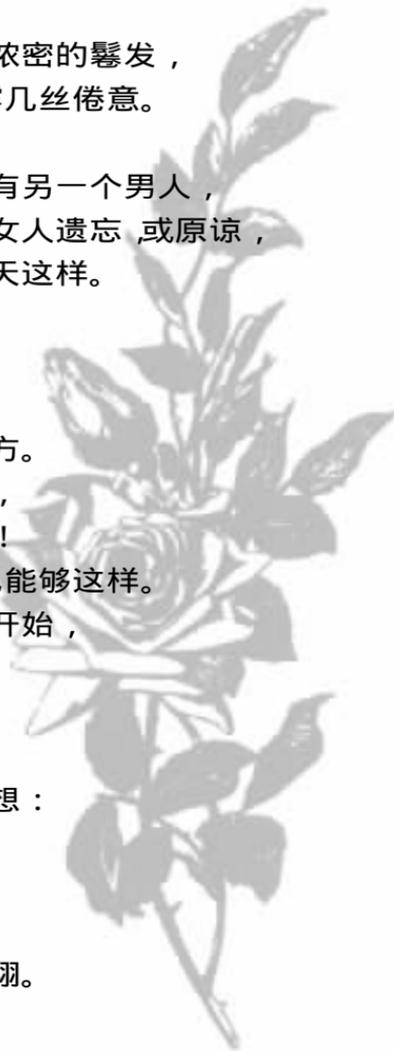
我们不能一起，

不能成为一对，

每个孤独者

都按自己的轨道飞翔。

你又在对我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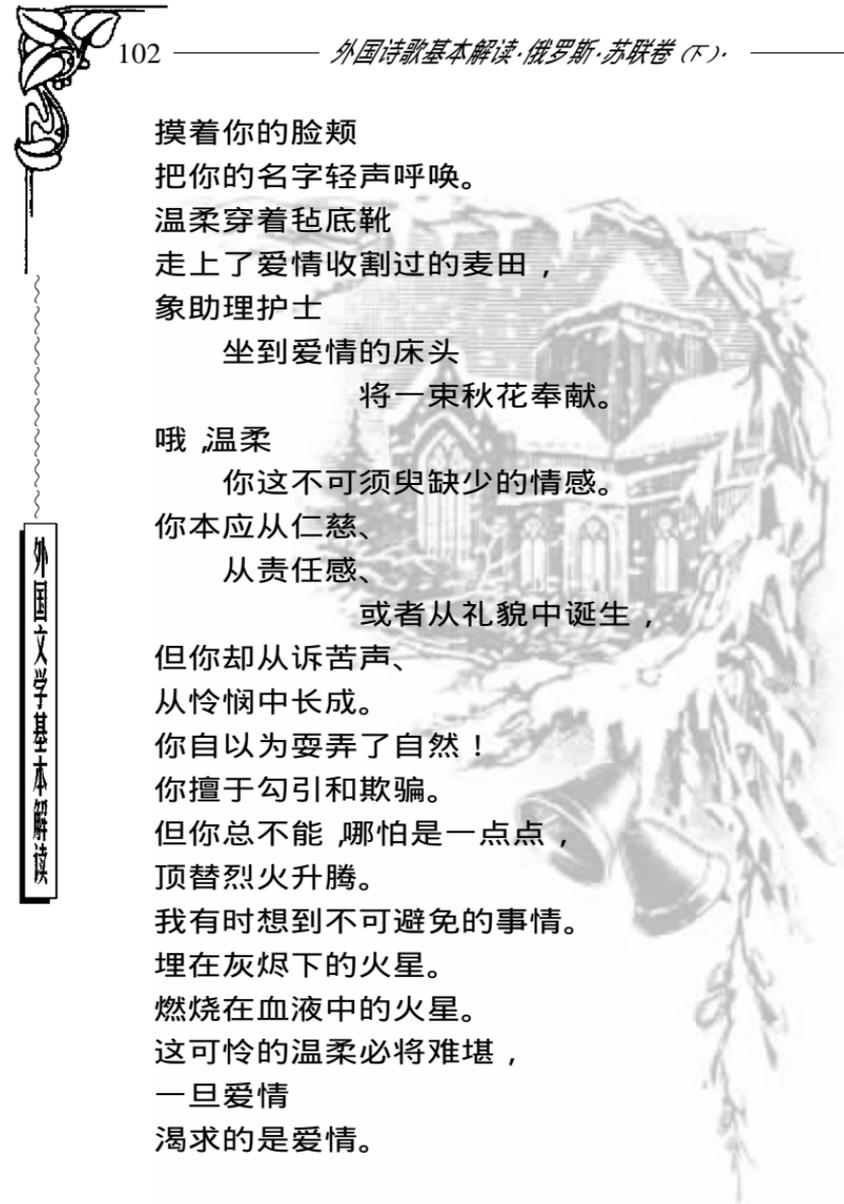
我的同谋，
我们不愿把
 往事回想。
也不去想
 你爱过哪个小伙，
 我爱过哪个姑娘。
我们走着，自由自在，
两个孤独者，象两条道路伸向前方。

1963年

○温 柔

是啊，
温柔悄悄地、悄悄
 凑到跟前，
有节奏地拍打着你
 象海浪拍打海岸，
仿佛是在诉说
 自己的无辜，
在牺牲自己，
来顺从你的意愿。
她和幸福一样
殷勤万分，
象远方的大海，
笑容满面。
这温柔
博得好感——便表示亲昵。





摸着你的脸颊
把你的名字轻声呼唤。
温柔穿着毡底靴
走上了爱情收割过的麦田，
象助理护士
 坐到爱情的床头
 将一束秋花奉献。

哦，温柔
 你这不可须臾缺少的情感。
你本应从仁慈、
 从责任感、
 或者从礼貌中诞生，
但你却从诉苦声、
从怜悯中长成。
你自以为耍弄了自然！
你擅于勾引和欺骗。
但你总不能，哪怕是一点点，
顶替烈火升腾。
我有时想到不可避免的事情。
埋在灰烬下的火星。
燃烧在血液中的火星。
这可怜的温柔必将难堪，
一旦爱情
渴求的是爱情。

1966年

(王育伦译)

斯鲁茨基

鲍里斯·阿勃拉莫维奇·斯鲁茨基,生于一九一九年。

斯鲁茨基于四十年代开始写诗,但不公开发表,五十年代在一次诗歌晚会上首次朗诵自己的作品,一举成名,从此即被看作是一个成熟的诗人。早期写的战争题材诗歌调子悲观,《朋友的声音》(1952)是他的最著名的代表作,其中“如今这一切显得多么愚蠢,这一切听起来多么稀奇,在五个邻近的国家里掩埋着我们的尸体”是传诵一时的名句。到六十年代后期这种调子有明显的改变,《儿童气球的命运》(1968)一诗把孩子们在节日里放向天空的气球比作献给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空军战士的鲜花,这样就把今天孩子们的欢乐节日同当年战士们的英勇牺牲联系起来,迎合了“从历史的高度写战争”的要求。这两首诗虽然对牺牲的价值作了不同的评价,但在深切怀念战友这个主题上是一致的。《熔化铁丝网》(1978)的中心思想是“化剑铸犁”,可以说是为当前的“缓和”政策作宣传的,但也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念念不忘战争苦难的心情。

斯鲁茨基创作的另一个主要题材是“社会诗”。他对社会上的种种问题和变化嗅觉灵敏,反应迅速,而且事无大小,都可以写到诗里。《物理学家和抒情诗人》(1959)发表后,曾在苏联报刊上引起广泛持久的讨论:在所谓科技革命时代里,物理学固然重要,但抒情诗到底还要不要?一个现代人除了理智之外还要不要发展细腻的感情?等等。《住在独门独户的住宅里》(1978)则是对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的善意讽刺:一套独门独户的住宅,是苏联一般市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但一旦实现了,却又觉得还不如几家合住的好。

斯鲁茨基诗歌的语言是城市口语。据说,他对俄罗斯诗歌的“世俗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诗从内容到语言都通俗易懂,是对诗歌的“革新”。

○朋友的声音

纪念诗人米哈伊尔·库尔契茨基^①

让我们在打架之后,

^① 米·库尔契茨基(1919—1943)战争一代诗人,死于前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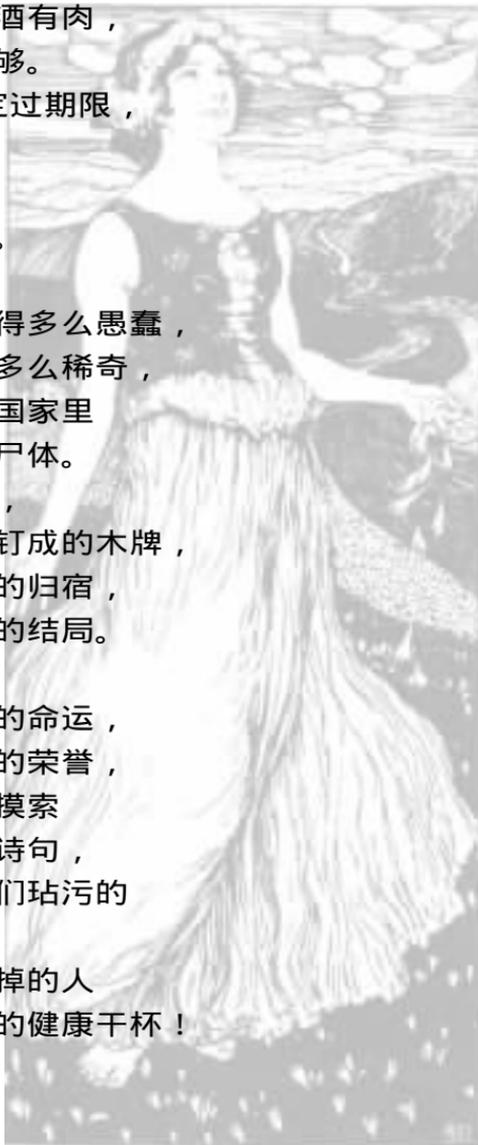
再挥一挥拳头。

过去不光是有酒有肉，
让我们吃饱喝够。

不，为我们规定过期限，
准备上战场，
我的伙伴们
上前线去打仗。

如今这一切显得多么愚蠢，
这一切听起来多么稀奇，
在五个邻近的国家里
掩埋着我们的尸体。
中尉们的墓碑，
那些用三夹板钉成的木牌，
就是那些天才的归宿，
就是那些神话的结局。

为了我们个人的命运，
为了我们大家的荣誉，
为了我们苦苦摸索
觅到的绝妙的诗句，
为了没有被我们玷污的
我们的事业，
让我们已经死掉的人
为活着的人们的健康干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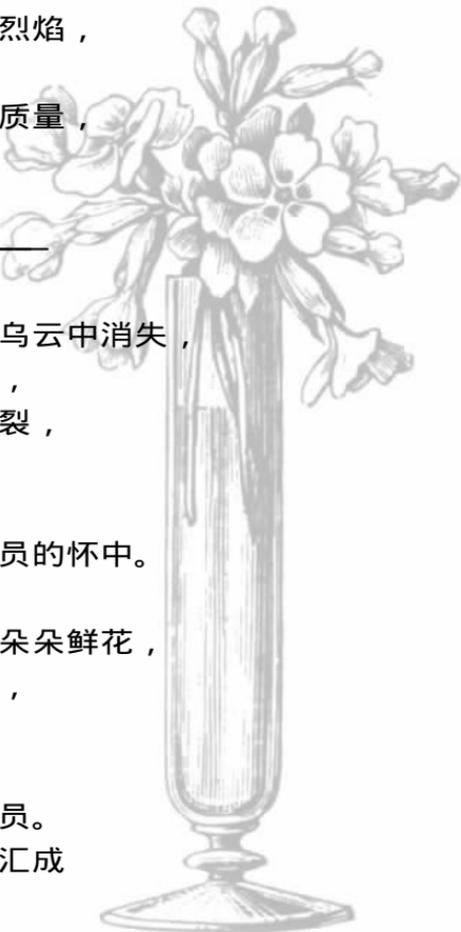
1952年

○儿童气球的命运

要是气球断了线，
或许是
由于七月当空的烈焰，
或许是
由于线的低劣的质量，
或许是
由于气球本身
渴望飞向远方，——

这些气球不会在乌云中消失，
即使隐没在云空，
也不至于爆破炸裂，
全无影踪。
这些气球
会飞到阵亡飞行员的怀中。

儿童气球宛如一朵朵鲜花，
飞向被烈火缠身，
遍体冒烟，
变成灰烬的
我们的空军飞行员。
在那高高的天空汇成
花的海洋，
花的盛会，



千姿百态的花朵
五朋缤纷，馥郁芳菲。

在那里接受气球的有空中观察员，
航空报务员，
随航机械师，
所有以身殉国，
所有面无惧色
进入另一个世界的烈士。

他们全都会收到一个
拖着一根
断线的
儿童气球：
所有这些被烈焰吞噬，
所有这些在大火中
离开人世的朋友。

○熔化铁丝网

可恶的铁丝网，
国际间了怨毒，
它隔断了
多少的友谊和情愫，
如今渐渐地被人们
从木桩上拆除。

1968年

它象刺刀一样把人刺得鲜血淋漓，
它象恶狗一样把人撕得皮绽肉开，
如今却被改铸成
笨重无害的长长的铁块。

铁块再也不会感到神经的抽搐——
对此它当然完全不管——
那是很久以前
挂在铁刺上的皮肉的痉挛。

铁块做成日用器皿，
继续日夜服务。
让越来越多的铁成为人与人之间
联系的桥梁，
越来越少地充当隔绝他们的障碍物。

* * *

住在独门独户的住宅里
赛拉菲玛·彼特罗夫娜是多么孤独。
在她的心目中
公用厨房赛过
俱乐部，
如今她可真是孤苦伶仃！
其实她要求的东西并不多，

1978年



但求称心如意把晚年度过！

她需要公用炉灶，
在那里过去经常吵吵闹闹。
她需要邻居女伴们没完没了的
唠唠叨叨

(以前她想 她们都是冤家对头——
直盼望早日彼此分手。
而如今——

她却希望把寂寥
永远埋葬！

但愿永远能够吵吵闹闹！)

于是老太婆伸出手指
拨动电话号盘，
“喂，你的声音多么清楚、亲切！”
她向邻居高声呼唤。

于是老太婆打电话给老太婆，
亲热地骂她：你这老狗！
于是老太婆责怪老太婆，
为什么急于要搬走。

○晚了

准备干但打不定主意，
开始干也辛苦了一阵，

1978年

遇到问题就拖拉延期。
等到机缘来到，
可惜就是晚了：
他已不在人世——去见上帝。

也许我从未听到过
比这更重要的议论，
但在议论中可能涉及的一切
只停留于议事日程。

这一切就象气泡一般
消逝在空中——可怜啊可怜！
因为什么事都想拖到
明天，
拖到没有终了的明天。



1978年

(顾柏林译)

斯卢茨基

斯卢茨基，Б·А· (1919—)俄罗斯诗人，参加过卫国战争，主要作品有《记忆》、《时间》、《今天与昨天》、《工作》等。对时代的思考，对时代的回忆，对人民生活的真实描绘，是诗人创作的主题。他以参加过卫国战争的普通人的名义讲话，涉及了悲剧性的题目，把独特的政论和论战题目引进诗歌。诗人着力于准确地表达思想，表达所描述的事物的意义，在形式上有意地接近散文、口语，结构简单。有些诗是直线型的，稍嫌干枯。



○ “你不会为祖国、为党……”

你不会为祖国、为党、
为永恒和人类
写出一字一行，
如果你不呼吸这种思想。

这种思想是什么？
如何捕捉它？
诗人先得准确理解，
然后再到报刊上去亮相。

○ 历史同“假如”无缘

历史同“假如”无缘。
它只关心发生的事变。
历史学家不会在
细枝末节和“假如”上浪费时间。

词曲却要表现一切，
当然也包括细枝末节。

○ 物理学家和抒情诗人

物理学家受到尊敬，
抒情诗人备遭冷遇。

问题不在乏味的计算，
 问题在于世界规律。
 这说明，诗人没能揭示
 应该揭示的真谛！
 这说明，我们甜蜜的抑扬格，
 翅膀还嫩弱无力，
 我们的灵感马儿还不能
 空中腾飞，舒展双翼……
 所以物理学家才受尊敬，
 所以抒情诗人才遭冷遇。
 这有目共睹，
 无须争议。
 甚至也不必委屈。
 请观察我们的韵律
 如何似浪花般化作泡沫，
 庄严如何稳重地
 退入对数，——
 岂不也很有趣？



1959年

(王育伦译)

萨莫伊洛夫

萨莫伊洛夫 Д.С. (1920—) 俄罗斯诗人。1938年入文史哲学院学习，卫国战争开始后志愿上前线，当过列兵和侦察兵。作品有《第二个山垭口》、《日子》等诗集，大多取材于对战争年代的回忆和对同时代人命运的思考，形象鲜明而富有哲理，节奏性强。



○ “我很可怜那些死在家里的人”

我很可怜那些死在家里的人，
死在战场上是多么幸福，
在微风中渐渐倒下身躯，
由于疼痛而仰起头颅。

听到呻吟声，护士走到他身边，
给亲人带来一个水壶。
可是这水他已经无法饮水，
从他嘴里慢慢地淌出。

他睁着眼睛，不说一句话，
嘴边沾着春草的细茎。
他周围没有墙壁，也没有屋顶，
只有在天空飘浮的云影。

家里的亲人不知道他的消息，
不知道他中了枪弹，伤重难疗，
不知道他躺在田野里奄奄待毙，
……还长久地给他投寄战地邮包。

○ “难道必须折腾一辈子”

难道必须折腾一辈子！
然后

你才留下——
不是一个沙锅，
不是一只鞋跟
不是一只喇叭——
也许只是一句话，
也许只是半句话——
象一张干枯黄叶，
象屋顶上飘下的雨燕的身影，
象半口清凉剂，
那就是——你的魂灵。

○ “我做了一个可恨的梦”

我做了一个可恨的梦，
又一次梦见了爱情。
你的声音在耳边萦回，
那样温柔 那样凄清。
我看见了你的衣衫，
你的鞋袜，你的小帽，
甚至听见了你的话语，
可是却看不见你的容貌。

你向我提出了什么要求，
我记不起，请再说一遍。
还是那样爽朗地、坦率地
对我说一说你的意愿。
我希望你再一次



在这意外的梦中出现。
这梦不一定要有头有尾，
只消再照样重复一遍！

要知道在我度过的
扰攘的浮生，
你原不过是一个
瞬息即逝的梦。
而梦醒之后，在现实生活中，
既不是兴奋，也不是悔恨，
既不是幸福，也不是苦痛，
而只是等待，等待着
这令人凄楚的梦。



○ “我过分自信地认为”

我过分自信地认为
我的一生没有虚度。
就像一棵老树
在寒冬腊月撒下
快乐的黄叶，
赠给晚霞。

○ “有一天夜里我走出家门”

有一天夜里我走出家门。
大海在咆哮。

树木也在哗哗地呼啸。
我走着,没有任何目标。
有一个神秘的声音,
那时对我发出了号召。
我向着白云和星星走着,
没有任何目标。
我听到巨大的菩提树
在花园里喧嚣。
我沿着草地和海岸走着,
没有任何目标。
随风飘动的浓雾,
我觉得十分古怪,
游乐场的转马也已经睡觉。
我沿着儿童游乐场走着,
看着那些秋千、转马,
没有任何目标。
我沿着草地和海岸走着,
我在一个个幻象中走着,
没有任何目标。

○四月

四月像一个绝色佳人,睡眼惺忪,粗服乱头,
仰起了脸,把两条辫子甩在背后,
用天一样蔚蓝,冰一样晶莹的眼睛,
望着候鸟在高空飞行。
大地还在大口大口地吞咽



磨坊的土埕旁边的融雪，
仿佛出远门的旅人在上路的时候
用粗大的喉咙饮着冰凉的果汁酒。
就像即将出门的旅人，整个大地
贪婪地吸着田间和野外的空气，
它辞别那个小心眼儿的主妇，
她正注目遥望一群白鹤飞过天际。

(张草纫译)

奥尔洛夫

奥尔洛夫，С·С·(1921—1977)俄罗斯诗人，第一部诗集《第三档速度》发表于1946年。随后发表的诗集有《继续进军》、长诗《斯韦特兰娜》和《唯有爱情》。奥尔洛夫的诗热情歌颂战士们的英雄主义和勇敢精神，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反映了普通劳动者的伟大业绩。他的不少作品描写了故乡的自然景色，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他们对土地的热爱。奥尔洛夫诗歌的特色是感情真挚，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激情，文笔洗炼，语言朴实无华。

○ “他被葬进地球”

他被葬进地球，——
一个普通的士兵，
没有军衔，没有奖章。
地球成了他永垂千古的陵墓。
银河在他的四周
洒满了尘土。
褐色山坡上乌云低垂，
狂风怒号，大雪飞舞，

沉雷滚滚,震动天幕,
 战斗早已结束……
 朋友们亲手
 把小伙子葬进地球——
 永垂千古的陵墓。

1944年

○ “有这样一个……”

有这样一个——
 受伤致残,伤疤满面。
 当你的目光触到他,
 切莫惊恐地移开视线。

是他历尽艰辛走向胜利,
 一路上从未考虑自己,
 是他让胜利成为美女——
 你一见到她,目光就无法转移。

1945年

○ 布谷鸟

朝霞里布谷声声,
 战争正在森林中进行……
 我们知道,尘世间许多生命
 很难用年头算清。



但我们仍将布谷鸟询问，——
 战争中人们对预兆仍然迷信，——
 布谷鸟打破沉寂
 宣布我们每人还有二十个秋春。

战士们心中暗自思忖：
 “当周围出现一片和平静恬，
 我们也许会活到六十年代，
 正如布谷鸟作出的预言。”

但此言谁也未曾说出，
 静静地走着，折弯路边红柳……
 “这种预兆多么可笑啊，”——
 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突然开口。

但每人都在思忖：“定会活到，
 战争不能把所有人都埋掉，
 在这动荡不安的林
 布谷鸟只是对生命的一种预告。”

1944年

○ “让批评家赶快走开”

让批评家赶快走开，
 这里不需要什么诗学辞彩。
 在那战火纷飞的弹坑里面
 任何词句我都能撷采。

这里既可感到青春的极限，
也有难以忍耐的痛苦悲哀……
我冒着哒哒的子弹射击
将散发着火药味的诗句捧出来。

1945年

○ “爱情离开家门”

爱情离开家门，
你不必唤她回头转身。
对待不幸爱恋的最佳方法
莫过于离别远行。

飞逝的离别时光
可用公里算计。
既然你的心、手另有所占，
已失掉的东西就会忘记。

徘徊于原始森林，
蛰居于边区荒原，
任凭雨刺风割，
任凭冰冻雪掩。

挥动板斧劳动，
装埋炸药轰山，
忘掉过去吧，若另有佳人忆起，
归来吧，重新把爱火点燃。





爱这蓝眼睛的姑娘，
她非同昔日爱人一般，
勿须斟酌再三
是否值得爱恋。



突如其来的爱情
令人无法躲避；
情窦既能重新开绽，
说明此法有效无疑。

1948年

○第二者

道路的形成并非归于先者，
踏成路的是追随而来的人，
那个第二者。
假如没有他，
世上也就无道路可说。
他的困难委实不小，
他既非圣贤，也非先觉，
下定决心，集中精力，
挺身把门槛迈越。
迸发的是一种怎样的思想啊！
顷刻间崩溃了往日生活，
习惯的基础统统覆灭。
他称得起伟大而卓越。

没有人夸奖,将来也
不会有人夸奖这个第二者。
他是个无名英雄,
他是——房舍、农村和城廓!
先行者为了这第二个
才踏步前行,忍受一切,
为的是后继有人,
为的是能有追随者。
我曾看到,一个战士
睡眼惺忪,脚踏白雪,
在队伍前匆匆集合,
迈着沉重的步子行军黑夜。
冒着暴风雪般的机枪扫射,
他目光朝后一闪:“跟着我!”
跟上来了第二者。
就是说,后面是连队
以及整个俄罗斯祖国。
我尊重先者。我更相信第二者。
世上具有决定意义的
是第二者,而非第一者,——
他不是神仙,不是皇帝,也非豪杰。



1962年

(王忠亮译)

梅日罗夫

梅日罗夫,А·П·(1923—)俄罗斯诗人,曾参加过保卫列宁格勒的战斗,1948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作品有《路途遥远》(1947)、《归来》、《与雪告别》



别》等诗集。梅日罗夫的诗歌题材广泛,风格朴实完美,富有节奏。

诗人的《诗集》获1986年苏联国家奖。

○“我爱……”

我爱——是的,你是对的,
你如同昔日一般
虔诚地笃信
这千古不灭的语言。

我爱……
然而,为什么
我与你在一起竟如此不安,
为什么两个倒比一个
还要艰难?

我对一切已逐渐习惯,
爱情也不重视如前,
于是我对单身
寄托情意,
一反以往的恶感。

为什么我俩要合住在一起,
在这个房间里何乐之有:
床铺如此狭窄,
枕头硬得硌头,
两眼无视事实究竟,



将狂癫称为命运之舟？……
为什么，为什么我俩要合住在一起，
既然情不拢你，意不我投？……

○书上的题词

一知半解危险至极，
称呼历史为“你”，
但同时却粗暴地要人相信
其所言所讲均乃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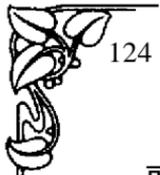
一知半解貌似法官，
嗡嗡震响如同电线扯起，
假如对它进行检验，——
只有一半似有道理。

一知半解如同黠武思想——
傲慢的一团混杂体，
只能招致危险，
使人们受害无益。

○“即使我的寿命并不长”

即使我的寿命并不长——
我也要活得富有意义。
也许我会被弹片击中，
猝然仰面倒向草地。





或者是调上一颗流弹，
使我的道路拦腰折断。
在哪儿——我并不确切知道，
可是我知道会这样归天。

在我死去的那个时刻，
请在我脸上盖一面军旗，
把我在潮湿的土地里掩埋，
把我掩埋在祖国的土地里。

请用火红的近卫军旗，
遮盖住我的苍白的面容——
军旗上绣着的我们师的番号，
仍然在我的头脑里闪动。

军旗的番号用金线绣成，
军旗在战斗中随风飘扬，
它激励我们，鼓舞我们，
使我们感到喜气洋洋。

○ “大车巷是一条最狭隘的胡同”

大车巷是一条最狭隘的胡同……
在大车巷，我同你不可能迎面错过！……
可是二十年前我们毕竟错过了，
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



也许是由于大雾……也许是由于风雪……
那又算得了什么……时间不会倒退……
我们错过了——彼此都没有看见，
这件事再也不值得追悔。

不要追悔，但要想想付出的代价——
你感到绝望，你感到痛苦，
都是由于天生一对的两个人
那时在大车巷里迎面错过。

○ “时间在迅速地奔跑，飞逝”

时间在迅速地奔跑，飞逝，
生活却并不令人厌倦，烦闷。
我看见一个教室——那里
情况反常：
儿童
在教导
老人。

在那里，我已经两鬓如霜，
行动缓慢、衰颓、畏缩，
站在白色的黑板前面，
用黑色的
粉笔
改错。



(张草纫译)

德鲁宁娜

德鲁宁娜 И.О.В. (1924—) 俄罗斯女诗人。生于莫斯科职员家庭,十七岁奔赴前线参加了卫国战争。作品有《身穿军大衣》(1948)、《谈心》、《前线来风》、《现代人》、《警报》、《战壕之星》等。德鲁宁娜的诗歌大多为战场抒情诗,战争和爱国主义是贯穿她整个创作的红线。她写战争的严酷,也写战争中的欢乐。她回忆战场上度过的青春,并用来检验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崇高的道德情操,纯洁的心灵,真挚的友谊和忠贞的爱情——是诗人作品的基本特色。诗集《没有不幸福的爱情……》获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高尔基奖(1975)。

○ “莫问我 莫要问”

莫问我,莫要问,
我不知在何地学得温柔多情。
军大衣是我青春的时装,
眼中所见是草原上一排排士兵的荒坟。

烧焦的烟囱挺着歪扭的腰身,
俄国大地在战火中呻吟。
小伙子弹伤累累,紧闭双唇,
那上面可曾印过少女的亲吻?

不!我们并不是从战报中
知晓大败退中的苦战。
我纵身跳上行驶的炮车
又投入战斗的烽火硝烟。

傍晚,我来到阵亡将士的墓前,
垂首而立,默默悼念……
我不知在何地学得温柔多情,——
也许就是在那炮火连天的前线……

1946年

○ ‘妻子的命运——是等待’

妻子的命运——是等待。

这又怎样?她们已经习以为常。
等待丈夫从会议、从幽会、从战场归来。

这就是妻子的“职业”——
丈夫耽搁在什么地方,
妻子在家中等待。
焦躁、惊恐、忧伤……
坐卧不安地等待。
假如女人真的只是配偶,
妻子这种“职业”可真是苦差!

○ ‘我们把自己的爱情埋葬了’

我们把自己的爱情埋葬了,
在坟头竖起了十字架。
“谢天谢地!”两个人同时说。
可是爱情从棺中挺起身,



将我们责怪、数落：

“你们做了些什么？我还活着！”

○ 我们与星际旅行的宇宙飞船同代

我们与星际旅行的
宇宙飞船同代，
似乎无心顾及
长空哀怨的鹤唳？

也许真的过时了，
也许真的不再需要了，
那水波的涟漪，月亮的闪光，
那莺雀子夜的鸣啼？

不！我们还不至于那样乏味；
愈接近另一些世界，
心中对地球诗歌的爱
就愈加炽热无比。

我坚信，我的曾曾孙辈，
在火星上也会突然思乡，
想念黑海和伏尔加河滩，
想念南飞的候鸟掠过天际。

他会在浩瀚的宇宙
用激情的目光寻找

自己的爱情,自己的欢乐——
那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

○对女儿的训海

人生孰能无过，
除非一辈子苟且偷安。
好女儿，怨只怨你的过失
不是由于精神的贫乏，而是由于心灵的丰满。

有诸多追求并非不幸的根源，
最害人的是心灰意懒。
在黑暗中探索谈何容易，
走上坦途也非一日之间。

一旦冲破黑暗——就要勇往直前，
莫再向妈妈乞求支援……
我愿你爱情纯洁如透明水晶
我愿你工作如意像顺风扬帆。

假如有人突然把你欺骗，
你定要经受住痛苦的磨难。
怕只怕心中宠爱谎言，
“爱”的时候也打着算盘。

对有过失的人要留情面，
自己有错——决不遮掩。



我们毕竟是人，不是机械，
生活终归不会那样简单。

1960年

○如何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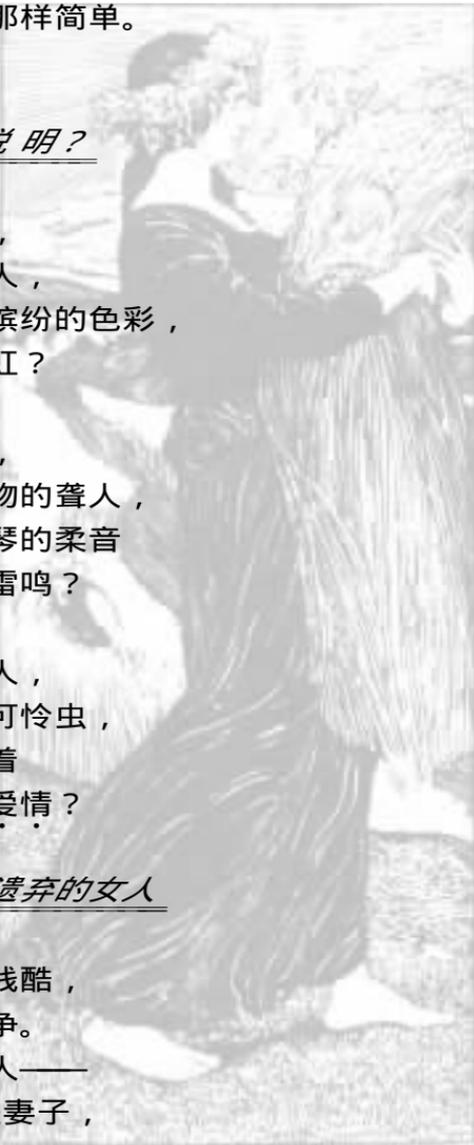
对天生的盲人，
两眼漆黑的盲人，
如何说明春天缤纷的色彩，
天上瑰丽的霓虹？

对天生的聋人，
不知声音为何物的聋人，
如何说明大提琴的柔音
或威震天地的雷鸣？

对天生的冷血人，
对感情苍白的可怜虫，
如何说明蕴含着
大地奇迹秘的爱情？

○写给被遗弃的女人

生活有时十分残酷，
像任何一场战争。
你成了孤身一人——
不是寡妇，不是妻子，



深深的痛苦，
茫茫的虚空，
只觉得天塌地陷，
不见一丝光明。
我理解你这种可怕的心境。
不过已经无法可想了——
只因为没有爱情。
跪下苦苦哀求？
给他点厉害尝尝？
向工会和党委告状？
全都无用。

也许，会给他警告处分，
也许，慑于压力，
他会回到家中，
可怜巴巴地站到门口
四面张望，满脸冷冰，
假情假义地拥抱你，——
何必装出这副模样，
像半个丈夫，半个俘虏，
让你哭笑不能……
世上没有更惨的罪行
基于没有爱的爱情！

1963年
(王育伦译)



维诺库罗夫

维诺库罗夫 E·M·(1925—)俄罗斯诗人。不满十八岁就参加了卫国战争。1951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关于职责的诗篇》。此后陆续出版的诗集有：《战时抒情诗》、《湛蓝》、《人的面孔》、《话语》、《音乐》、《性格》、《节奏》、《风景》、《比喻》、《对照》等。

维诺库罗夫擅长情诗。早年的诗以战争题材为主，后来逐渐转向日常生活题材以及对人类命运、道德问题的探索。他的诗富于哲理性，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美

仰目一望——

满天繁星！

耀眼的高空中洋溢着多少青春的力量？！

人有饱腹的欲想，

但更强烈的却是对于美的渴望。

我们也曾有过几多美的享受……

晚上，当行军途中欢快地小憩，

连队的鞋匠

折磨着手风琴，

顽强地为我们把美来争取。

美是短暂的，也不显眼，

一闪而过，旋即消亡：

清晨是那远方山上的一棵小白桦树，

夜里——是那河水里被打碎的月亮。

还有过这样的情况 秋天 坦克陷进淤泥，
加大马力，弄得乌烟瘴气——突然间
美呵，变成波兹南农妇纯洁的目光，
在手搭的凉棚下狡黠地向我们张望。

1953年

○ “人的面孔有多么美妙可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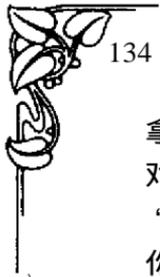
人的面孔有多么美妙可爱！
我愿时刻观看，永不感到疲倦。
然而，请想象：在偏僻的小镇或是喧闹的京城
你突然碰上一个卑鄙家伙的嘴脸。
你会毫不掩饰自己的鄙夷和恐惧，
拐到别的方向，设法把他躲开。
你会永远记住：那令人作呕的佯笑，
那象水银般滴溜转的眼珠。
要保护人的面孔。时刻保护那
年轻的双唇和眼睛。
就像不要惊动湖面上的天鹅，
千万别惊动那平润的面孔上童贞、纯洁的表情。

1957年

○ “我的邻座……”

我的邻座往汤里厚厚撒上胡椒粉，





拿起酒杯，
对我开导：
“我的朋友，你天真，又好轻信，
你的生活不会好。”

但我的命运有了另样的安排，
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好：
我刚离开校门
马上去战场报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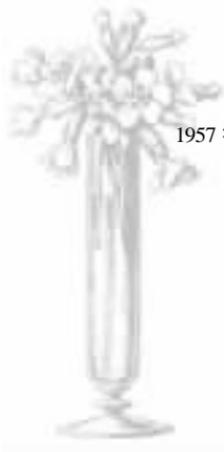
在震耳欲聋的轰鸣中，
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
狡黠、心计——根本不需要，
诚实、信赖——至关重要。

我啃着黑面包——面包也香甜，
我待人忠诚——全连都喜欢，
我的不足
变成了我的长处，我的优点。

○ “我的爱人在洗衣裳”

我的爱人在洗衣裳，
肩膀在来回摇荡。
两只瘦手已洗得白裂，
湿漉漉的衬衫挂在绳上。

1957年



她把洗剩的肥皂头寻觅，
而它明明攥在自己手里。
她的头发在脑后高高挽起，
令人可笑，又感到分外亲昵！

我的爱人在洗衣裳。
她笨拙地移动着肘臂，
为了不使额头沾上皂沫，
将垂落的发络轻轻拢起。

亲爱的她，一忽儿肩头垂下，
眼睛盯着窗外，一言不发；
一忽儿又轻声地哼着歌曲，
殊不知我已多时将她观察。

已是落霞斑斓的黄昏，
窗外笼罩着一片谧静。
耐不住皂味和碱气的刺激，
她懊恼地眯缝起眼睛。

在这辽阔的世界人间，
哪怕将所有城市找遍，
也没有什么比这双瘦手更美好，
比这忧郁的目光更令人爱怜。



○诗人

诗人当过乞丐,也当过君主。
有的漂泊天涯,葬身鱼腹。
有的像肥头大耳的小职员,
彻夜挥笔抄写,悒郁寡欢。
有的如维尤因盗窃被判处绞刑。
有的当过宫廷侍从,官冕锦衣,
亲吻着宫中女官的纤手,感激涕零;
有的曾慷慨悲歌,在巷战中献出了生命。
有的是盲人,弹着古斯里琴,踟躅市井,
有的曾铃声叮咛,奔驰在高加索的山路曲径。
然而,不管他干过什么,是何许人,
诗人却无论何时何事从未背叛过自己。



1961年

瓦申金

瓦申金, К·Я· (1925—) 俄罗斯诗人, 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 自幼受到诗的教育和诗歌艺术熏陶。二次大战后开始写诗, 在名诗人伊萨柯夫斯基指点下, 日趋成熟。1948年从高尔基文学院毕业后, 正式发表诗作。1951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哨兵之歌》, 以后陆续出版有《抒情诗》、《春天》、《书上的题词》、《窗》、《经验》等多部诗集并创作有长诗《人的一生》。此外, 某些作品还被谱成歌曲(如《我爱你, 生活》等), 广为流传。诗人善于描绘心理活动及表现瞬间即逝的情景, 其作品的基本主题为对大自然的热爱、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以及借平凡琐事抒深奥哲理等。诗集《人的生命》获1985年国家奖金。

○“我爱你,生活”

我爱你,生活,
——致 M·别尔聂斯
爱你自然质朴,妩媚无华。
我爱你,生活,
我爱你,难以抑住爱的迸发。

窗棂里已燃明灯火,
我下班回来步履拖沓。
我爱你,生活,
我愿你美好倍加。

我已经得到了许多:
广袤大地,海角天涯,
并早已具备了男子汉的
无私的友爱和豁达。

置身于每日的繁忙嘈杂,
我庆幸自己无一时闲暇!
这便是我之所爱,
生活,你悉知其含义的广狭。

鸟啾莺啼,激情迸发,
似明又暗,亲吻在朝霞。
爱情的顶峰——孩子,



这种奇迹多么伟大！

我又与儿女一起走过车站、码头；
一同度过童年，再温韶华；
今后孙辈们出生于世，
此景此幕必将重演复加。

啊，光阴飞逝如梭，
我们已苦恼地窥见丛生白发。
生活啊，你可曾记得那些士兵，
为保卫你，他们献出了年华？

春日的歌曲管乐齐鸣，
让我们将欢乐尽情抒发，
我爱你，生活，
但愿能得到同样回答。

1956年

初恋

在那动荡的少年时代，
战争爆发前不到半年，
我们九年级的两个小伙子。
同把一个女孩子爱恋。

爱情并非人人都有，
但初恋每人都能享受。

这两个小伙子啊
都对成功孜孜企求。

突然吹响庄严的号角，
祖国母亲呼唤男儿从戎，
小伙子们挺身而出，
参加战争投入第一场战斗。

美丽的姑娘耐心等待，
期望他俩早日返回家园，
而他俩又各怀希望，
以为只对他一个衷心爱恋。

他们各自等待那一日到来；
那时她将把爱火燃烧；
但战争刚刚结束，
她却投入了第三者的怀抱。

她那明丽的发辫已经剪掉，
往事桩桩全都飞入九霄……
唉，假如那两个小伙子能够复活，
这一切也并非有什么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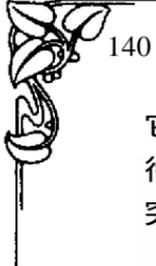


1960年



到处都有窗陪伴着你，





它们宛若星辰，白日姿影难望，
待到傍晚时分神奇般再现，
突然闪耀出点点光芒。

它们的光芒透过温暖的空气。
一颗星。又一颗星。还有一颗星。
“星星上可有生命存在？”——
我肯定地回答：“那是当真！”

这些星有自己的云雾和光斑，
天文学家，何不悉心钻研！
请看这颗我们熟知的星，
它具有的光线并非一般所见。

它们在繁乱的枝桠后面眨眼，
水洼中也闪烁着这些光线。
一旦将插头从插座上拔掉，
整颗星儿倏忽隐遁不见。

那时庭院顿时变得荒凉空寂，
昏黑的周围失去了固有的光彩。
破灭了那令人神往的世界，
于是我坠入了无限悲哀。

○ ‘双双对称……’

双双对称的塑像和画面，
委实令人烦恼，
千篇一律的谈话和房间
引不起兴趣多少。

非为委屈，也非为狂暴，
——这点应该理解到！——
我真想把诗行全都报销，
但理智却不能随同毁掉。

你轻轻摇着头，
脸上露出微笑：
“一切生物都具有对称性，
无论是人、动物还是花草。”

此话有理。可是请看
白桦。请往树干上瞧：
朝北的枝短叶小，
朝南的枝叶繁茂。

还有，请勿忘掉——
火热的心在左方跃动，
我的右侧胸腔里
岂有另一颗心在跳？



1961年

○ “说你们已消失在黑暗世界”

说你们已消失在黑暗世界，
 这种说法毫无道理，
 身边无你们存在。但我们活在世上，那你们就永远
 活在我们心里。

爱过你们的那些女孩子们
 曾为你们的不在而哭泣，
 可是年复一年已把你们忘记；
 而我们还记得你们，如同记得自己。

在丛林丘陵的边地，
 点点星火忧伤战慄，
 那时你们方能与我们永别，
 斯时我们的生命也不再继续。

1965年

○ “我们都随着年岁而改变”

我们都随着年岁而改变。
 这变化不在于头上的白发。
 在堆积如山的岁月影响下，
 有的人更聪明，有的人更油滑。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界限
会一下子变得泾渭分明：
有的更猥琐，有的更严肃，
有的更傲慢，有的更忠诚。

然而，也有人保持不变，
使大家都感到捉摸不定——
我们用温和的目光看着他，
心中暗暗怀着怜悯的心情。

火柴

划上一根火柴，
出现一轮金光。
这是光明与黑暗
一次小小的较量。

短短的一瞬之间，
这是对暴雪和阴雨
统治的黑暗王国
作出的大胆抗拒。

无边无际的黑夜，
看吧，用合拢的手掌
构成的一幢小屋里，
又出现了一星火光。



不管在什么地方，
到处是一片漆黑——
可是那粗硬的手指
却闪出微微的光辉。

○ “树木和花草”

树木和花草，
不需要人们夸奖，
它们需要的是雨露浇灌，
使它们能自然生长。

我并不期待赞美的彩声，
也并不怎样感到懊丧。
只需要我的书在人们手中翻阅，
像小树一样沙沙作响。

(张草纫译)

第四代苏联诗人与诗作

叶甫申科

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叶甫图申科 生于一九三三年。

叶甫图申科一向以政论诗闻名。在五十年代后半期和六十年代初期，他曾经吸引了大量的听众和读者，据说其中大部分并不是诗歌的爱好者，而只是对他的诗歌内容感兴趣。苏联有一个评论家后来曾因此借用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半句诗来挖苦他：“你可以不是一个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

全句是：“你可以不是一个诗人，但你必须是一个公民。”其意思就是说，叶甫图申科在那时红得发紫，并不是靠他的诗写得好。你可以不是一个诗人，但也能拥有许多读者和听众。

但是叶甫图申科也善于写抒情诗。他在一九七〇年出的抒情诗选集《白雪纷飞》在苏联曾受到一致好评。有的评论家甚至说，过去叶甫图申科的政论诗盖没了他的抒情诗，而其实他的抒情诗比他的政论诗写得好。还有评论家说，叶甫图申科写历史题材的叙事长诗（指他在六十年代后半期起发表的《布拉茨克水电站》、《喀山大学》和《在自由神像的皮肤后面》）是冒险，是志大才疏，吃力不讨好，倒不如去写写抒情性的小故事比较合式。有人认为，叶甫图申科的抒情诗往往写得太长，把话说得太明白而不够含蓄，这是对读者理解能力的不信任，但其实这正是他的诗歌能吸引“并不喜爱诗歌”的群众的原因之一。

叶甫图申科自己似乎并不想把政论诗和抒情诗分开。他的《内心隐秘的抒情诗》（1962）就是想说明，他的政论诗也就是他的抒情诗。这首诗的内容并无新意，不过是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拙劣模仿（不写夜莺而写阶级），但这首诗却也反映了他的创作原则。其实，他过去赖以成名的政论诗乃是苏联五十年代某种社会思潮的传声筒，他和他的“响派”同行在六十年代一齐陷入“危机”（表现为：一度被内容吸引的读者大量离去和评论界的频繁抨击），说明他那时的政论诗只是昙花一现的现象。这是决不能与马雅可夫斯基同日而语的。

叶甫图申科在世界各地旅行，写了许多国际题材的诗歌。《我想……》是以狂想的形式对世界上许多事情的综述，同时标榜他自己是一个多么好的国际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因此是有代表性的。自我标榜是叶甫图申科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特色，过去曾因此受过批评（一九五五年发表在《十月》杂志上的组诗），但是在他后来最好的抒情诗《白雪纷飞》和纲领性的《内心隐秘的抒情诗》里，仍有很强烈的自我吹嘘的味道。这其实是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不，不，我不是到这儿来的》（1968）倒是反映出了他在创作上彷徨歧途、无所适从的心情。

在诗歌形式上，叶甫图申科以标志新异著称。其实他独创性很少，而模



仿性很强,一九六八年,有一个苏联评论家(列·奥泽罗夫,也是诗人)曾给他算了一笔帐,列举具体事实,证明他的诗歌中至少模仿了十四个苏联诗人的作品,并且指出,这样下去,就不可能形成叶甫图申科自己的创作风格。

必须指出,叶甫图申科在反斯大林和反华上,是苏联诗人中很突出的一个。

○白雪纷飞

白雪纷飞,
仿佛沿着一条直线向下滑……
咳,多想一直活在世上啊,
这,看来也不可能。

有些人的灵魂,无影无踪,
消逝在远方,
正象白雪那样,
从大地飞向穹苍。

白雪纷飞……
我也同样要离去。
不为死亡而伤感,
也不盼望永恒的生命。

我不相信奇迹。
我不是星星,也不是白雪,
我将不再存在,
永远,永远不存在。



我也在想,惭愧得很,
嗯,我究竟干了些什么,
在过眼烟云的一生中,
我爱什么,胜过自己的生命?

我爱过俄罗斯,
用我的热血和脊背,
我爱过她的河流,在它泛滥
和冰封的时候。

我爱她五壁房^①的气味,
我爱她松树林的气息,
我爱她的普希金、拉辛^②,
我也爱她的老年人。

即使生活得不愉快,
我也从未牢骚满腹,
即使我生活得不合式——
我总算是为俄罗斯而活。

我诚惶诚恐地
为一个希望而苦恼——
我尽管力量有限,
但也为俄罗斯效过劳。

① 俄国式农民房子。

② 拉辛(?—1671),俄国农民起义领袖。



让她轻易地
把我忘记吧，
只要她能
永世长存，永世长存……

白雪纷飞，历来这样，
历来这样，
普希金、拉辛时代这样，
我死后也是这样。

白雪纷飞，
白得耀眼，刺疼眼睛，
我和别人的脚印
都被白雪盖上。

永世长存，我办不到，
但我有一个希望：
只要俄罗斯存在，
就意味着，我也存在。



1964年

不，不，我不是到这儿来的

不，不，
我不是到这儿来的。
真是荒唐透顶，
我走错了门儿。

想不到

我手里也举起酒杯。

想不到

女主人的目光那么温柔。

“咱俩跳个舞吧，怎么样？”

你脸色苍白……

是睡得

不好？”

我感到

无地自容，

但又急忙推说：

“我要整理整理衣裳……”

不，不，

我不是到这儿来的……

但紧接着：

“我都怪酒喝多了……”

为什么不是这儿呢？

就是这儿嘛！……

你惹得大伙儿扫兴，

而自己却洋洋得意。

热涅奇卡，跟你简直没有法子想……”

我把冰冷的双手插入口袋，

四周街道被一片白雪覆盖。

我钻进出租汽车。

司机，快开！

在索科尔郊外



有一个房间。

那儿一定有人把我等待。

她为我开了房门，

可她怎么啦？

她的目光为什么那么怪？

“已经快五点了。

你怎么不再晚些儿来？

好吧，请进……

现在你还能上哪儿去……”

我哈哈大笑，也许是，号陶大哭？

我在凑两句小诗，

结果却非常糟糕。

我避开她的眼睛，

哆嗦地向后退：

“不，不，

我不是到这儿来的……”

夜又来临了，雪又飘下了，

谁的歌声那么放荡？

谁的笑语那么清脆？

我真想吸支烟呐。

暴风雪中闪现出普希金笔下的白毛鬼，

好怕人哟，齜着牙，咧着嘴。

奇怪的杂货摊，

药铺子

和社会保险公司……

不，不，

我不是到这儿来的。

我钻进暴风雪,仿佛掉万丈深渊。
走,
 拱肩缩背,
仿佛输了什么,
却无力偿还……

1968年

○我想……

我想
 诞生在
 所有的国家,
好让地球象西瓜那样,
 亲自为我揭开
 它的奥秘;
我想成为所有海洋里的
 所有的鱼,
和全世界大街小巷里的
 所有的狗。
我不愿向任何上帝
 顶礼膜拜,
我不愿扮演
 信奉东正教的嬉皮士,
而想深深地深深地
 潜入贝加尔湖底,
然而涌出水面的时候,
 已呼哧呼哧地



浮游在密西西

比。

我想在我的可爱又可憎的

宇宙里，

做一株孤零零的牛蒡——

也愿做娇生惯养的紫罗

兰，

我想做上帝创造的一切生灵——

哪怕是最下等的癞

皮狗，

而决不做一个暴君，

也决不充当暴君手下的虎狼。

我也愿做

任何处境下的人：

哪怕是雅典监狱里惨遭严刑的囚徒，

哪怕是香港贫民窟的瘪三，

哪怕是孟加拉的一个活骷髅，

哪怕是拉萨行乞的癞汉，

哪怕是开普敦的一个黑人，

但决不做一个人间败类。

我但愿躺在

全世界所有外科医生的手术台上。

做一个驼背、瞎子，

忍受一切疾病、缺臂断腿的痛苦，

做一个战争中的残废者，

到处去拾肮脏的香烟头

只要我身体里不爬进
卑鄙的、傲慢自大的细菌。
我不愿忝居贵人之列，
当然也不愿侧身于懦弱
的畜群，
不愿充当畜群里的狼狗，
也不愿做迎合畜群的牧
人。
我也想得到幸福，
但绝不依靠牺牲不幸者的幸福，
我也想得到自由，
但绝不依靠牺牲不自由者的自
由。
我想爱
世上的一切女人，
倔也愿成为一个女人，
哪怕只有一次……
大自然，母亲哟——
你贬低了男人。
为什么你不把母性赋予他们？
如果男人肚子里
心脏下
也有胎儿在颤动，
那他们大概就不会
这么冷酷无情。
我想成为一切人的必需品——
即便是哭肿了双眼的



越南妇女手中的一碗米

饭，

即便是海地监牢里混浊菜汤中的

一片洋葱头，

即便是那不勒斯小酒店里的

廉价酒，

即便是沿着月球轨道运行的

宇航员的一小块干酪：

让人们吃掉我吧，

让人们喝干我吧，

只要我的死亡能给人们带来好处。

我想要成为与世长存的人，

叫历史作难，

要让它目瞪口呆，

看到我对它肆无忌惮：

我要用进入俄罗斯的加夫洛希^①的精神

锯开普加

乔夫的囚笼，

我要套上普欣^②的三套马车，

把涅费尔

基茨

拉到米海洛夫斯科耶庄园。

我真想要一眨眼就把空间

① 加夫洛希，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的代表作《悲惨世界》中的一个富有爱国主义精神、曾参加法国大革命的十二岁男孩。

② 普欣（1798—1859），十二月党人。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枢密院广场起义的积极参加者，普希金的朋友。

扩大百倍：

以便在同一个时刻
在勒拿河上和渔夫们开怀痛饮，
在贝鲁特拥抱亲吻，
在几内亚的铜锣声中翩翩起
舞，
在雷诺工厂参加罢工，
在科帕卡巴纳跟小孩玩球追
逐。
我想懂得一切语言，
就象一股地下的潜流。
我想一下子从事所有的职业，
于是我就能做到：
让一个叶甫图申科仅仅是个诗人，
而第二个是西班牙的地下工作者，
第三个是柏克利的大学生，
而每四个梯比里斯的冲制
工。
啊，每五个是阿拉斯加半岛上的
爱斯基摩人孩子们的教师，
而第六个则是某个国家的
年轻总统，
就算是塞拉利昂吧，
而第七个——
还仅仅是童车上
摇着拨浪鼓的婴儿，
而第十个……





而第一百个……

而第一百万个……

我只做我自己还不够——

让我成为所有的人吧！

每一个生灵

一般都是成双成对，

然而上帝，

却偏偏吝啬一张得写纸，

在上帝出版社

里

只把我印成

仅有的一份。

但我要把上帝所有的牌儿都打乱，

叫上帝不知所措！

我要有千百张脸孔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要大地在我的脚下轰鸣，

我要电子计算机

在登记我在全世界的户口时发狂。

我但愿能在世界上所有的堡垒

为人类

搏斗。

我紧紧地偎依着比利牛斯山，

风尘仆仆地穿过撒哈拉沙漠，

我要把人们伟大的友谊牢记在心，

而决不拜倒在

廉价的世界主义脚下。

可是当我作为轰动西伯利亚的维唐^①而死去时，——

请别把我埋葬在

智利，

也别埋葬在意大利土地上

而葬在我们的俄罗斯，

葬在绿草如茵的

静悄悄的山

岗上，

我正是在那儿生平第一次

感到自己就是所有的人。

1972年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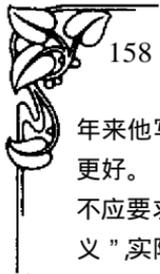
罗伯特·伊凡诺维奇·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生于一九三二年。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是近年来在苏联的广播和电视中、报纸和舞台上最受欢迎的一个诗人。据说，他的诗在苏联被印得最多，唱得最多，听得最多，看得最多。评论界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他写的诗通俗易懂，能吸引人。但是多了不免滥，受到鼓掌欢迎的也不全是好诗。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自己曾经就此写了一首诗《戡想》(1967)，表示要磨炼性格，慎重地而不是潦草地写诗，要找寻比塔什干的地震更有分量、比银河系更巨大的词。这也可以算是他的一种创作宣言。但实际上他后来写的诗仍是越来越多，而且仍有许多粗制滥造的东西。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政论诗被公认为他的创作中最强的方面。近十多

^① 弗朗索瓦·维庸(约1431—1463年以后)，法国抒情诗人。维庸的诗摆脱了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影响，充满社会的主题和自由的思想。主要作品有《小遗嘱》(1456)，《大遗嘱》(1461)等。





年来他写了许多国际题材的政论诗,有人说这些诗比他的国内题材的诗写得更好。《不是童话结尾的童话》(1973)用夸张和讽刺手法强调小国应当裁军,不应要求拥有核武器,十分典型地体现了他的诗歌的“公民性”和“现实意义”,实际上是在宣扬霸权主义的理论。对国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诗主要抨击社会上的市俗习气。无题诗《头上星座闪烁》就是这方面著名的代表作。如果说斯鲁茨基一九五九年写的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抒情诗人》讽刺社会上过分讲理智而忽视诗意,那么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这首诗讽刺的就是过分讲实惠而不要精神生活。两首诗相隔十一年,苏联社会中诗意和浪漫主义继续缺乏,精神面貌则进一步退化,从讲理性而变成了讲实惠,唯实利是图成了社会上的一个大问题。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这一代诗人没有亲身参加过卫国战争,但是在童年时代也吃过战争的苦,还往往失去了父兄。因此他们这一代人又称为“孤儿一代”或“战时儿童”一代。这使得他们这一代诗人写的战争题材的诗与战争一代诗人有很大不同,内容以回忆父兄和战时苦难的生活为主。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整个他作中,战争题材的诗占很大比重,在同一代诗人中他是很突出的。例如他的献给“战时儿童”的长诗《安魂曲》就十分有名。这里介绍的一首《父与子》描写儿子长大了去找阵亡父亲的坟墓,就反映了“孤儿一代”诗人的特色。

○我想

而我,
一个忧郁而又快活的人,
瞧着
这奇异的世界,
想找到一个
比塔什干地震更有分量的
词!



我微微地眯缝着眼睛
象一个局外人，
磨炼
自己的性格，
想找到一个
比银河更大的
词！



我咳嗽、脸色苍白，
我弃绝
胡乱堆砌的东西，
想找到一个
比初生儿的前囟更柔嫩的
词！

1967年

父与子

献给 M·马戈马耶夫

常有这样的情况：
歌儿既不能在清醒时
也不能在梦中唱。
父亲想从战争中归来，
可他却滞留在
疆场。
二十年过去了，还更多一些……



儿子愁绪满怀，思念难耐，
有一次他来到了波兰——
探望

生身的父亲。

他找到了他，
接着——
低下了自己的头，
他已经比
战斗中牺牲的父亲

稍稍年长……

而在墓地上，

坟前放着

雪白的鲜花，
鲜花如今像
医院的绷带。

旗帜啪啪地飘动，
下着稠密的、连绵不断的

雨……

一些波兰人
来到儿子身旁，
默默地和他待在一起。

后来有个人说道：

‘对不起……’

普天下都记得

这位战士。

可是您，大概，
想

让他安睡在

故乡的土地上?……”

潮湿的风吹得树叶沙沙响，
雨珠儿在眼镜片上颤动……

儿子小声地回答：

“父亲这就是安睡在故乡的土地上……”

1973年

○***

头上

星座闪烁，

两只手自己伸向

火……

我感到多么可怕，人们习惯于

睁开眼睛，

面对白天而不惊奇，

只习惯于活着，而

不去追求神话世界，

对待诗歌，就象修道院的经卷。

捕捉神鸟

是为了做一碗烤鸟肉稀饭，

而捕捉金鱼——

是为了做一碗鱼汤。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

1970年



○不是童话结尾的童话

有一个如此渺小的国家，
它军事检阅时
从开始
到结束，
部队

在原地操练步法，
因为，如果另下一道口令
(不是“原地踏步”，
而是“开步走……”)，
就很容易爆发一场战争，
第一步
一步就跨出了国界……

这个国家是如此之小，
当一个著名的面包师打喷嚏
(他之所以有名，
是因为他是这个国家
独一无二的面包师)，
当他打了三个喷嚏，
邻国的面包师们
就很有礼貌地说：“大吉大利”，
并且用手掌
擦去脸上的唾沫……

这个国家是如此之小，
它的全部公共交通
是一辆没有发动机的公共汽车，
它——

日日夜夜
闪耀着镍、铬和油漆的光彩，
固定在坚定的花岗岩基座上，
把主要街道
一隔为二，
于是谁

想要乘车，
就按照规定，从后面的平台进去，
买好票，
坐上舒适的沙发椅。
接着——坐上一刻钟，
站起来
和乘客们一起
从前边的平台出去——

他感到心满意足——
因为已经到了国家的另一个尽头……

这个国家是如此之小，
在举行
田径比赛时，
全体运动员
只参加——
(就象商量好似的)



一个项目：

跳高。

别的种类不发展，
因为甚至百米的距离
中间就要
穿过
国境线。
这条国境线的两边
有几个岗亭，
运动员
跑到熟悉的边境
就站住，
出示自己的护照。
办出境签证，
入境签证。
然后他痛苦地
和邻国的警察争吵，
警察首先要
参加比赛者的
名单
(万一不是运动员，而是嬉皮士呢！……)，
然后把这名单译成
邻国响亮的语言，
所有的人都盖上指印，
接着——
让你继续跑，
这样才能结束这比赛。



有时——
你想得到吗？——
竟还创造了新纪录……



这个国家是如此之小，
这个谦逊强国的居民
只繁殖了一只家禽
和一只很小的有角动物
(这是我对牡绵羊的尊称)，
至于说更大一点的兽类，
那就是这个国家唯一的一头奶牛，
它在临死之前
把这儿唯一的一块草地上
所有的草，
这个国家仅有的两棵树上的
所有树叶，
总理府旁的
全国唯一的花坛上
所有的花一点不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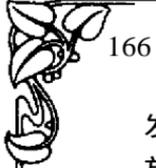
(想想也可怕！)

全部吃掉。
这还是前年的事。
全体人民迄今还心有余悸地
谈论这头饿牛的

吼叫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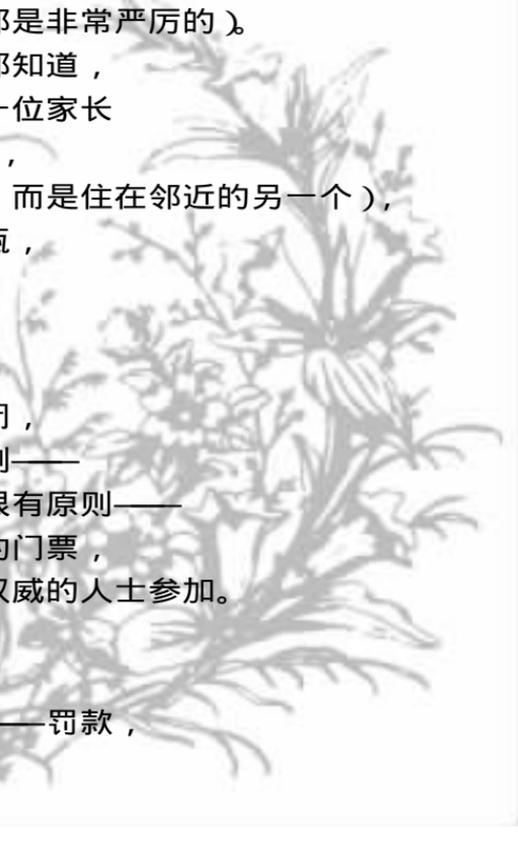
这个国家是如此之小，
当一个家庭坐下来用膳，





发现汤里
放盐太少，
家长打电话到外交部
和外贸部，
因为放盐瓶的

一只台角
已经完全是别人的领土，
人家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典
(顺便说说，那是非常严厉的)。
这件事全国都知道，
因为有一次一位家长
(不是这一个，
而是住在邻近的另一个)，
伸手去拿盐瓶，
于是这只手
马上
就被逮捕！
手被关了禁闭，
后来开庭审判——
喧嚣、庄严、很有原则——
还出售廉价的门票，
有不少颇有权威的人士参加。
家长的右手
被判处，
第一——罚款，
第二——
一年徒刑



(缓期执行)……

结果，

这不幸的家长
处于为难的境地：
这以后的整整一年，他——
只靠一只左手——
赚钱交罚金
和养家活口……

这个国家是如此之小，
它的乐师们
很早以前就只
演奏长笛和提琴，
只演奏最小的长笛和提琴！——
别的他们什么也不演奏。
钢琴他们只有在电影里看到，
还有——在画报上。
因为钢琴这种神秘的漂浮的冰山，
尽管使尽力气，
也无法登上
这个国家的
土地。
不，说得正确些，钢琴本身还能放得下，
可是那样一来

演奏家

就没有地方。

(而从国界外面来弹钢琴——



请您同意——
那是不很爱国的!).....

这个国家小得不可思议，
邻国
都尊重它，
谁也不想向它进攻，
可还是有

一个退伍的将军

(本国出生的
一个大爱国者)
几次三番在议会上发言，
几次三番对中央级报纸的记者

发表谈话，

写信给国家的首脑，
坚决地、一个劲儿地
骂

工会和共产党员，
要求增加军费，
赞美自己的军队，

要给军队

装备
原子
武器！



沃兹涅辛斯基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沃兹涅辛斯基,生于一九三三年。

在当代苏联诗人中,沃兹涅辛斯基是个极为突出的人物。这首先表现为他得到的评价迄今为止一直十分矛盾。有的人把他骂得极坏,有的人把他捧上了天;有的人说他的诗是赤裸裸的情感,有的人把他列为“智力诗派”的代表;有的人说他的诗不过是对世俗生活的新闻报道,有的人说他的诗意思艰深,不知所云;有的人说他的诗不道德、“不卫生”,有的人却说他是道德上的理想主义者。

人们对沃兹涅辛斯基的评价上的矛盾,根源自然在他自己的创作之中。他的创作发展道路是“不正规”的,常常使评论家们大出意料,摸不到规律。本来,他被认为是“响派诗歌”的主要代表之一,城市文明的歌手。可是在一九六四年他几乎是最早提出了“我要静”,并且开始歌唱故乡的小树林。《静》这首诗如果不是沃兹涅辛斯基写的,简直可以算是“轻派”诗歌的最早代表作和纲领。其中的“我们张嘴张得太频繁”看起来是他的忏悔。然而,后来又出现了像《布依和诗人关于科技革命的对话》这样的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同轻派毫无共同之处。“尽管我对扁担十分尊重,但我还是希望在最闭塞的角落里,也有自来水和思想的运动”,这充分表明他还是偏爱现代的城市文明。诗中使用的两人对话形式以及放开喉咙高呼口号(“向着精神革命转化的科技革命万岁!”)则都是沃兹涅辛斯基过去常用的手法。沃兹涅辛斯基在诗歌形式方面一向以敢于大胆试验和创新而闻名,常常因此而被人骂为粗野或甚至是现代派。但他有时也会完全按照古典诗歌传统写出抒情诗,例如《梦》。这一类诗曾经使俄罗斯诗歌传统的维护者们感到欣慰,以为他要改邪归正了。但他在不久后又写了许多荒诞的怪诗,如《如此环境》、《艺术家们在巴黎的库斯库斯饭店里吃晚饭》等(后者把一大张菜单也作为诗的一部分,而菜单里开列的尽是些莫明其妙的怪东西,如“烧得半熟的车厢”等)。

在沃兹涅辛斯基的五花八门的诗歌中,如果要找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那就是他反对庸人哲学的一些作品。《把鸟儿忘掉!》用独特的形式与一句俄国古老的谚语唱反调。谚语说:“仙鹤在天不如山雀在手。”而《把鸟儿放



掉)却赞美一个女人在市场上买了一只鸟放走。评论者说,这是诗人对只讲实惠的死气沉沉的现实生活的挑战。

当前,苏联评论界又为沃兹涅辛斯基的诗歌归纳出了一个倾向,说人孤独哲学性因素在加强,而作诗的形式也越来越接近于传统的作诗法。其根据就是一九七七年得“国家奖”的诗集《彩绘玻璃大师》,这本书中很大一部分是他对意大利哲学诗人米开朗琪罗作品的译述。但是沃兹涅辛斯基是不是会一直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却很难说,因为过去的事实说明,他一向是我行我素,从来不顾批评家们对他的预言、忠告和批评。例如,在七十年代有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如批评家乌尔班、诗人鲁科宁)批评他的诗中隐喻太多,而“隐喻归根结蒂不适用于抓住细微的心理色彩。这好像是把诗简单化”。他立即就起来反驳,并且搬出了他的两个老祖宗——勃洛克和帕斯捷尔纳克,证明隐喻并非不能用于细致的心理描述。确实,尽管现在人们常常把他纳入马尔丁诺夫、维诺库罗夫这一条线,但从作诗法来看,他比较接近于勃洛克和帕斯捷尔纳克。

○静!

我要静,静……

也许是因为烧坏了神经?

静……

我要那松树的浓荫,
摇曳着,
带着凉意,
调皮地抚摸我的全身。

静……

声音仿佛已被隔绝。



你的富有色彩的眉毛叫什么名称？
理解了——就是默不作声。

静……

声音总比光来得晚。
我们张嘴张得太频繁。
当前的东西——叫不出名称。
生活要靠感觉和色彩。

要知道皮肤也是人，
有印象和噪音。
触动它就是它的音乐，
就象听觉听到了夜莺的歌声。

你们现在过得怎么样，饶舌的人，
大概又在为小道消息忙个不停？
大嗓门的家伙，你们叫嚷得还没尽兴？

静……

我们已在忙别的事情。
要把大自然的奥秘探寻。
我们闻到呛人的烟味，
就知道来了牧羊人。

这说明，黄昏已降临。在生火做饭。



菜里面就再也找不到小孩^①
 咱们的脑子还只有百分之十的负担。
 那前景真是无限——
 一旦白痴的脑袋
 也能庄严地开动

百分之一百！

心荡神驰 象站上了滑雪的跳台！……
 性的女英雄们在飞翔，
 把体型的内容向广场敞开，
 就象建在巨大的台基上的

一座座纪念碑！

……”

诗人：“然而这毕竟是一场革命——
 在人们的思想、生活和整个的民族当中。
 到十二点 时针和分针要重叠在一起——
 但我们戴的莱塞表 没有针！
 欣赏泰尔普西诃拉^② ——
 结合着胃蛋白酶柯拉^③，
 我是科技革命的
 同路人。
 尽管我对扁担十分尊重，
 但我还是希望在最闭塞的有落里，
 也有自来水和思想的运动。

- ① 在俄国 小孩问大人 弟弟从哪儿来的？大人回答说 白菜里长出来的。
 ② 希腊神话中九个缪斯之一 歌舞女神。
 ③ 柯拉是一种植物，可制成强壮药。



为了这个我要放声歌唱，
 我累了时——
 同行们会给我支持。
 但是歌喉
 和气管连在一起，
 我活着，
 由于幸福和悲伤而屏住呼吸。
 而如果为了非常措施，
 革命需要
 一个诗人——
 那么我就是科技革命的特别代表！……”

市侩：“欢迎之至！……”

诗人：“同时，
 我要挣脱诗行的束缚，
 放开那有于呼吸和唱歌的喉管高呼：
 ‘向着精神革命转化的
 科技革命万岁！’”

1974年

○把鸟儿放掉！

喂，你怎么啦？浓妆艳抹的姑娘！
 你鬃发披肩，真是头等的摩登姑娘，
 你爽爽快地拿出钞票——
 就可以把鸟儿放掉，

女营业员长满粉刺的脸将会露出红潮。

尽情地挥霍吧，头脑简单的蓝眼睛姑娘！
那张紫晶色的

二十五卢布的钞票
仿佛也在紫杉木笼子里沙沙作响——
“把鸟儿放掉！”

别看重捕鸟者的劳动，
别看重自己一个月苦苦挣来的工资，
别看重基谢廖夫^①的《几何学》，
它已变成市场上包东西的废纸。

事后鸟儿不会理解你，不会想起你，
而大伙儿却要臭骂你，
你的午饭将只有一只小小的面包，
这你都知道吗？把鸟儿放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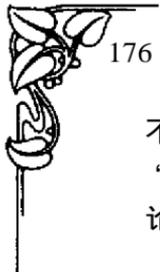
鸟儿要飞越茫茫的重洋，
那些柠檬树构成的音乐厅里空荡荡，
虽然放掉的不是自己——

可你要从养尊处优的囚笼里
把这只小鸟放掉，放掉……

我对市场上这个女人的怪诞行为

① 苏联数学家 编过几种数学教材。





不能理解,然而却异常钦佩。

“你莫非是个头脑不正常的姑娘？

论道理你是傻瓜,可事实上却是好样的！”

你擦干净闺房里的每块地板。

焦急地等待着这只美丽的小鸟！

啊,你准备的鸟笼不是铜的,而是金的！

可鸟儿却没有飞来。把鸟儿放掉！

我与你口角已有三天，

要言归于好，

就得把这个甜蜜的俘虏——痛苦的小鸟放掉，

把鸟儿放掉！

让山雀飞上青天去吧！

山雀在手^①是陈词滥调。

捉鸟是男人的事，

而女人的事是把鸟儿放掉……

……那只指甲修得尖尖的手，

宛如自下而上的机翼，

闪着火红的光斑，

在市场上空悠然举起，

放鸟儿飞走。

① 俄谚云：仙鹤在天不如山雀在手。

这奇妙的信使果真在这儿待过？……
 它没有留下一点可资纪念的东西，
 只有帽子上粒刺眼的象珍珠似的斑点——
 说明这鸟儿的确到过这里。

1974年

○梦

我们两人重又相逢，
 一辆卡车一路将我俩相送。
 多少次了——我俩彼此钟情相爱！
 可你却认不出我的面容。

你把我带到家中，
 我俩度过多少个秋冬。
 你爱我，让我享受爱的欢乐，
 可你却认不出我的面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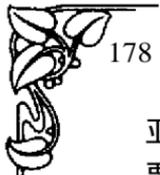
1974年

○如此环境

这是我的影子书房。
 眼下还缺少：
 卡尔德朗^①的全集
 和挂衣帽的地方。

① 卡尔德朗·德·拉·巴尔卡(1600-1681)西班牙杰出的剧作家。





亚历山大皇帝^① 陛下式的餐具柜
要我在几年里分期付款。

那是一张反对个人崇拜时期的圈椅，
是弹射座位^② 的式样。

这里是“吞龙影星”的影子，
它是未来的圣母像，

（索洛乌欣答应送我一张。

据说，
这是六世纪的作品。

那是费奥凡·格列克^③ 的作品。

一张桌子。一包肯特^④。

桌上是一张填好的调查表：

“我喜欢白海^⑤ 胜过肯特。”

那是妻子的水彩肖像。

裸体模特儿。

小巧精致的波斯画像。

三世纪的。雪青色珐琅容器。

她大概在餐室里……



那是我的影子餐室，
瞧，多么宽敞的餐室！
午饭时，

① 俄国沙皇。

② 喷气机飞行员遇事故时会自动弹出机舱的座位。

③ 费奥凡·格列克（约 1350 - 约 1410），生于拜占庭，后移居俄国，是画圣像的大

师。

④ 美国香烟牌子。

⑤ 苏联香烟牌子。

菜肴丰盛,应有尽有

(以下是所有菜的名字)。

绣花的小桌布是奶奶的影子。

这位苦难的妇女在世时绣出这些别出心裁的花字。

小心,别弄丢了爸爸的东西!

钢琴。“列尼什”^①。

妈妈的东西。

是啊,妻子给我们弹过拉赫玛尼诺夫^②的曲子。

有一个琴键塌下去一半,

还保留着她手指的余温。

(弹一下)哟,多么忧郁的琴声!

她大概在卧室里。

她听见我们的声音,去梳妆打扮了。

“离开时随手关灯!”

“进门前,

先把双脚擦干净。

天花板是新漆的,

进门前先把脑袋洗干净。”

那是我的影子卧室。

哟,东西丢得乱七八糟……

还好妻子不在这里。

这里是米拉、娜佳、塔尼雅、宁涅特

+ 西班牙广场来的

① 估计是钢琴的牌子。

② 现代俄罗斯作曲家。



14个尤物的影子。

这个角落里全是忘记带走的东西！

第二个的，

第三个的，

第八个的——谁也不承认丢失！

那是妻子的胸针。

连衫裙也丢在那里……

看来，她又跑去找阿埃罗德罗莫夫那个小子，

去要笨海拉敏，而且……

她是演员，然而不仅如此！

请原谅，这是我们的家务事……

(前室里猫儿竖起弯曲的尾巴，

浑身墨黑，现出一副怪模样，

不幸，客人在慌忙之中

错把尾巴当成了手杖。)

那是浴室。

真是咄咄怪事！

门底下漏出一线灯光。门已经反锁上。

不，我不相信！喂，阿埃罗德罗莫夫，开门！

怎么老来这一套。

听，水正哗哗地流在地上。

(敲门)没有应声。

(他满腹狐疑，

面无人色。)

噢，别，千万别这样！……

我们要破门而入啦！

她昨天曾经说过：

“你如果不回家……”

亲爱的，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来啦！

(门被撞开。)

我的天呀！……

人影儿也没有。只有镜子蒙上了水花。

一缸清水在往外溢，缸里却空空如也。

毛巾是干的，没有人擦……

从墙壁里传来了声音：

“我从通风窗里飞走，

干吗还要擦干身子！”

1974年

(吴克礼译)

○生态学讨论中的一段对答

你看，邪恶多么猖獗，

到处在蔓延——

谢谢天，我们都有一死，

不会全都看见。

你看，这几丛矢车菊

已经枯焦——

谢谢天，我们都有一死，

不会把一切都毁掉。

1979年



○没有画完的美女

致费·阿勃拉莫夫

在那用琉璃草漂白粗麻布的北方乡下，
在一个农村俱乐部里，
司机的儿子递条子要求解答
关于艾略特^① 的问题。

在她若有所思的脸上，
有两条晒得泛白的眉毛，
就像一幅未完成的油画，
还露出用白粉打的底稿。
但是眼睛——已经画好。

那眼睛——画在空白的脸上
神采奕奕——
是蓝天和沼泽的混合物，
是美的标记。

没有画完的美女！
好像是有人刚要画你的脸，
忽然不敢继续下笔——
你的美他无力表现。

① 托·斯·艾略特(1888—1965)英国现代诗人。

我们前途未卜的生活
就有点儿像你，
也需要一支画笔，
才能使自己认识自己。

普及了电视的农村！
你还没有找到自身。
你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没有苏醒的灵魂？

在四斜面屋顶的圆木房里，
夜间闲坐着议论达·芬奇，
正是这样的农村，
为你的面貌出了个谜。

你穿的是当地大力士穿过的高领衫，
大得挂在颈上像个轮箍；
你那绷紧得就要裂缝的牛仔裤
——尺寸又过小，也是他人之物。
生活中的确发生了某种事情！
黑脸庞的乡亲。
但他们的睫毛是白的——
仿佛是未来的象征。

我的农村亭亭玉立，
身子倚着门框，
而她的内心却万分紧张——



唯恐一旦画成了,却又不理想……

时间在畜栏的哞哞咩咩声中去,
新纪元就曾诞生在高栏里。
入了迷的草稿中的美女
操心的并不是关于艾略特的问题。
二十一世纪的少年

在使我们今天的妇女苦恼。
生活啊,派个画家给她吧,
她整个儿还是一份草稿!



1981年

○ “请问,列宁……”

选自长诗《隆茹罗》^①

有一次经过再三考虑
我摆脱了日常事务的繁忙
走进列宁陵墓
像走进照 X 光的暗房,
不用编造、虚构,
无须装饰、夸张,
列宁给我们照了 X 光。
我们像影片拷贝
在黑暗中沙沙移动,

^① 隆茹罗是法国的一个城市。1911年这里没有布尔什维克党校。

现出身相。

“请问,列宁,
我们这些人
是否符合您的愿望?

请问,列宁,
哪里是成功,
哪里是失误的地方?

我们是否由于繁忙
看问题只停留在表面上?……?
我们常常心情阴暗。

但是您明亮的前额像盏灯
发出炽热的光线。

“请问,列宁,
我们的思想是否陈旧过时,
离现实太远?”

列宁
做出了回答。
对一切问题
列宁都会给予答案。

○第一次冰霜

有位小姑娘
在电话亭里冻得打颤。
把涂满泪水与口红的小脸
紧缩在冰凉的大衣里面。



她向双手哈着热气，
手指像冰条。两耳戴着耳环。
现在她只落得形孤影单，
顺着冰冷的街道蹒跚。

这是第一次冰霜，
第一次冰冷的交谈。
双颊上泪痕像冰晶闪闪，——
这是人的凌辱留下的
第一次
冰霜
严寒。



(余养才译)

索科洛夫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索科洛夫，生于一九二八年。

索科洛夫通常被认为是“轻派”诗歌的鼻祖。他写诗崇尚自然而不追求词藻，一九四八年写的一首无题八行诗（《俄多么希望》）可以说是他自己的创作纲领，其主要意思就是认为在诗歌中首先应当看到现实世界而不是词句堆砌。但是五十年代苏联诗歌的风尚是标新立异和追求个人独特风格，因此索科洛夫在那时候的诗歌几乎无人注意，评论界“既不捧他，也不骂他”。到六十年代后半期，当“轻派”已经取代“响派”成为苏联诗歌中的时髦流派的时候，有一个评论家曾自我解嘲地说，这种长期受到冷遇的情况对索科洛夫来说其实是件好事，有利于他踏踏实实地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成长和成熟，而不受到评论界的干扰影响。索科洛夫自己后来也自豪地写过一首诗（《无名——这并不是不名誉》）来歌颂无名。

索科洛夫诗歌的内容特点是不对重大的社会问题作出直接的反应，因此常被指责为“社会性差”。但其实他也有自己的思想性，这首先表现为乐观地

肯定现实生活,发现“周围生活的美”并向人们灌输。无题诗《这是多么巨大的幸福》(1974)把日常生活中细小的事情都肯定为巨大的幸福,《静静的雪》(1975)中用一段对战时童年的回忆来加强对当前生活的肯定,都是这种题材的代表作。当苏联社会对大叫大嚷的和以暴露讽刺为主的响派政论诗感到厌烦的时候,这种以“轻”的形式出现的美化现实的诗歌就更加显得适合时宜。所以索科洛夫从六十年代以后声望越来越高,决非偶然。苏联作协负责人之一、著名诗人卢科宁在自己死前不久曾经引用《静静的雪》一诗说明索科洛夫的诗歌内容并不“轻”。

索科洛夫的诗体基本上是传统的古典格律诗,但并不完全受其约束。《雕塑家,你学习雕刻》(1974)表明了他对继承和创新的态度:要学习古典作品的榜样,但还是要走自己的路。他的诗富有音乐性和色彩,讲究音响、节奏和语调的和谐协调,诗中表示颜色的词特别多,使人产生丰富的视觉形象,并在色彩中寄托思想。有一首诗叫《切霜》,专门写色彩冲突,即各种色彩与黑色的斗争。诗的第一段是蓝色黄色与黑色对立,但蓝色黄色只是作为黑色的背景,黑色占优势;第二段写白色向黑色进攻;第三、四段写白色取胜;第五段写白色即纯洁的象征。索科洛夫还被推崇为写城市风景的大师,他善于把城市的房屋、树木、空气、天空写出诗意,其中尤其以树木在他的诗中出现最多。因此,《切霜》又可以算是他写城市风景的代表作。

○我多么希望

我多么希望,这几行诗
忘记它们自己是一些字,
而成为湿润的林荫道上的树木、
天空、清风和房子。

但愿翻开书页,
就象打开一扇窗,
能听到鸟鸣,看到亮光,



闻到生活气息的芬芳。

1948年

* * *

无名——这并不是不名誉，
野生的毛茛毫无名声，
它青葱翠绿，使人赏心悦目，
有时又为死者安魂。

不少村庄人们闻所未闻，
怎能和那些光辉夺目的京城相提并论，
在并不驰名的水泉旁，
丁香花丛根本无人过问。

医生半夜三更去出诊，
冒严寒，踏坚冰，却没有名声……
可是不名誉，这比无名糟得多，
不名誉和荣誉一样，香臭共闻。

* * *

这是多么巨大的幸福——
被哗哗的雨声吵醒起床，
开门接待自己的朋友，

敲门去把知己探望；
回头张望一位
叫不出名字的姑娘，
离家后又能回家，

1974年



并知道自己命长；

在皮肤上感觉到
微风吹来热浪，
对世界上的一切，
全都满意赞赏。

1974年

马逸若译

* * *

雕塑家，你学习雕刻，
应该珍重古典作品的榜样，
你明白，作为一个创作家，
要有高明的口味和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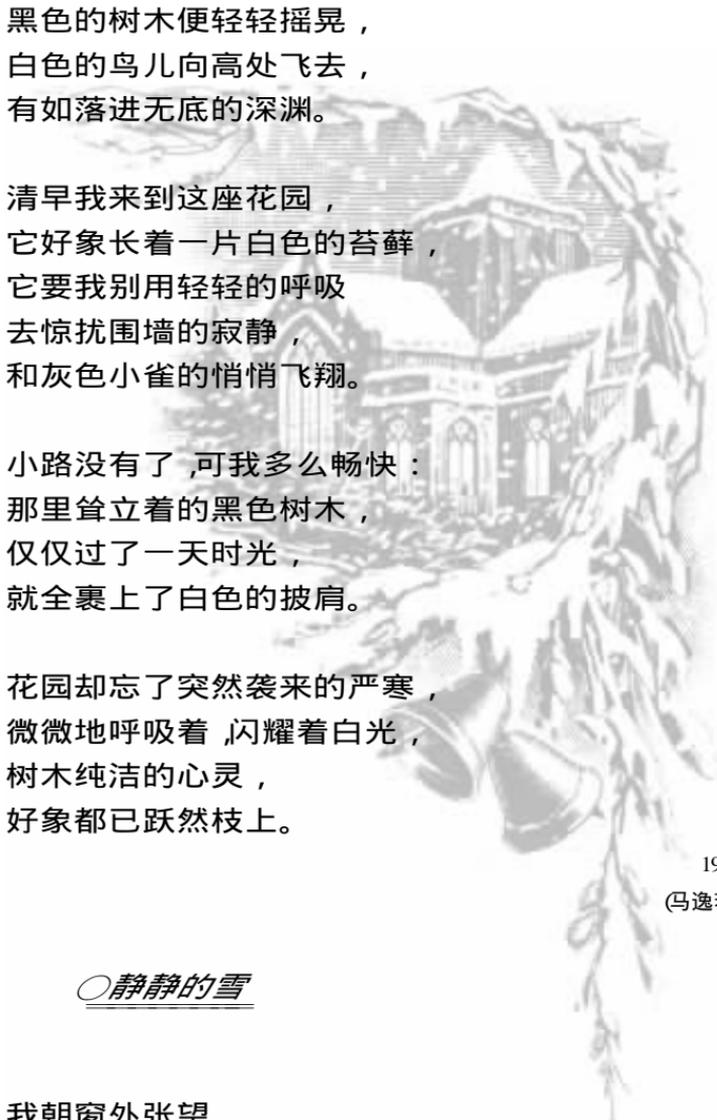
但是你要小心！别学得太多，
要懂得珍惜你的手艺，
光辉的典范不会重演，
它只会使你走向虚假的胜利。

1974年

○初霜

黑色的树木耸立在
黄色的草土和枯叶上，
空旷而洁净的蓝天，
衬托着黑色的树冠。
只要吹来一阵微风，





黑色的树木便轻轻摇晃，
白色的鸟儿向高处飞去，
有如落进无底的深渊。

清早我来到这座花园，
它好象长着一片白色的苔藓，
它要我别用轻轻的呼吸
去惊扰围墙的寂静，
和灰色小雀的悄悄飞翔。

小路没有了，可我多么畅快：
那里耸立着的黑色树木，
仅仅过了一天时光，
就全裹上了白色的披肩。

花园却忘了突然袭来的严寒，
微微地呼吸着，闪耀着白光，
树木纯洁的心灵，
好象都已跃然枝上。

1975年
(马逸若译)

○静静的雪

我朝窗外张望，
树木在积雪下挺着胸膛。

人们在行走，
雪花在飞舞，
雪堆在悄悄地增长。
我好象回到了童年，
要到什么地方去弄点粮食……
也许不是童年，而是战前的什么时光。
我不走白色的小道，而走碧蓝的小径。
我希望在若隐若现的雪网中，
有一盏路灯在摇晃，
不要过早地熄灭它的光芒……
我希望人们的双手，
不再在昏暗中，在轰炸时
冻得冰凉……
我多么渴望：
孩子们
能更多地享受童年，
成年人的
寿命活得更久长。

1975年

(马逸若译)

○ “我多么希望人们忘记”

我多么希望人们忘记
这几行诗句是写成的文字，
而把它们当作天空、屋顶、清风，
林荫道上的花草、树枝。





希望从翻开的书页中看到，
就像从打开的窗户中捕获，
灿烂的阳光、啼鸣的鸟儿、
到处跳动的生活的脉搏。

○ “她站在公共汽车站上”

她站在公共汽车站上，
穿着黑色的夹大衣……
我不明白——同她有什么相干？
实际上一点也没有关系。

那么我为什么
(那是在秋天，不是春天)
向着回头路的方向，
在她背后流连。

那么为什么我隐隐感觉到她的目光
就心情激动，脸上发热，
在不是需要到达的站地
胡乱地走下了车。

怀着年轻人朦胧的心情，
冒着落叶簌簌，
在这从未到过的地方，

久久地徘徊 踟躅。

○ “在这赤杨树丛中”

在这赤杨树丛中有一段
鲜花盛开的丁香的折枝，
它散发出似曾相识的气味，
仿佛是一首古老的名诗。

两棵槲树阴沉地挺立着，
像是永远敞开的大门……
这里显然缺少点什么，
等待着从哪儿来个行人。

○ “这么多的雨伞……”

这么多的雨伞……可你的雨伞在哪里？
我从阳台上遥望。

天气这样潮湿，
细雨绵绵，一切都模糊不清，仿佛屋顶
本身也在冒出濛濛的潮气。
雨伞在飞舞。我从上面看去，
像是一个活动的花坛。

可是我并不惬意。
这么多的雨伞……可你的雨伞在哪里？



阳台上空空荡荡。天气这样潮湿，
但这些花花绿绿的飞舞的雨伞是这样绮丽。
夕阳把光辉照到人行道上……
一切都结束了。在阴暗的街道上
雨伞全部消失了……

可是你的雨伞呢？

○冬天的星

阴暗的早晨白濛濛一片——
不管是天空，还是大地……
除了树木和白雪以外，
街上空荡荡阒无人迹。

我恍惚听到啜泣的声音……
我的心不觉怦然一跳。
这是那些古老的菩提树
在正月凛冽的寒风中轻摇。

薄霜凝结成美丽的花纹。
细小的树桠交枝叠影。
我心中萌生了一个感觉，
仿佛出现了一颗星星！

这是圣诞节夜里下的雪，
它留在枝头不会消泯……



我心中似乎感觉到一个人
眼看着马上就要降临。

(张草纫译)

日古林

阿纳托利·弗拉基米洛维奇·日古林,生于一九三〇年。

日古林擅长描写自然风景,被称为俄罗斯中部平原的歌手。但实在所有“轻派”诗人中他的诗最有“社会性”和“公民性”,而这种“社会性”和“公民性”不像“响派”那样大喊大叫,而是包含在自然景色之中。在这方面最常见的题材有两种。一种题材是卫国战争,通过描写战后农村的自然景色回忆战争的苦难和纪念阵亡的战士,例如《鹤的庭院》(1966)描写一个小村子里破烂的茅屋和失修的道路,说明这个村子里没有男人,只有寡妇和孩子。评论者认为,这里面既有揪心的悲痛,又有对人的生命力的肯定。无题八行诗《铁锈色的云杉》把土岗上的云杉看作阵亡战士的步枪,把树林上空盘旋着的燕子看作他们的灵魂,字少意深,被认为是触景生情的杰作。另一种题材是祖国,通过描写最常见的自然风景抒发对祖国的爱。例如无题诗《啊,祖国!在那暗淡的星光里》中,抒情主人公的感情自然地与树林、小径、十字架、土岗等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和“忘我”是“轻派”诗人的共同特色。

日古林又被称为秋天和悲伤的歌手。在他的诗中,悲伤、悲哀、悲痛、忧伤、寒冷、颤抖、不安、枯黄等字眼特别多,造成一种很强的悲哀气氛,即使在他的最有“社会性”的诗里也是如此。由于多年来老是重复地写这一套,终于使人产生了停滞和徘徊的印象。有人说他的一些七十年代的诗如果在十多年前发表也可以算是好诗,但现在来看就显得老一套和公式化。例如《在这荒凉的树林旁》一诗中,一切都从属于作者主观的哀愁,细节准确,结构严整,比较集中地代表了他的作诗法,但没有新意。因此评论界纷纷指出他需要有新的出路。出路在哪里呢?看来是转向哲理诗,走特瓦尔朵夫斯基的“心灵和理智结合”的道路(“轻派”诗的特点是突出心灵而排斥理智)。日古林早年曾受到特瓦尔朵夫斯基的赏识和影响,他在一九六九年写的《致特瓦尔朵夫斯基》一诗中就已经有“沉思”的因素。一九七七年诗《远方和心灵更明亮》



等于是宣布他已经看到了新的前景,同时发表的《人们把花栽在泥炭上》则明显像一首哲理诗。

○鸭的庭院

‘鸭的庭院’是村庄，
十一座潮湿的草房；
‘鸭的庭院’是树林，
蒿草的苦味，芦苇枯黄。

四五年寒冷的九月，
胜利降临在伟大俄罗斯土地上。
荒芜的菜园里作物被水淹，
‘斯蒂倍克’^① 深陷在泥塘。

‘鸭的庭院’……
由于这奇怪的名字，
寂静的乡村总是令人神往，
‘鸭的庭院’……
还有那‘鹅的’，好象还有那……
在那边，在山岗旁。

孩子在茅屋旁摆弄树枝，
‘鸭的庭院’……

① 美国卡车的牌子。

寡妇的悲伤；
士兵们从旁边
从旁边走过，
永远不会有人回到这地方。



弯曲的柳树枝叶摇曳，
狐鼠在草垛中沙沙响；
在那苍茫的浓雾中，
消失了十一座
潮湿的草房。

1966年

* * *

啊，祖国！在那暗淡的星光里，
我不安的目光搜索着
你的小树林和田间小径。
我深深地热爱这一切：

那沙沙响的白桦树林，
那青烟升起的空旷的远方，
那教堂上锈蚀的十字架，
那星星下面低矮的土岗……

我的怨恨和宽恕，
象隔年的谷茬一起烧光，
只有你能给我安慰，



只有你能治愈我心灵的创伤。

1967年

* * *

当我回忆起往日的痛苦，
我一点也不自怜自伤；
在我的寒冷的秋天里，
我变得更严肃、更真诚。

那一切只是我心中的幻想，
原以为幸福会从天而降，
突然间成了春梦一场。
那儿根本没有奇迹的幻象。

那儿只有苦难、疲劳，
我和你两人的悲伤；
但就是没有一点
崇高爱情的迹象。

○致特瓦尔朵夫斯基

秋天，又是一个秋天，
树叶轻拂水面随波飘荡，



一堆堆洁净嫩黄的草垛矗立在
村外刚收割的草场上。

冰雹来临,来临了又化作薄雾,
在林带的上边消隐;
雁阵凄切的鸣声,
突然间惊动了家里的鹅群。

这时刻有着莫名的悲伤,
远处的松树更青翠、更明朗。
这清静的飞逝的日子,
还留下多少时光?

一瞬间太阳照耀着
树木、小桥、堤坝、池边的垂柳。
池水轻轻流过闸门,
象我消逝的岁月一样流走。

* * *

在这荒凉的树林旁,
鹞子凄厉地啼鸣;
带着艾草苦味的风,
抚摸着干枯的灌木林。

在冬青树的老枝上,

1969年



发黑的树叶在抖索；
在上次战争的战壕里，
散落着发黑的弹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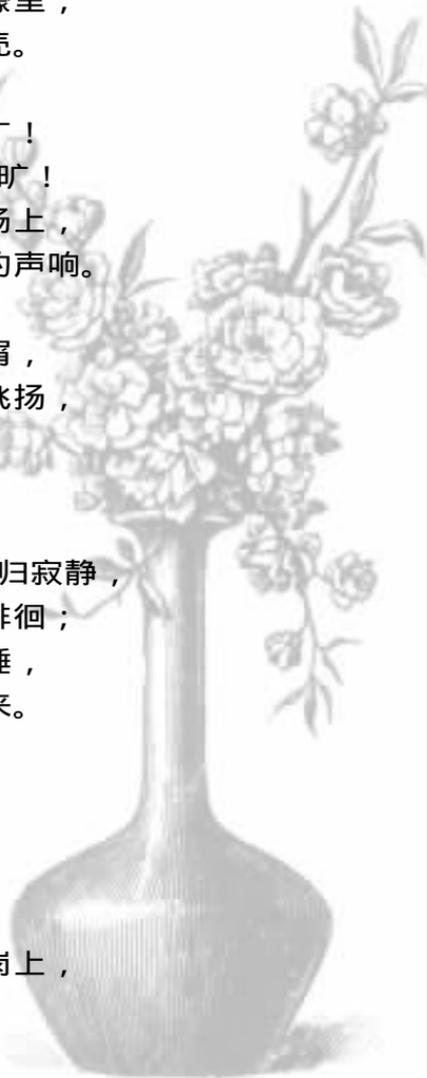
眼前的视野多宽广！
四周荒无人烟、空旷！
树林后面的演习场上，
又按时传来枪炮的声响。

刺人的谷茬的碎屑，
在灰色的田野上飞扬，
硝烟又使人想起
往日苦难的时光。

暮色降临，一切重归寂静，
只有风在松林中徘徊；
好象战争已经沉睡，
到黎明它又将醒来。

* * *

铁锈色的云杉，
挺立在古老的山岗上，
那是早已牺牲的
士兵们的步枪。



1974年

燕子飞翔，
消失在森林的远方，
那是他们的灵魂，
在我上空回荡。

* * *

远方和心灵更明亮，
冰雪已经消融，
我遭受的不幸，
犹如幻灭的梦境。

我将更朴实、更安详，
二月里烟雾迷蒙的紫色的
白桦树林，
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将忘却一切悲伤：
不幸、分离和殡葬……
一群饥饿的乌鸦，
为什么还叫得那么凄怆？……

* * *

人们把花栽在泥炭上，
他们还以为，那是

1974年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



极好的黑土，
最合适的土壤。
可是这黑油油的颜色，
仅仅是表面现象，
那是早就腐烂的野草，
变成能燃烧的泥浆……

我虚构了你，
却亲手破坏了自己的梦想，
你不是海鸥——你是猫头鹰，
有一双凶狠的眼睛。
你象有毒的泥炭，
烧坏了我的心，
幸好最后一块炭，
还没有烧尽。

即使有过苦恼，
即使受骗的时间不长，
即使你在第三天，
亲自来到我身旁，
我总算是一个生物学家，
我怎能不熟悉：
花草的特性，
鸟儿的智力？

我所有的诗篇，
你所有的誓言，

我将永远把它们遗忘，
不痛苦，不抱怨；
可怜的紫罗兰，
早已凋谢枯黄，
只有沼泽地的野草，
还疏疏落落在生长。

1977年

○雪橇

我重新看见：在冬麦地旁边，
大地上一片白雪茫茫。
远处的一条雪橇路上，
愉快的滑木在吱吱发响。

啊，轻便的雪橇，飞快的雪橇！
你驶往哪儿？你飞向何方？
那里小屋上冒着白烟，
像西伯利亚山猫的尾巴一样。

那里有干草和羊皮的香味，
那里有老鸱栖息在树上。
太阳薄薄的光线照得
冰结的河流春暖洋洋。
啊，雪橇，雪橇！
昔时的遗物。



亲爱的,请把我携带
带我离开这逼仄的、
令人恶心的、
充满汽油味的时代。



古老的雪橇,快速的雪橇,
请把我携带,你毫不费劲,
带我离开虚伪的朋友们
使我产生的痛苦思想,
带我离开
我自己本身。

1967年

○ “峡谷上方是静静的田野”

峡谷上方是静静的田野。
田里的燕麦寒冷而洁净。
被风吹乱的草垛后面
有一个小小的白桦树林。

故乡!还没有覆盖着阴云的
秋日前温暖的阳光。
在已经收割的草茬地里
遗下的干草还一片金黄。

折断的苍白色的草茎,



紧挨着倾斜的栅栏。
我心中的每一个细胞
都爱着这片不起眼的田园。
如果我命里注定
要为其而付出生命——
我愿意倒在田野里，
倒在这干松的草茬地里。



让我不再站起身来，
让我在这最后的苦难中，
把脸颊温柔地紧贴着
尘土飞扬的干松的田垄。

1969年

○ “九月底松林里一朵草莓花”

九月底松林里一朵草莓花
开放在寒冷的海边。
远处有蓝色的船儿侧影，
那可是一艘渔船？……
什么时候我能够
重新回到这里——
这多风沙的海岸？
那带苦味的海水
还会记得我往昔
和近来失去的东西……





还有什么关系：
我回来还是不回来？
还能不能重新看见你？！
那汹涌拍岸的浪花的
苦涩味，将永远
留在我的记忆里。



还有灰蓝色海面上的
这艘小船，
这海面上落日的光斑，
以及寒冷的草丛中
一朵孤独的草莓花，
在这令人难忘的秋天。

1974年

○ “我们美好的夏天结束了”

我们美好的夏天结束了。
我们美好的秋天结束了。
松树顶上
一片寂静，
充满着冬天寒冷洁净的光线。

风向标上的铁箭一动不动。
荒凉的沙丘上

栖息着自由自在的乌鸦……
我们的爱情，
像挨冻的松鼠一样，
消失了，在粉红色的
树冠上溜走了……

1974年

○“从寒冷的陡岸”

从寒冷的陡岸，
到稀落落的松树苗圃，
到折断后刚刚长出枝叶的
灰色的柳树，
我喜欢沿着早春的小径
在这儿漫步。
荨麻的柔韧的幼芽，
已披上一层新绿。

在冲沟的坡壁上，
款冬花蓬勃怒放，
每一朵黄色的小花，
都像是小小的、怯懦的太阳。
可惜，我不久
就要同这一切分别，
对我来说，这一去
将成为永诀。





一条小溪的近旁，
木贼在阳光下重新萌发，
荒凉破败的屋子后面，
到处是荨麻，荨麻……
童年时，母亲曾经用春天的荨麻
熬成鲜美的、碧绿的菜汤，
现在这是多么的遥远，
在脑海里几乎已经淡忘……

我同意离去。
只是希望那条小径不要消失，
那柳树能继续生长，
蒲公英开得一片金黄。
希望这里将出现新的生活，
谁家将建造新的板房。
希望仍会有一个头发蓬乱的快乐的男孩
在陡岸上游荡。

1976年

(张草纫译)

鲁勃佐夫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鲁勃佐夫，生于一九三六年，卒于一九七一年。

鲁勃佐夫的诗中写得最多的是大自然、家乡和童年。他对现实和未来感到惊恐不安，回忆故乡和童年时又充满伤感，因此苏联评论界说，他的诗本身就是一个处在残酷的时代和捉摸不定的世界中人的脆弱无助的灵魂。《惜别

之歌》就是一首民间“哀歌”式的诗,诗中抒情主人公决心离家远走,但在离开之前就已在预料异乡生活的险恶并为能否回来而忧愁,因此做好了永别的准备,伤感的调子特别强。《戡宁静的故乡》是鲁勃佐夫最有名的代表作,描写一个漂泊异乡多年的游子回到家乡时兴奋幸福的心情。但是诗的开头就写到母亲的坟墓,结束时又提到他还要离开,因此全诗仍有一种伤感的气氛。据说报的这首诗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特点”,所描写的景物全都是普通平常的东西,柳条、河水、夜莺、坟场等,但感情真切自然,而这正是“轻派”诗歌在六十年代大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田野上的星星》和《心灵保留着……》是鲁勃佐夫的两本同名诗集的主题诗。《田野上的星星》说明他身在他乡而经常想念故乡,故乡是他的精神上的支柱和安慰。《心灵保留着……》则说明诗人虽然已经成熟,精神上已另有天地,但童年时对故乡的印象永远难忘。

鲁勃佐夫的诗轻柔流畅,风格近似民歌。有人说,如果他不是早死,也许会走向创作现代民间文学的道路。

从鲁勃佐夫的主要代表作来看,他的诗“社会性”较差(即没有什么思想性),但苏联评论界没有把他归入当时为数众多的无病呻吟的诗人之列,而是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有一种意见说,他的诗摆脱了五十年代诗人的“虚伪的社会性”,回到了自然和心灵的怀抱,恢复了诗歌的古典传统,达到了普希金式的和谐,等等,总之把他捧上了天。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缺少社会性毕竟是个缺点,俄罗斯古典诗歌的传统就是有社会性,否则就意味着歪曲普希金和忘记涅克拉索夫,鲁勃佐夫的诗和其他“轻派”诗一样,心灵和理智对立,现实生活与心灵的要求矛盾,因此谈不上什么“和谐”。但尽管如此,这一派评论家也承认鲁勃佐夫的诗是“高尚、纯洁”的。

○惜别之歌

我就要离开这个村庄……
河流即将冰封断航,
夜来门户将发出吱吱的声





响，

院里将泥泞没膝，一片肮脏。

母亲如果来到，将忧郁地进入梦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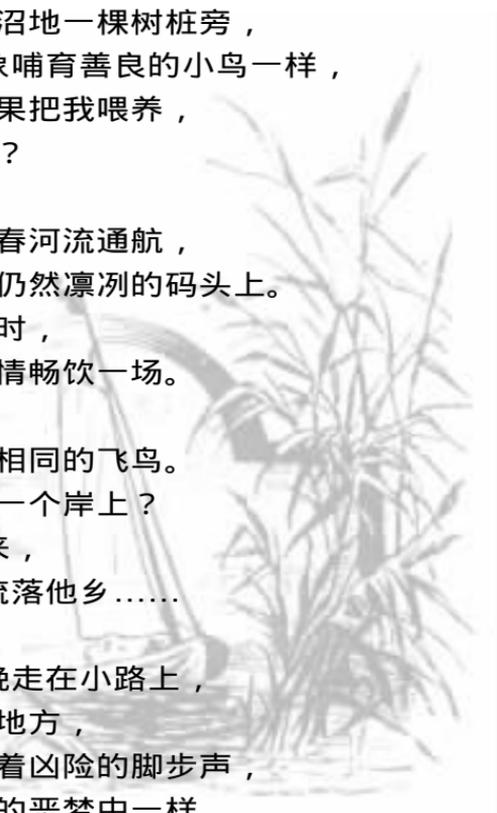
就在这荒凉边远的地方，
夜晚在那桦树皮做成的摇篮旁，
你将为我的忘恩负义而哭泣悲伤。

想当年在荒凉的沼地一棵树桩旁，
你眯缝着眼睛，象哺育善良的小鸟一样，
手托着熟透的酸果把我喂养，
这又为的是哪桩？

你别忧伤！到来春河流通航，
你也别等在寒风仍然凛冽的码头上。
最好还是在临别时，
为心中短暂的温情畅饮一场。

我和你好比各不相同的飞鸟。
我们何必等在同一个岸上？
也许，我能够回来，
也许，我要永远流落他乡……

你不会知道，夜晚走在小路上，
不论我走到什么地方，
总听到背后紧跟着凶险的脚步声，
我好象处于荒诞的恶梦中一样……



但我一旦想起了酸果，
想起你的爱和这荒凉的地方，
我会给你们寄来一个布娃娃，
作为我最后一次美妙的幻想。



让小女孩把布娃娃轻轻摇晃，
不要让她老是独坐凄凉。
“妈妈，好妈妈！布娃娃多好！
她又会眨眼微笑，又会哭泣悲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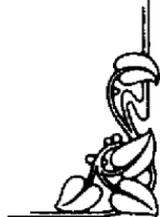
1963年

○田野上的星星

在冰凉的昏暗中，有颗星星在闪光，
它静止不动，朝着一个冰窟窿凝望。
时钟已经当当地敲了十二响，
我的故乡已进入了梦乡……

田野上的一颗星星在闪闪发光！
在惊慌的时刻我求救于回想：
山岗后星星静静地照耀着金色的秋天，
山岗后星星悄悄地照亮着银色的冬装。

田野上一颗不灭的星星，
为地球上所有惊恐的居民放射着光芒，
星星把温柔可亲的光线，



洒遍遥远地区所有的城乡……

但是只有在这里,在这冰凉的昏暗中,
星星才显得更丰满更明亮,
我感到内心充满,只要田野上的星星
在人世间发光,在人世间发光……

1964年

○心灵保留着……

河水比玻璃更平静,
水的深处一片光明,
只有狗鱼好似飞箭,
穿过那河水的明镜。

啊,景色多么温柔可亲!
白桦、木房布满在丘陵,
这景色倒映在水中,
象百年的美梦,神灵的殿堂。

啊,俄罗斯——伟大的星占家!
正如无法从太空摘落星星,
我的一生将悄然逝去,
从未触动过这种美景:

仿佛这古老的景色,
已经永远铭刻在我的心灵,

心灵保留着
昔日的一切美景。

1968年

○善良的菲里亚

我还记得那林中的田庄，
景色秀美 环境幽静，
它在野兽出没的小径之间，
静静地沉入幸福的梦境……

那里有一幢小小的木屋，
没有浴室，也没有煤气，
善良的菲里亚就住在那儿，
没有要求，也没有福利。
菲里亚热爱自己的牲口，
他吃的野菜糠秕，
菲里亚每天走进山谷，
吹着他那单调的牧笛。

那里的世界是那樣的公道，
一切都不需要遮掩、隐瞒……
“菲里亚！你为何默不作声？”
“没有什么话儿可谈。”



○ “我的静静的故乡”

我的静静的故乡！
那里有小河，有夜莺，有杨柳……
我的母亲就埋葬在这儿，
在我童年的时候。

“村里的墓地在哪儿？我们可知道？
我自己已经无法寻找。”
村里的居民低声回答：
“渡过这小河就到。”

村里的居民低声回答，
赶着大车悄悄地走掉。
教堂的圆拱形屋顶上，
长满了碧绿碧绿的杂草。

在我曾经摸过鱼的地方，
人们正往干草棚里耙干草。
在曲折的河湾之间，
已经开凿了一条渠道。

我过去常常洗澡的地方
已经淤塞成泥潭、沼地……
我的静静的故乡啊！
我什么也没有忘记。



学校前面新砌了一道围墙，
绿色的田野依然一望无际。
我像是一只快乐的乌鸦，
重新飞到围墙上栖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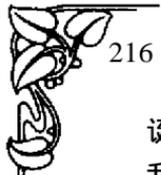
我的用原木建成的学校啊！……
到时间我又将离去——
那条小河又将在我背后
奔流、笼罩着浓浓烟雨。

对每一幢小屋，每一片乌云，
每一个即将轰响的雷霆，
我都感到最深切的联系，
满怀着最炽热的深情。

○ 我是优秀卓绝的自由部族快乐的儿子

我是优秀卓绝的自由部族快乐的儿子
我要骑着骏马在沉睡的祖国山岗上奔驰！
像古代人们追逐幸运之神捉摸不定的声响，
我要去追踪早已逝去的往昔的时光……
俄罗斯啊！我感到忧伤！我的那份默默无闻的杨柳
在河岸上，在黑暗中，耷拉着脑袋，多么古怪而忧愁！
天幕上暗淡的疏星凄凉地眨着惺忪的睡眼，
河流的浅滩上，我的小船在渐渐腐烂。
啊，乡村的景色！这无比美好的幸福——





诞生在蔚蓝的天宇之下，在辽阔无际的祖国！
 我象一只自由的、坚强的鸟儿，我担心
 会折断我的翅膀，再也看不见这一切美景！
 蔚蓝的苍穹啊，请你留下来，留下来，
 像神话般美好的星期之夜的欢乐啊，请你留下来！
 让太阳照着田野，用它初升的光线
 给茂盛的禾苗戴上一顶古老的王冠！
 我要骑着骏马驰骋，而不会触碰
 沉静的村落里夜的气息，朦胧的梦。
 谁也不会听到田野里孤寂的蹄声，
 谁也不会惊见这一晃而过的轻捷的人影。
 只有一个受伤的退伍登陆队员，怀着痛苦，
 在梦呓中向吃惊的年老妻子低诉，
 说是夜间有一个快乐而神秘的骑马少年，行色匆匆，
 在田野里飞驰而过——消失在茫茫夜雾之中……

○乡村之夜

轻柔的晚风从窗前吹过，
 使人犹如置身梦境，
 在菜园子里，
 在田野的薄暮之中，
 鹤鹑啾啼鸣，
 闪烁着稀疏的几颗星星。
 一群绊住腿的骏马
 仰天嘶鸣。
 我穿过薄暮



拿着笼头奔向马群。
我选中一匹烈性的骏马，
伴着马嚼环的响声，
沿着刈过的草地
它将会载着我朝邻村奔行。
愿迎面碰上的野菊花
躲开飞奔的马蹄，
愿婆娑垂柳露珠溅落晶莹——
我似乎听到了美妙的乐音，
这世界重又荡漾起
与淳朴姑娘约会的欢欣。
在乡村宿营地，
在田野的薄暮之中，
鹤鹑啾啾啼鸣，
远方若隐若现一颗颗星星，
一群绊住腿的骏马
正仰天嘶鸣……
这一切令我心绪难宁。

○初雪

哎，谁不喜欢那静静的
冰冻河床上的那一场雪？
田野上，村庄里，森林中
风儿吹拂着雪花沙沙地飘落……

村子里在欢庆丰收硕果，





雪花从手风琴上飞过。
在那远远的河岸之上
有一只驼鹿凝然伫立。
浑身披着银白的雪花朵朵。

你为何手中皮鞭紧握？
沿着乡间大道飞奔，
马儿拉着雪橇跑得多么快活；
雪橇下溅起雪花团团，
有如一群白色飞鸽……

哎，谁不喜欢那静静的
冰冻河床上的第一场雪？
田野上，村庄里，森林中
风儿吹拂着雪花沙沙地飘落……

○白桦林

我爱那白桦林的呼啸，
我爱那白桦树落叶飘飘，
我倾听着——不惯流泪的眼睛
把滚滚的热泪洒抛。

过去的一切从我的记忆中苏醒，
过去的一切在我的心灵深处得到响应，
使我觉得又欢愉又忧伤，
仿佛有人在娓娓诉说自己的爱情。



不过,常常并不具有画意诗情,
有如阴霾里骤起狂风。
因为同样一棵白桦树
正呼啸在我母亲的坟茔。

父亲在战争中被子弹夺去生命,
而在我们村的菜园畦垅
枯黄落叶蜂群般嗡嗡作响,
在风雨中跌坠飘零……

我爱你的白桦林,我的露西!……
我人孩提时起就与它们相依为命。
每逢想起白桦林,不惯流泪的眼睛
就忍不住热泪盈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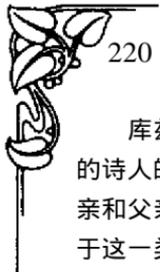
第五代苏联诗人与诗作

库兹涅佐夫

尤里·波利卡尔波维奇·库兹涅佐夫,生于一九四一年。

库兹涅佐夫于一九六六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雷雨》,但当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一九六九年,他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毕业时写出了一篇毕业作品《原子童话》,这首诗把俄国民间故事中的伊凡傻子的形象作了现代化的处理,成了一篇有寓意的“故意新编”,于是开始受到评论界的注意。一九七三年,著名的《归来》在《青春》杂志发表,得到了评论界和前辈诗人的一致好评,认为这是一首“真正的诗”。从那时起,库兹涅佐夫的名气越来越大,作品越来越多,到七十年代末,已成为当前苏联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库兹涅佐夫最受到好评的战争题材诗是“战争一代”诗人和“孤儿一代”的诗人的战争题材诗的继续。他实际上已经不是写战争,而是写战死了的父亲和父亲战死之后孤儿寡妇的凄凉生活。《归来》、《军便服》、《给父亲》都属于这一类。在这些诗中,抒情主人公怀念父亲,但有点儿抱怨,主要内容是同情和感激母亲。由于写的是切身感受,所以评论界说他的诗既有“公民激情”,又有真实的“心灵运动”,在这一代诗人中是难能可贵的。库兹涅佐夫对自己的战争题材诗评价也很高,他曾说过,战争一代诗人写的是战争的日常生活,而他这一代诗人写的是战争的客观现实,也就是说,战争一代诗人着重于琐碎细节,而他是着重写战争的哲学内容。这种说法后来受到了驳斥,有人讽刺说,战争一代诗人的战争诗也有哲学内容,而库兹涅佐夫这一代诗人的战争诗中却没有战争的日常生活,那是因为他们想写也写不出,他们根本不知道。

七十年代末,库兹涅佐夫的创作成了苏联文学报刊的议论中心,对他的诗歌的总的特色评价很不一致。有人说,他的诗的特点是“冷酷”,不能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他把人写得太渺小,尤其是他的一些叙事长诗(如《老人和蛇》);有人说,他的诗冷酷,这不能怪他,因为客观现实就是冷酷的,过去也有人责怪陀斯妥耶夫斯基冷酷,但其实不是作家冷酷,实际上他只是把冷酷的生活反映到作品里;也有人说,不能说库兹涅佐夫的诗冷酷,而只能说生硬、严峻。总之,不管评论家们怎么说,读者读了库兹涅佐夫的诗之后,心里不会感到愉快和温暖,这倒是事实。他还有一些诗就是冷冰冰地断定人生空虚,简直就是四大皆空,例如《遗言》、《雪》、《流逝的时日不会怜惜我们》等。

○原子童话

我听到这首动人的童话
 它已不是过去的样子,
 讲的是伊凡努什卡如何走上战场,
 信手射出一支箭。

他顺着飞箭的方向奔去，
那是白茫茫的命运之路，
他走到沼泽地发现一只青蛙，
那儿离父亲的家园已经很远很远。

“它会有益于正义的事业！”
于是把青蛙放进手巾，
剖开了它那洁白高贵的身体，
并且通上了电流。

在长时间的折磨中它渐渐死去，
每一根血管中都有时代的搏动，
在傻瓜幸福的脸庞上
露出了求知的笑容。

1968年

归来

父亲在前进，父亲在安然地前进，
通过布雷区，
化成了一团腾空的浓烟——
既没有坟墓，也没有痛苦。

妈妈，妈妈，战争不会放他回来！……
你别老是望着大路。
一股旋转着的尘柱
穿过田野滚到门边。





尘埃中仿佛有人在挥手，
眼睛还在闪闪发光。
那些来自前方的明信片——
在箱子底下微微打颤。

每次，当母亲把他等待，——
总有一团旋转着的尘柱
穿过旷野，越过田地，
阴森森、孤单单地到处踟躅。



1973年

○军便服

士兵扔下妻子和婴孩，
留下母子独守孤房，
他在战场打得好……
突然通知他阵亡。

为什么尽是一些废话
和空洞的安慰？
她成了寡妇，她成了寡妇……
还是给她一些生前的遗物！

前线那些指挥员
也收到这样一些信件：
“总得还我一点什么……”——

于是给她寄来了一件军便服。

她深吸着军服上的浓烈烟味，
紧偎着那阴森的皱褶，
她又是一个妻子了。
这种动作她重复过多少次！

多年来她在梦中也嗅着这烟味，
她就靠着这烟味生活，——
这味儿既辛辣又亲切，
虽然已淡得难以辨别。

婆婆正在追忆往事，
……进来了年轻的主妇。
她打扫了屋角的灰尘，
又——洗掉了那件军便服。

○遗言

我记得 战后的那一年，
我看见一个乞丐在门前——
落进他空帽里的只有雪花，
但他把雪花抖落一遍又一遍，
嘴里还自言自语地说点什么。
我也和这个人一样：

1975年



给了我什么,我就有什么。
我要把这一切退还,不留下什么遗言。

二

我把拥抱还给海洋,
把爱情还给浓雾或海浪,
把希望还给天涯和盲人,
把自己的自由还给四垛墙,
而把谎言还给人世……
请为我掘个坟墓在云彩遮盖的地方。

我把血还给妇女和庄稼地,
把无限的忧愁还给垂杨,
把忍耐还给斗争中的弱者,
把自己的妻子交给上苍,
而把自己的计划还给人世……
请为我掘个坟墓在云彩遮盖的地方。

我把懒惰还给艺术和平原,
把鞋底的尘土还给客居异乡的儿郎,
但愿我所讲的一切都能生效,
请为我掘个坟墓……

1975年

○给父亲

在你的墓前我能说些什么?
说你没有死的权利?



把我们孤苦伶仃地抛在茫茫人世……
你看一看母亲吧——她已是遍体鳞伤。
这样的创伤——连风儿看见也要哭泣。
父亲啊，这种痛苦没有尽期！

寡妇在床上，悲伤地回忆，
她曾向你索过孩子。
犹如远处乌云中的闪电，
她献给世界的几个幽灵一闪即逝——
如今弟妹们只在脑海里浮现。
这一切我又能向谁去倾诉？

我不能向坟墓乞求同情。
我能期待些什么？……
年复一年的过去。
我大声疾呼：“父亲啊！你没有给我们带来幸福！”
母亲吓得赶忙把我的嘴捂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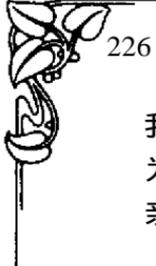
1975年



冬令时节，一片低沉的呼呼声。
雪花纷纷扬扬，往人们身上飘洒。
银装素裹的夜景，
使我们不由得放慢狂奔的步伐。

在这险恶的尘世生活中，





我们不要求同命运、共患难。
为了从前那样的人间幸福，
亲爱的朋友即将归回家园。

他将用早已冻僵的手指
寻找失掉的钥匙。
亲人们在前厅迎候他，
他默默地抖落身上的雪花。

要灯光前，他久久地停步，
人们耐心地等待着他。
雪花在融化，结果是
一无所有——没有这！也没有那！

1975年

* * *

流逝的时日不会怜惜我们，
它会逝去，什么也不会留下：
不论是恼人的万千思绪，
还是那藏着雷电的浮云。

别说我们死后将变成
树木和鸟类。
别对自己撒谎吧！什么也不会变，
你的一切都不会再现。

总有一天 连太阳也会一闪最后的微光，
永远地熄灭。
可是在心灵中——在心灵中却埋藏着无声的哀怨。
人总是找人倾诉衷肠。

1975年

